

徐春羽撰

琥珀連錄



武俠瓊瑤連環 長篇

第一集

徐春羽著

第一回

唱秧歌一燈添趣
申法令三木顯賊形

「風雲起兮壯士悲；巢覆家傾兮安所適歸。月兒生作國柱石兮妻奪何爲！披金刃兮碎玉杯，願死沙場兮不願生回，紫羅襪推兮飄星。公柝遞兮蕭雲壓，上馬殺賊兮摧枯索，咽嗚叱咤兮吞怒雷。一戰再戰三戰皆捷兮，將軍威；賊子危，輦送金珠到虎闌，虎闌有虎不如狗，未計國瘦且家肥。將軍苦戰兮援兵，軍中走報斷糧炊，矢盡道窮壯哉死，忠駭挺立骨不酥。神女破空忽天來，公摩灑琥珀圭，解連環，符玉枚，負英骨萬里飛。鄰里娘行走相告：「俠女背得義士歸」義士歸，雨雪霏，奇英殊烈世不摧。閒筆寫入無雙譜，供君同醉陶然杯。

定海原是浙江東北一座小島，四面是海，這末一塊旱地，地方雖不太大，却是海防一個要塞。因爲彼時天下承平，四海安靜，有駐兵，並不重視，城裏居民，多半以農漁爲業，拚些力氣，換個溫飽，融融怡怡，原可靜享太平之福，無如人心惡勞喜

逸，飽暖生事，因之禍隱無形，隨念增長，以致家破人亡，身受慘報，再想恢復從前樂境，絕不可能，除去自怨自恨，更無挽救良方。在那個時候，鴉片已然流進中國，定海沿著海岸，更是近水樓台先得月，比別的地方來得容易，雖然沒奉明文還不敢明目張胆，其實也是掩耳盜鈴，差不離隔三五家准可以有一家私烟館，其中抽烟的人，除去這些有錢的闊紳富商，全都家裏安了烟床，擺了烟燈，講究槍，燈，斗，烟，不肯到這種地方來之外。這種私烟館裏主顧，多半是些旗兵，混混兒，當小差使的小老爺，雖然沒有多大局面，可是鎮日總是坐滿坐滿。定海有座竹山門，就是這竹山門一條街上，開着就有個十幾處。單說裏頭有一家，暗蔓兒（暗號）叫吹雲樓，主人姓方，號叫小唐，原是一個紅鼻子師爺，失了業，便幹了這個營生，因為眼皮子雜，暗蔓兒（主持人）也硬，來抽烟的人頭兒也齊，買賣比別的同行人都高出一頭。一溜北屋七間全都打通，沿着牆滿是烟床，儘北面的牆上是大玻璃窗戶，可以看見街上，燈明床淨，往那裏一躺，吃着喝着有人伺候着，確有樂趣。這一天方小唐老早起來，看着夥計收拾烟床擦燈，添油，換捻子，搥斗，換紗，通槍，擺茶壺，潔茶碗兒，挑烟，挪凳兒，倒痰桶，……正在指揮之際，忽聽院子裏木頭底兒響，一陣咯嚙咯嚙聲兒就跟穿花蝴蝶兒一樣，從外頭走進一個小堂客來，沒等方小唐說話，一步搶進，一隻手往方小唐脖子上一勾，方小唐沒有防備，頭一發沉，腿一發飄，一個歪不楞倒在小堂客身上，小堂客就勢兒一搬方小

唐的臉，就在那方小唐細工加料實納的麻腮梆子上噴的就是兩口。方小唐沒有防備，還真吓了一跳，使勁往上一翻，勁頭兒使猛了，一滑一歪，摔在地下。慌得幾個夥計，趕緊上來摻扶，方小唐氣喘吁吁的道：「這是誰？大清早晨這麼玩笑？要是把我摔壞了，你賠錢嗎？」旁邊那婦人咯的一笑道：「怎麼着急了？摔壞了雞蛋我擔不起，摔壞了你還有什麼大不了不得？狗臉親家說急就急，你還覺乎着你怪不錯的哪德行！」說來也怪，方小唐一肚子高興，讓小堂客一頓排揎，不但沒了氣，反倒哈哈大笑道：「我還當着是誰哪？敢情是你呀！小堂客，我還要更高興哪，來，來，來，你再來一下子！」說着不住把個身子往前亂蹭。小堂客道：「你這人，不是跟着那塔二爺走的嗎？怎麼你這末早你就跑來了？八成兒塔二爺不怎麼對勁兒吧？」小堂客啞的一口啞道：「德行！大清早晨，你別找我四六句罵你，姓塔的什麼東西他也想沾太太我告訴你說，太太扎一刀子冒紫血，噁噁略噁好朋友，姓塔的是兔蛋，你要糟，你可是姓塔的承重孫。」方小唐笑道：「得了，得了，您是真節烈婦，我過兩天給您掛坊，掛大匾，……」小堂客不等方小唐往下再說，一搶步扎煞着兩隻手過去又要摻方小唐，正在這末個功夫，忽聽院子裏有人唱：「八月裏秋風兒陣陣涼，一場白露一場霜……」悲悲慘慘，彷彿掛着哭味兒似的，方小唐趕緊向小堂客一使眼神道：「先別鬧，來人了。」

一言未盡，來人已然走進來了，八月的天氣，穿着一件芝蔴紗的大掛兒，腰裏繫着一根涼帶兒，一手提着一隻畫眉籠子，一手揉着兩個核桃，頭髮挺長，一臉油灰，眼窩子上還掛着兩撮兒眯眯糊，流着兩道兒清鼻涕，萎萎縮縮踱了進來，一伸手去掛鳥籠子，鳥籠子沒掛穩，一個哈欠，手一軟，差點兒沒把鳥籠子掉在地下。方小唐趕緊過去請了一個安道：「伊老爺，您真早，您交給我。」說着接過鳥籠子，伊老爺已然一頭歪倒烟床上道：「方掌櫃，您怎末着，昨天晚上，我們屋裏那幾位吵定了要吃烤羊肉。我說烤羊肉，這個地方那裏能吃得好？頭一樣兒，佐料不全，連糖蒜都沒有，吃什麼勁兒，他們不信，吃定了，還真算不錯。羊肉不太羶，就是支子差一點兒。」方小唐不懂道：「什麼叫支子？」伊老爺道：「對呀，支子你沒見過，我們吃烤羊肉底下有個鐵架子，就叫支子。肉擱在支子上，底下拿松木烤，昨羊肉到買着了，就是沒支子，後來實沒法子啦，您猜怎麼着？十幾根鐵條子，弄鐵絲擰在一塊兒，算是對付着吃了一頓飯，我們七個人，吃了不到三十斤肉，按說不算多吧，您猜怎麼着？我會吃得不合適了，從昨天晚上，就覺乎攪忙，直到今兒個，還是有點發堵，灣兒我也沒瞞，您先給我挑一個大份兒的。」方小唐答應，夥計早給送過來了，一個大蛤蜊兒，裏頭裝着滿滿一下子烟，伊老爺拿過來先擱在鼻子上聞了聞，向方小唐道：「這還是那撥兒貨嗎？」方小唐道：「您說的陳三那撥兒貨，早就沒了。這是新貨，您嚐嚐，比上撥兒好，

又香份，又油性大，外帶着不起殼子。」伊老爺也不言語，拿起烟杆兒挑了一點兒，往燈上一燒，嘩的一聲，冒出一股青烟，伊老爺趕緊往鼻子上一送嗅了嗅道：「您猜怎麼着？不錯，這倒是地道原來檔兒。」又蘸了一點兒燒燒，燒燒蘸蘸，一會兒功夫，那個烟泡兒已有棗核兒大小，一手拿着烟杆子，一手拿起烟槍，把烟斗在燈上噓了一噓，跟着一濕兩濕，就把那口烟上上了，雙手一托烟槍，向方小唐道：「您先來一個尖兒。」却不等方小唐回話，那一頭已然進了嘴，噓兒，噓兒，噓不住嘍，杆子不住動，一幌兒一個烟泡全完，屋裏却沒見着一點青烟兒。跟着端起茶杯，一仰脖兒，一口嚥茶咕咚下去。一縮脖，一翻眼皮，長長出了一口氣道：「你猜怎麼着？這烟不錯，是比上撥兒強。」方小唐准知道蝴蝶兒張（小堂客）這早來必有事，可是當着伊老爺又不好問，便向伊老爺道：「老爺您先用着，我跟您告個便兒。伊老爺歪在那裏，不住欠身道：「有公治公，回頭說話兒。」方小唐又向蝴蝶兒張一努嘴，蝴蝶兒張會意，一點頭就跟着方小唐走了出去，剛剛走到院子裏，要說話還沒有說，忽聽門外一陣歡呼亂叫：「松子你贏了二兩多，你得請我弄一個烟！」「二那子（人名）你也贏了好幾兩，烟我不會抽，你就是把那個蝴蝶張給我叫來叫他陪我一宵……」吆吆喝喝，進來了一大羣。全是營混子打扮。最後跟着一個，帽子扣到眉毛上，看不清臉貌是誰，方小蝶當時一怔。原來是到這種烟館來抽烟的人，全都有朋友引見同來，生人也不賣，自己也找不了來。今天

一看這幾個營混子，倒是老照顧主兒，惟獨後頭跟著這位，帽子蓋到眉毛上，簡直瞧不出是那位，可是看那個樣兒絕沒來過，挺高的大個兒，拔着胸脯子，腆着腰板兒，也絕不像一位黑案上的朋友。這兩天外頭風聲挺緊，對於眼生的人，自不能不注意，可是就在這一眨眼功夫，這些位已然全都走進屋裏，也就沒了法子了，便悄聲兒向蝴蝶張道：「你大清早晨跑到我這裏來，八成兒有什麼事吧？你快點說，我可沒功夫。」蝴蝶張冷笑一聲道：「德行！你忙什麼？來的又不是住夜容。」方小唐道：「我沒那造化，你沒聽見嗎？人家要包你一宵呢？」蝴蝶張旺的啐了一口道：「德行！別讓他們這撥兒填砲眼的挨這道紫花罵了，你要聽着順耳，你不會讓你們家那個母的去做一號，不比你淨等着捻烟灰找錢強！」方小唐道：「得了，得了，別的話少說，你倒是有什麼事吧？」蝴蝶張道：「事是有，還跟你有便宜，不過我得慢慢說，快了我怕打前失。」方小唐道：「好！您就慢慢說，我就慢慢聽，到底是怎麼檔子事？」蝴蝶張道：「這件事說小不小，我問你打算發財不打算吧？」方小唐道：「不爲發財，早回家抱孩子去了，誰幹這路缺德營生？」蝴蝶張道：「想發財。再問問你有胆子沒有？」方小唐道：「要說我的胆子，一個人使不了，除去讓我給老虎搔癢我不敢去，什麼我都敢幹可得發財。」蝴蝶張道：「既那末着今天別出去，我給你同一個人來，見面一說，誰要你有胆子，不但發財，還有你的便宜哪？」說着把眼睛斜着一飄，牙一咬下嘴唇兒，似樂不樂的看

着方小唐又不說了。方小唐急道：「你瞧你這股子勁兒，倒是往下說呀。」蝴蝶張嘴一笑道：「說什麼說，兩頭都不願意，你別出去，一會兒就來。」說完一轉身，一陣咯瞪咯瞪木頭底兒響，早又像穿花蝴蝶一般跑得沒了影子。方小唐怔了半天也不知想些什麼，不禁不由自己也笑了。猛聽屋裏有人喊嚷：「嘿！這是什麼烟哪？欺負老爺沒抽過是怎麼着？老爺抽烟給錢，幹麼這末勁兒味兒的，說翻了你們歇歇兒，你也不知松二老爺是什人物！」方小唐三步兩步搶進屋裏，一看嚷的這位，正是那撥兒營混子裏頭一個姓松的，在營裏當什麼差使不知道，一天倒有大半天在這裏膩，膩味他，可又不敢得罪，平常就是敬鬼神而遠之，今天爲什麼吵不知道，反正得過去遞個嘻和，便趕緊走過去道：「松二爺，什麼事？又是那個夥計得罪您了？您跟我說，我把他散了，本來吃着稀的，拿着我乾的，不給我辦一點正經的，這不是誠心攪我嗎？」松子一聽方小唐的話裏有刺兒，便冷笑一聲道：「得了，掌櫃的，您別當着我罵夥計，姓松的有錢，什麼地方都能抽，犯不上聽閒雜兒！」方小唐一聽松子軟不吃，硬不吃，也有點往上撞氣，爽得弄你幾句，看你又怎麼樣？正要張嘴，外頭有人搭上話了：「這是那位，大清早長的，別介，瞧我了。」話到，人到。方小唐回頭一看，又是皺眉又是高興。進來這個，身高不到四尺，小腦袋，小臉龐兒，小鼻子，小眼兒，尖下巴，撮下顴兒，薄片子嘴，留着兩撇小鬍子，穿一件補着套補釘的白夏布大褂，洗的都成深灰色，白襪

子，雙槩鞋，手裏拿着一把棕金摺扇，一搖三晃，滿臉帶笑走了進來。方小唐認得這位也是一位賦匠，本人幹什麼不知道，據這些烟友兒說，彷彿是一位念子曰的，肚子裏不錯，就是窮點兒，抽烟不正經給錢，還得給他墊個什麼點心茶葉小費，就有一樣好，人和氣，能說，什麼三國，列國，西遊記，封神榜，上到三十三天，下到九幽一十八層地獄，山南，海北，胎，卵，濕，化，醫，卜，星，相，簡直就叫無一不懂，沒事說個什麼古蹟兒，笑話兒，還真能傳神，她姓夏，名子叫焯攸，大夥兒一起閑，都管他叫瞎黃雀兒，這個人除去沒錢之外，倒還不討人嫌。方小唐趕緊笑着道：「夏二爺您真不晚。」夏焯攸笑道：「今天晚了，每天我來的時候，屋裏還沒人哪。」方小唐道：「您來了好極了，松二爺挑了我們夥計的眼了，您給岔和岔和吧。」夏焯攸笑道：「呸！松二爺，那您就不對了，大人不見小人過，宰相肚子裏跑駱駝，你是老爺，他是兵……」松子道：「瞎黃雀別瞎哨了，您是鬼子他是鷹，對不對？」大家全都哈哈一笑。方小唐借着這個碴兒，趕緊告訴夥計給松子換一份烟，松子接過烟來，拿鼻子一聞道：「是不是，這怨我吵嗎？這個烟比那個強得多。」說着拿起烟匣子挑烟燒着話也沒了，其實還是那份烟，給他換了一個蛤蜊殼兒。方小唐一看沒事了，可就想起方才進門那個戴帽子大個兒，四下一看，果然跟那撥兒營混子不是一事，在儘西頭一個晃，昏床上臉衝裏躺着意思是睡着了，最可怕的是依然戴着帽子，並沒有摘下，便悄悄叫夥計一同來人要

烟沒有？夥計一搖頭說：「他說他頭疼沒癮，先騎一騎，後抽烟。」方小唐聽着更是可怪，沒有跑到烟館養病的，正在一怔之際，院子裏木頭底兒又響，咕噥咯噥蝴蝶張從外頭同進一個人來。方小唐一看，哈哈一笑道：「我當着是誰？原來是陳三爺，裏邊請吧。」陳勤綬微微一笑，向方小唐一努嘴，方小唐會意，便向陳勤綬道：「三爺，您來得巧極了，我正要一件事要找您商量哪，您不是懂得字畫嗎？昨天有人送來一軸字畫，要押一百兩銀子，蘇東坡畫的竹子，我瞧着不懂，您給我過過眼好不好？」陳勤綬道：「字畫我懂一點兒，可不大內行，你要叫我瞧瞧也可以，在什麼地方瞧？」方小唐道：「這裏人太多，您累一趟跟我到後頭掌掌眼。」陳勤綬道：「那也沒有什麼，走先瞧去然後抽烟。」說着跟方小唐就走了。

。松子一口烟才抽完嘆了一口氣道：「真是有錢的王八大三輩兒，姓陳的上半年還連整褲子都沒有哪，現在也人物了，姓松的不是讓這一點小嗜好給拌住，汗馬功勞早立下了，衝這個我把他忘了，不吃飯餓，不抽烟我倒瞧他癮得死癮不死？」伊老爺也跟着瞎了一聲道：「松爺您這話一點都不錯，我要不是貪上這個，您猜怎麼着？紅頂兒是造謠，怎麼着也不至於落到現在這個樣兒，要忘，明兒咱們一塊兒忘，您猜怎麼着？准死不了？」夏煌傑笑道：「得了二位，我也抽烟，我可不該說，惟獨咱們抽烟的起誓都白起，癮一過足了，什麼地道說什麼！癮一犯上來，不但應誓，什麼不能說的也能說，不能幹的也能幹，不用說別人，就拿說

我說吧，真能耐沒有，要說混個衣溫食飽，並不算瞎吹，現在不就是這個神兒嗎？忘，說是够六百多回了，一天也沒有忘過，還告訴衆位一個笑話，我還拿抽烟的編了一段玩藝哪，自己罵自己，臨完還是抽，說忘管什麼？」伊老爺道：「怎麼着您還編過玩藝兒？是西皮？是二簧？還是八角鼓兒啊？」夏焯倭道：「都不是，我編了一段秧歌調。」伊老爺道：「這個倒真有意思詞兒您還記得不記得？您消遣一段怎麼樣？」夏焯倭道：「詞兒到記得，不過在烟館裏唱這個，有點不合適。」伊老爺道：「那沒什麼別瞧都抽烟，誰也沒有說自己對的，您消遣一段兒咱們解會子悶兒。」夏焯倭道：「可是詞太缺德，唱出吵子來，您可給我搪着。」伊老爺道：「沒錯兒，沒錯兒，您消遣一段兒。」夏焯倭喝了二口茶，又咳嗽了一聲，便把嗓子一扯唱道：「哎，這鴉片兒開花香又香，有紅有紫又有黃，嗆，嗆，一嗆，一嗆，嗆，男女老幼全都把他抽上癮，嗆，嗆，一嗆，一嗆，嗆，他怔說抽烟的他們福綿長！」拿腔拿調，有滋有味兒，可着一屋子人叫了一個通天的好兒，伊老爺道：「再來，再來接着，接着，您猜怎麼着？我還真愛聽。」夏焯倭笑了一笑接着又唱了下去：「哎，這一盞油燈一杆槍，一個枕頭一條兒床，白天不起黑天不睡冷熱陰晴他全不懂，嗆，嗆，一嗆，一嗆，嗆。他過了整整三年可沒見過太陽！哎，這蒿子杆的槍來太谷的燈，人頭大土冷籠兒蒸，他一槍到底趕緊又把鑼茶送，嗆，嗆，一嗆，一嗆，嗆。他倒說走了仙氣兒有點心疼。哎，這鴉片烟開花梗兒長，先抽進去買賣後抽進去

房，寸地沒離隨着眼兒把家敗壞，哈，哈，一哈，一哈哈，他好比伍子胥就剩下單人獨馬一根槍。哎，這抽烟的老爺賽過神仙，不懂苦惱與愁煩，爹媽兄弟的飢寒飽暖他全不管嘍，哈，哈，一哈，一哈哈。他媳婦要是跟人跑了他倒喜歡。哎，這鴉片烟開花葉兒像刀，百煉的金剛也難逃，脚踩賊船染成嗜好嘍，哈，哈，一哈，一哈哈，這人成惡鬼判官，小筆一勾把你那號頭兒取銷。」夏焯倭啞着一條嗓子，亂這末一唱，苦這末一唱，唱瓜子直流汗珠子。這時候人又多了，好兒更多了，夏焯倭也覺着露了臉，便笑。

「伊老爺您瞧這段玩藝兒怎麼樣？我這一共二十四段兒，那些段兒我沒收話沒說完，叭的就是一下子跟着堂郎一響，一個茶盤子從對面

打在烟盤子上，烟燈也碎了，油也洒了，跟着就聽有人罵：

「你是誠心鬥氣兒來的，今兒個太爺是子孫娘娘下廚房，

！」夏焯倭一時高興，唱了這末幾句唱兒，沒想到會

，沒法子，說軟和的吧：「得了，那二爺，我已交

一句話沒完，姓那的已經進了過來！」費話，唱

手揪夏焯倭胸脯，一揚那隻手就往臉上打去。

一聲喊：「別動手！」飛跑而入一隻手隔開

滾，顧不得再說什麼，撒腿往門外跑去，不防

夏煌俊正撞在來人身上，情知又惹大禍，急待

「德行，你瞎了眼啦，往人身上走，什麼東西！太」

綬到後頭去談私秘，話沒說了幾句，一聽前頭吵起來

話，回頭再說，我先瞧瞧去。」撒腿往外頭就跑，一看

命把兩個人隔開，夏煌俊往外一跑，正趕上蝴蝶張也從後面

給撞一個跟頭，自己壓在底下，一時又掙扎不起來，便一邊

好陳勤綬也來到，趕緊過去生拉活扯，把夏煌俊給扯了下來，

道子，一件破夏布大褂，簡直扯得成了零碎料子，夏煌俊顧不得

是撒腿就跑。蝴蝶張一看夏煌俊跑了，才慢慢站了起來，一邊擺著頭

的活掃喪呢！真是倒霉，大清早晨遇見這末一個冒失鬼！」夏煌俊一走，

老爺掛不住了，剛才讓夏煌俊唱，是自己的主意，人家現在爲唱這一段，連挨

己要不交待兩句，顯著不够朋友，想著站了起來道：「得了那二爺你饒了我吧，人家唱人家

的，你不愛聽就拉倒，你也犯不上動橫的是不是？您猜怎麼著？我就不佩服您這樣的光棍

，真橫的主兒，我也見過，講究長槍大馬，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誰的龜兒硬碰誰，

站著算自己的，躺下算人家的，刀札在脖子上，槍尖杵在肚子上，連眼睛毛都不許眨一眨，那才叫有橫骨頭，您這叫踩病鴨子腿，踹寡婦門，罵沒氣兒鬼，平沒主兒的墳，那算什麼人物？高死了，兩字批語，混混兒！」伊老爺借著那點烟氣兒，一陣大啣特啣，二那子他可知道別看伊老爺混得這樣兒，人家後頭可有硬靠山，還真得罪不得，便冷笑一聲，

，您說的全有理，我是混混兒，我不通情理，您有胆子，您是英雄，

「說着又冷笑兩聲，松子沉不住氣了，接過來冷笑一聲道：「二那子頭，惹不起事你可要惹，人家馬上讚兒了，你又餓了，什麼骨頭？珍

營混子，可是沒怕過誰，不用說雞毛蒜皮咱們沒二怔過，就是現在

我都沒往心裏去過，他不是也幹的咱們家的差使嗎？……」松子還夢行去了：「費話，你不怕他，我就怕他了，我怕誰，我怕蝎子他媽！你猜怎

吹……」方小店聽他們所說，越說越不像話，趕緊挨座兒請安道：「衆人是捧的我姓方的，諸位都當着差使，當然什麼都不怕，姓方的可是個苦就指着這個混飯吃，要是大小鬧出點事來，諸位都扛得住，可就苦了。位還是多捧我，不拘那位少說一句也就行了。」這幾個人嘴上痛快，已了，當時各人挑烟過癮，一點聲兒都聽不見了。陳勤綬一拉方小。

有瞧完哪，您再辛苦一趟，咱們把他瞧完了好不好？」方小唐會意

出了屋門，到了後院，陳勤綬道：「剛才我說的話，您覺得怎麼樣？」方

拔我，我還不感激您嗎，無奈有一節，這事怎麼說，可透着有點懸那

托您的福，可以翻翻身，可是一個出點岔兒，就許來個滅門九族，這句

們這裏這位葛大人，可不是好惹的，加上手底下那些位，那位也不弱，

厲害，准能得手。倘若一個不俐落，人家怕什麼？咱們可受不了，三爺，

意嗎？可就是得想到了才好。」陳勤綬冷笑道：「方爺您的胆兒也大，

憑什麼平地登天哪！方爺您就放心吧，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可

。」方小唐略一沉吟，便向陳勤綬道：「得，依您，就那麼辦了，我聽

。」好我還得趕緊走。」說着，轉身就走了，方小唐送他出門，再到屋

兒，已然不見了，趕緊叫夥計一問，夥計說：「那位一聲兒沒言語就走

忽聽門外括拉括拉一陣馬蹄聲，正在一怔，又是一陣脚步聲兒，從外頭擁進

帽穿官衣雄糾糾氣昂昂扛槍捧刀的官兵。領頭的兩位，是個小兵官兒，一個人手裏一桿大槍

藍紅的纓兒，雪亮的尖兒。頭戴青呢得勝盔，灰馬褂兒，沿寬青邊兒，灰色開氣袍子，青緞

子官靴。透出十分精神，一進院子，喊一聲：「四外散開！」這百十來號人，唵嚕一下子，

就把前後院滿圍了。這二位官兒邁步進屋，滿臉帶笑道：「驚動！驚動！兄弟王開甲，這是我們弟兄馮進先，沒事不敢攪諸位清興，奉總鎮葛大人諭下，派兄弟們到這裏請諸位辛苦一趟到衙門問兩句話。」這時候屋裏這些人簡直跟出了殃一樣，那裏還說得出一句話來，除去哆嗦就是出汗，連坐起來都不易了。与

成跟陳三說的事出了毛病，站在那裏不住一個勁兒抖，更是胆怯。在這一天也大一點兒，胆子也衝一點兒，准知道僵在這裏絕完不了，不如自己先找個台阶，能把自己摘去，也省得丟醜，便兩手使勁捧住心口，慢慢蹭了起來，滿臉陪笑道：「喝！王大哥跟馮大哥，咱們真有些日子沒見了！您二位真發福，今天這檔子八成兒是掌櫃的得罪人了，葛大人不能不蓋蓋面子，二位大哥，這件事瞞不了您，真要把他一帶去，可就苦了，得了您衝兄弟我的面子，饒了他這次，叫他趕緊就收，您二位回到大人那裏就提全是傳言，並沒有這末一回事，大人全憑二位一句話，也就沒事了，您可就積了大德，其實就是把他弄了去，至多也就是打上幾十板子，罰幾個錢，還有什麼大了不得，方掌櫃也是交朋友講外面的人，事後必有一番人心，全在兄弟我身上……」伊老爺還要住下說，王開甲把笑臉兒一收道：「您說的全不錯，不過總鎮大人既派我們來，我們就得來，叫我們怎麼辦就得怎麼辦，您的一番好意，我們哥兒們領了，叫我們蒙蔽總鎮大人，我們沒那個胆子，就求諸位全都辛苦一趟吧，好在您也明白，這也沒有多大了不得，總鎮大人也不過是

爲蓋蓋面子，衆位差不多都是有頭有臉的，誰還能真怎麼樣，也許到了那裏，一句不問，又把諸位給送回來，不過現在衆位非屈尊一趨不可，我們哥兒兩個就把差事交了。大人吩咐得還是很急，就求衆位快一點吧。」伊老爺一看王開甲不買這筆帳，不由又把自己肚子裏火兒勾上來了：「怎麼着？一點面兒不懂，你問問姓伊的是姓玉的什麼親戚？他這個事混膩了是怎麼着？……」王開甲一看旁人都不言語，就是他一個人話多，知道說客氣的沒用，一回頭喊一聲：「馬上？」（註網上也。）唸嚙一下子，進來有二三十個，兩個細一個，兩個細一個，眨眼之間，就全細好了。王開甲道：「把烟傢伙全都拿上再搜搜屋裏有人沒人？」旁邊答應一聲是，過去把烟傢伙就全給包上了。有兩個兵正要搜床底下，才一掀床幃子，床底下有人說話：「這底下沒人！」連被細的全都樂了。兩個兵往外一拉，敢情是個女的，正是蝴蝶張，一腦袋塵土，粉也蹭了，頭也歪了，花也掉了，哭得一行鼻涕兩行淚，又是烟癮又是駭怕。王開甲馮進先又叫人倒後。

連夥計一共一十四名。全都細

去。兩箱子存烟之外，人倒是沒有了，數了一數，山門外，又派了十名兵，在這裏「掛樁」看守，便

押着這潑兒人一直來到總鎮衙門，一回上去，當時升堂。伊老爺，二那子，松子一道兒上早就想好了詞了，至多挨幾句申飭一轟也就完了。正在盤算着，就聽裏頭有人喊：「帶呀！」跟着一喊「威武」二字，王開甲馮進先就把這些人全領進去了：「跪下！跪下！」嘆咚嘆咚

全都跪在那裏把頭一低，就聽堂上叫：「方小唐！」方小唐答應一聲：「有！」堂上又問：「方小唐你不知道本鎮貼着禁止開燈的告示嗎？爲什麼你還敢私自開燈，故違本鎮公令？」方小唐低着头道：「不敢，小民不敢開燈供客，不過小民好交朋友，家裏存了一點舊烟，有朋友來，拿出來待一待客，那是有之，至於開燈設館，小民天大胆子也不敢冒犯大人虎威。」方小唐以爲自己說得不錯，猛聽得堂上哈哈一笑道：「方師爺，真不虧你從前幹過刀筆，你的口條子實在是有兩下子，噠！你抬頭往上看！」這一嗓子不但方小唐抬頭，連旁邊那些位也全跟着一起抬頭，凝神一看，幾乎沒有一個一個全都軟攤在堂上。正是：「任你人心似鐵堅，難逃官法一爐鎔。」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賦壯志雙槩蕩妖魂
懲刁風一鎚驚狗魄

原來堂上坐的這位總鎮大人不是別個，正是方才在吹雲樓始終沒有摘下帽子那位怪主顧，直到現在，那頂帽子依然高高的戴在頭上。准知道再說什麼也不行了，便全低下頭來，一口同音的喊道：「大人祿位高升，特別開恩吧。」葛總鎮微微一笑道：「按說這件事可大可小，不過諸位鬧得太不像了，照著告示說，罪名絕不能輕，但是咱們都有個不錯，無論如何，做私也罷，做弊也罷，總不能讓衆位面子太傷了。」大家一聽又全都喊：「大人恩典！」葛總

鎮接著說道：「可是本鎮還有點事求衆位幫忙，這些人裏走了一個陳三，本鎮找的就是他，沒他完不了事，那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只要把他傳到，衆位當時就走，方師爺，你和他常來常往，你快點說出他來你好走。」方小唐這時候魂都快沒了，含含糊糊說了一句：「回大人小民不知道。」葛總鎮叫的把桌子一拍道：「既然不說。對不過，看軟刑伺候。」這些人一聽，就是一怔，不懂什麼叫軟刑，跟著就聽堂下一片答應，跟著又喊「起軟刑！」這一嗓子，從底下上來四個兵，頭裏兩個抬着一個小煤爐子，後頭兩個，一個手裏拿著彷彿是兩隻鞋，一個手裏拿著一把火剪，到了堂上，朝上請安，葛總鎮道：「你們預備好了，聽信兒用刑？」四個人一聽：「是！」把爐子往堂口一放，拿火剪的把火挑了一挑，火苗兒往上一冒，拿鞋的過去就把鞋擱在火上了，這些人才瞧出鞋是鐵的，可是還沒明白怎麼使，正在一怔之間，葛總鎮一聲喊道：「方師爺，你還不肯說嗎？你說？沒有你什麼罪名，本鎮找的是姓陳的，你爲人家，可難免自己皮肉受苦，依本鎮說，你還是說的好。」方小唐他不知道總鎮找陳勤綬爲什麼事，他老疑心這裏頭有他。準知道要是一說出來，簡直就得滅門九族，咬住了牙不知道，受點刑就受點刑，只當是自己年災月晦，絕不能有死罪，想到這裏，便向上磕頭道：「大人，您問的陳三，小民實在不知道，您就是打死小民，小民也沒的可怨，總是小民情屈命不屈。大人您一輩爲官，輩輩爲官，小民願大老爺功侯萬代，祿位高升，就求大

老爺饒命吧。」葛總鎮叫的把桌子一拍道：「大胆狗才，真敢不招，來用刑！」嘩的一聲答應，看爐子那兩個，就過來了，一個伸手一揪小辮兒，往後一拽，那一個就把兩根胳膊從後頭給攔住了，拿鞋的那個，兩腳一蹶腿肚子，一灣腰就把方小唐的襪子扒下，拿火剪的把火剪在爐子裏一夾，夾出一隻通紅帶火的鐵鞋，單腿向上一打，口稱：「請大人驗刑！」手裏夾的那隻鞋，就往方小唐脚上套去，方小唐跪在地下，頭髮有人揪著，腿腕子有人壓著，不用說是躲，連動一動都不能行，正套在脚上，方小唐哎呀一聲，當時就疼暈了過去。旁邊有拿水碗的，拿著涼水，照方小唐臉上噴，方小唐使跟被宰豬的一個聲兒，哭的都不是人味兒：「大老……爺……您……寬……刑，我招……招」葛總鎮把手一擺道：「緩刑。」拿火剪的把火剪往下一摘，嘩的一聲，連脚上皮全都黏下來了，方小唐臉上已然不是人色兒，氣兒也微了，汗也下來了，混身不住哆嗦，那份兒慘樣兒，簡直就不用說了。葛總鎮道：「方小唐，不要怨本鎮心狠，本鎮辦事，向例是言出法隨，絕無旁顧，你現在身受刑傷，應當知錯，快把陳三現在什麼地方？你們所定什麼詭計？快快說了出來，只要把他逮捕到案，一定從輕判你罪名，現在還可以給你治傷，如果你要執迷不悟，不但受刑身體殘廢，再者姓陳的即使你不說，本鎮也能把他搜獲到案，那時你的性命並且難保，你的心裏要放明白一點兒。」旁邊站堂兵也跟著嚷：「說吧，說吧，大人恩典你，你可得明白。」方小唐一聽，心裏這份兒

後悔，早知道了現在還得說，還不如早點說了，省得多受許多痛苦。看這情形，不說簡直就辦不到，乾脆情屈命不屈，認可挨一刀，可也別再穿鐵鞋，實在受不了。一抬頭向葛總鎮道：「大人的恩典，小民萬分感激，情願實招。就求老夫人開天地之恩，從輕發落，筆下超生。」方小唐混身亂抖，上氣不接下氣，把供一招，不但旁邊跪的伊老爺，二那子，松二這般人吓得成了軟泥灘在地下，就是葛總鎮都出乎自己意料之外，不由變顏變色。原來陳勤綬因為吃喊嫖賭無惡不做，結交了無數匪人，也不知怎麼會和一般海盜熟識了，這些海盜、平常就講打家劫舍，奸淫搶掠，後來海防一緊，地面上不許容留匪人，於是這撥海盜，便都失了衣食，海盜裏也有軍師，便要想法子攻掠城池，恰好定海這個地方，靠近海邊，便想法子來要攻取定海，原意也不過是打算，搶糧奪米，弄些造孽錢而已，不過他們要入內地，必須有內地人做引線，不然人生地不熟，也不好辦，因為和陳勤綬素有來往，便向陳勤綬商量，許他重利，叫他領路進定海，陳勤綬本是一個無恥小人，只知牟利，那顧人民禍害，便一口答應了他，約定八月二十三起事，陳勤綬却惟恐人單勢孤，不易得手，由烟妓蝴蝶張給帮忙找人，便把自己拉在裏頭，自己却還沒有答應他，方小唐這一套供，就跟晴天劈雷一樣，誰能不駭怕，葛總鎮略一變色道：「陳三現在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方小唐道：「小民實在不知，大人想情，小民既肯供出這些事，陳三更細微末節。何必隱瞞，實在不知，叫小民從何說起？」葛

總鎮一想，這倒許是真的，便冷笑一聲道：「你們真敢造反哪，來把他們都押下去，叫王開甲，馮進先，」當下答應一聽：「有。」兩個人過來給總鎮請安。葛總鎮道：「現在派你們兩個出去，各帶一百名兵，紮駐四面要路，檢查行人，如果查出這個姓陳的，趕緊把他給我帶到，快去，快去！」兩個人答應，請安下堂，自去選兵辦事。這裏葛總鎮告訴站堂的，把這些人無論知與不知，全都押進軍牢，等我事完發落。這些兵還是兩個扶持一個，全都往堂下一架，這些位就跟到了法場一樣，連說話的氣兒全沒有了，一任架弄而去。葛總鎮又向傳話的兵道：「你們趕緊請王大人鄭大人，就說我有要事立等。」小兵抹頭往外就跑，工夫不大，這二位總鎮也到了。葛總鎮把如此長短向二位一提，二位當時也怔了，一口同音道：「這件事是不是真的？要是真的，這件事可還真糟；別的不說，咱們人太少，今天都十七了，現調兵恐怕也來不及了，大哥有什麼法子沒有？」葛總鎮道：「我想着也是這樣，最好先把姓陳的逮住，勻出兩天工夫，咱們好去擄兵演砲，哎呀！我想起來了，我到有個朋友，能把他找來，事情也就全都辦了。」鄭家燕道：「您說的是誰？」葛天翔道：「就是我跟您提過的那位冉冉風客。」鄭家燕道：「嘸！您提的是不是精於風鑑那位冉老先生？」葛天翔道：「是他，是他。」王天朋接過來道：「這個人我見過，似乎我記得他腿上有什麼毛病？走道總是一癱一癱的，您打算請他來的意思，一定是因爲他主意多點兒，打算請他給咱們當個參謀

是不是？按說衙門裏平常就應當有這末一位，出個主意，畫個策，可是現在事情已到危急，就是算把諸葛武侯請到，沒有兵也辦不了事，空城計這個年頭兒可行不開，依我說，咱們還是想法子趕緊派人求救，不是氣餒，定海一塊死地，四面讓人家一圍，咱們可是連一個也出不去，存的糧食不多，日子一長，外應不至，那可是死症，咱們騎馬當兵的，死就死，您也知道定海是往內地去的要道口兒，定海一丟，別的地方，全都得受糜爛，咱們死了，都對不起國家皇上，火到眼前，您可拿定了主意，可沒有工夫耽誤。」葛天翔笑道：「王老弟，您還是那末急脾氣，您聽我慢慢跟你說。事情危急，已到萬分，我怎麼能够不知道，現在第一要緊的事，就是請兵，提到請兵，真能使人寒心。去年見着玉大人，才一提到定海是海防要路，駐兵太少，請他老人家轉奏皇上，添加兵額，他老人家連一點面兒都沒有，當時把臉子一沉，冷笑一聲道：「什麼添加兵額？一個小小定海，有四千多人還少，我告訴您葛鎮爺，國家太平無事，這個兵字兒可不是好字眼兒，您從什麼地方看出來定海要不安靜？這個摺子我要奏上去，皇上倘若一個震怒，您擔不起，我也擔不起，要據我說，您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好。」我碰過這末一個釘子，當然我就不必再說，可是他老人家不明白，我明白，我回到定海，便把這些兵全都親自挑選，說一句更痛心的話，國家拿着許多錢糧，却養了這末一撥少爺兵，除去吃喝嫖賭吹彈拉唱之外，真能一陣大風，就給刮躺下，您說還讓他們上場交鋒，那不

是笑話嗎？我實在沒有法子，只好是恣心害理把那些位大爺全都圈在營裏，費了一年勁，挨了一年罵，才練出三千四百來個能對付上陣的兵，您說傷心不傷心？現在咱們又提到增兵，那位玉大人一定還說天下太平，添兵幹什麼？依然還是個給你發兵，等到事情已經出來，不用說我們去請兵不易，即使請兵也易，玉大人也肯發兵，等兵到了，這裏已然完了，那時又當如何？」王天朋道：「照這樣一說，請兵就算無望了。」葛天翔道：「不然，這裏却還有轉寰，我雖不是眼見却聽人說過，這位玉大人不要看他外表剛強，內裏却極胆小，我便想利用這個機會去試他一下子，所以我才想起這位冉老先生來。」王鄭同道：「難道姓冉的跟姓玉的有什麼認識？您打算求他出去當回說客？」葛天翔道：「要是請說客，又不請他了，您二位只知他精于風鑑，您可不知道他不但對醫卜星相樣樣精通，對文武兩道，也是高深莫測，文的咱們不談，武功一道，二位也是此道中人，他比當代的秦老師賈老師只高不矮……」

「王天朋道：『真的嗎？他癩着一條腿，怎麼還能有這樣的武功。』葛天翔道：『他那癩腿是個假的，並且因為這條腿在江湖上享過大名……』鄭家燕道：『我想起來了，是不是千里獨行丹癩子？我記得他從前不叫冉同，叫什麼冉天佐，是不是他？』葛天翔道：『不是他是誰？這一說你明白了嗎？』鄭家燕道：『明白，是明白了，可是爲什麼要找他？我還是不明白。』葛天翔道：『我想煩他去走一趟，憑他的本事，給玉大人送個信兒，我想倒許能够

把兵請到，」王天朋道：「既是這樣說，快派人去請吧。」葛天翔當時寫了一封信，告訴差官，趕緊送到竹山門小巷子請冉老先生。差官答應走了，三位又談了幾句閒話兒，差官回來報：「冉老先生已經請到，」葛天翔大喜道：「請！」三個人全都離座迎了出來，只見差官前面走，後頭跟着一個老頭子，身高在四尺，灣腰駝背，短眉圓眼，穿一件藍布大褂，外罩青布馬褂，青中衣，白襪子，青鞋，一癩一顛，跟着走了進來，葛天翔趕緊搶前一步道：「老爺子您好！」冉同微微一笑道：「大人好！」說着往左右鄉王二位一看，便毫不客氣的走進去了，落座吃茶，葛天翔又給引見了鄉王二位，鄉王兩個說了幾句仰慕的話，冉同道：「咱們都不客氣，大人把我找來是有什麼人不舒服？打算吃貼藥？還是有誰打算請我，看看風水？」葛天翔道：「這都不是，我們現在請您來，却有一件比這個要緊的事，非得您幫忙不可，」冉同道：「呦！什麼大事？能够輪到我的頭上，這可怪了，您就說吧。」葛天翔便把自己如何私查，如何聽來的信兒，有大批海寇要來騷擾定海，定海如何空虛，打算請他到玉大人那裏去給請兵，又把玉大人是怎麼個脾氣？非他去不可的話說了一遍，把話說完，三個人全離座站起，葛天翔領頭，過去深深請了一個安，鄉王二位跟着也過去請安，一口同聲道：「請老英雄多多幫忙，這個不但對於國家出了力，多少百姓的性命，也全繫于老英雄之手……」冉同不等葛天翔三個把話說完，猛的把臉一沉道：「這是那裏說起，簡直是拿我們苦人

開心了，對不過，跟三位大人告假。」站起一揖，頭兒也不回一顧，顛兒自去了。葛天翔要攔也不好攔，瞪眼看着再同走出門外，才回頭看了看鄭王兩人，不由一聲長歎道：「想不到他會這末大的火氣！」鄭家燕道：「這件事都不能怪他，實在是我們差了一點兒，人家既不應差，又不應役，咱們有事求到人家，就應當親自到他家裏恭恭敬敬請他一趟，現在咱們這樣一來，簡直就跟傳差一樣，他心裏當然不痛快。」葛天翔道：「對呀，現在我再去一趟，來，預備馬！」差兵答應下去備馬。王天朋冷笑一聲道：「除去他難道就沒人了？要依着我的意思，當時就去把他抓來，不錯，你不應差應役，現在就非要你跑一趟，他也不敢不去……」葛天翔道：「老弟，你怎麼始終是這樣脾氣，你們二位等一等，我去去就來。」說完便自去了，功夫不大，從外頭滿臉不舒適的樣兒又走了回來。王天朋迎道：「怎麼樣，他還是不去吧？」葛天翔搖搖頭道：「他從這裏去，就沒有回家，我問他們家裏人，他每天什麼時候出去，什麼時候回來，他家裏人說，他出去既沒有定，回來更是沒有一點準兒，也許十天半個月，也許一年八十天，我想他一定是躲了，這真是糟，就是事先疏忽了那末一點兒，事後竟會不可挽救。」說著不住咳嗽嘆氣。王天朋道：「我跟你領教領教，如果不用他，另外去一個人行不行？」葛天翔道：「當然是行，不過從什麼地方去找這個人，這件事不是尋常事，鎮海城不是等閑地，事情又沒了時候兒，這個人第一要機警，第二得有真能耐，第三腿

底下還真得快，水裏頭也能下，才能辦得到，一時之間，那裏去找這樣人？」王天朋笑道：「我當着要找什麼三頭六臂金剛羅漢呢，像您所說，我就有一個。」葛天翔急問道：「誰？」王天朋道：「您先不用問，把他叫來先試試行不行再說。」說着向差兵道：「你到火器營把燒爐上的老郝給我叫來。」差兵答應，唐鄭二位全是一怔，把燒火的叫來幹什麼？可也不好問，一會兒功夫，從外頭進來一個也穿着號坎的兵，渾身除去灰土，就是油泥，只有那件號坎兒還略微乾淨一點兒之外，簡直成了一個大油包。身高不到四尺，年紀不到五十四出點頭兒，瘦長臉略微有點麻子，寬眉毛挺短，小眼睛細長，蒜頭鼻子，塌梁翻孔，小薄片子嘴，兩隻扇風耳朵，愁眉苦臉連一點兒笑容兒都沒有，走了上來，請了一個半截子安，俚聲俚氣的道：「郝雲蛟給大人請安，你老要用些啥？」鄭家燕在沒進軍營之先，久走江湖，知道能人不少，認得能人也不少，先乍看這個厨子，還真沒看出來，一聽他說出郝雲蛟三個字來。趕緊站起用手一扶道：「喝！原來是郝金又郝二爺，實在不知，多多得罪，請坐，請坐。」葛天翔先真沒看出這個燒火的是個人物看他那個神兒，心裏還老大不高箇，嘆着王天朋特愛鬧着玩兒，事情都到了這個時候，他還開心，及至一聽鄭家燕說出郝金又三個字，耳朵裏彷彿是聽過有這末一位，趕緊也跟着讓坐，這一來把旁邊站的那些兵全都看怔了，怎麼三位大人跟燒火的讓上坐了？郝雲蛟微微一笑道：「三位大人，不必這樣客套，您有什麼事

趕緊吩咐，因為我已經答應過王大人，給他效三次勞，今天這還是頭一次。」葛天翔一看王天朋，王天朋會意趕緊悄聲向郝雲蛟道：「郝二爺，現在我們有件爲難的事，請幫一幫忙。」遂把葛天翔對再同的那套話，又說了一遍，郝雲蛟又是微微一笑道：「三位大人既是能這樣爲國勤勞，我是更當報效，事不宜遲，我當時就走，至遲明天這個時候，總可以聽見回信了。」說着就要往外走，鄭家燕道：「您先等一等，我想這件事，咱們還是應當先派人請兵，請兵不答應，再施展咱們第二步。」葛天翔道：「對，現在就備文書煩郝二爺一塊兒帶去，先遞文書聽信兒，他要點頭，自是萬幸，實在不點頭，郝二爺就請您多幫忙吧。」說着當時提辦文書，用了印交給郝雲蛟，郝雲蛟揣起文書道：「我也得換換衣裳去，咱們回來見吧。」說完又一請安退了下去。鄭家燕道：「這件事他去足可以行了，他的名頭本領不在再風客以下。」葛天翔道：「王老弟，你怎麼認識他？怎麼又把他給裝成這個樣子？」王天朋道：「提起我跟他的認識，那話太長了，一時都說不完，等到有了閒功夫再談吧。」當下便又說了說怎麼防備？怎麼佈置？怎麼調兵？怎麼派將？說了會子，到了吃晚飯的時候。鄭王兩個要告辭，葛天翔道：「今天咱們一塊兒喝一回，不但，還得痛痛快快喝一陣，以後咱們無論如何，在沒有穩定之前，誰也不許喝酒，今天咱們就算是個關門盃兒。」鄭王二位點頭。當下酒席擺好，又把幾位帥爺也請到一起，告訴他們今天這些事，跟喝酒，這份兒意思，帥爺

們一聽，全都挑大拇指道：「大人，真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羊羔美酒，有古大將之風。」正說着菜齊了，大家剛一拿筷子，葛天翔雙手一搖，一摸左膀。噲的一聲掣出一把背兒厚刃兒薄冷森森白光一口金雀刀。提刀一幌：指定桌上大酒盃喝道：「風雲起兮壯士悲，曩覆家傾兮安所適歸？男兒生作國柱石兮，妻孥何爲？披金刃兮醉玉盃，願死殺場兮不願生回！」哈哈一笑，橫腕一揮，就聽叭的一聲，一個白玉大酒盃，已然砸成粉碎，這些師爺吓得全都哎呀一聲，臉上變色流汗，葛天翔哈哈一笑道：「痛快，痛快，衆位請乾一盃！」王天朋道：「應該同乾一盃，來給葛大人換盃斟酒。」差役換盃把酒斟滿。葛天翔一端酒盃道：「衆位請進一杯，我還有話說。」一揚手噴的一聲，杯到酒乾，大家也全都把盃乾了，葛天翔手裏酒盃並不放下，臉上微微露出一點笑容道：「衆位，按說現在這個時候，已然不是咱們暢飲高歌的時候了。不過大家混的是個馬上提刀的角兒，一向過的是太平的日子，也顯不出誰高誰低，誰能誰不能？今天事已緊急，正是我們這一撥兒平常讓他們要筆桿賺不起的粗人翻身露臉的時候到了，所以借着這點兒酒，跟衆位湊一湊，一則熱鬧熱鬧，二則可以跟衆位談談肺腑，望衆位聽了我的幾句費話，必須互相共助，能成是國家的福，不成是大家的光，練一輩子武，所怕的就是遇不見事，咱們總算趕上了好時候，正是我們立功成名的好機會，今天大家喝完了這次酒，再喝可就喝得勝慶功酒。定海這個地方，衝要非常，兵

可不多，但是人人奮勇，個個前進，也許托天之福，能把賊寇打退，如果有人一存畏懼之心，勇氣一餒，定海可就許保不住，領兵的能够死在沙場，原是幸事，不過定海一丟，別的地方，恐怕也難保，所以我借今天這杯酒，和衆位說一句痛快話，有人心裏含糊，無妨趁早兒說話，咱們再另行他法，如果大家都誓死不餒，那是國家之福百姓之福，我們就再乾一杯！」王天朋頭一個站了起來道：「別人我不知道，我就說我，和我們那些夥計，沒有怕死的，我先乾一杯！」說着斟上一杯酒一飲而盡。鄭家燕，和那些師爺全都把掌一拍，喊聲：「好！」也全都喝了一杯，葛天翔才要說什麼沒得說，外頭有人飛跑而入喊道：「葛大人在那裏？」葛天翔一看正是方才派出去查陳勤綬的那個王開甲，跑的滿頭滿臉是汗，神色十分慌急，便趕緊問道：「王開甲什麼事？本鎮在這裏。」王開甲緊行一步道：「回大人，大事不好，定海口外，不到二十里，來了有三四十隻船，看那神氣，是往定海來的，也曾放了一炮，擋他前進，他却不理，依然往這方來了，請大人趕緊吩咐怎麼預備？」葛天翔一聽。一揚手叭叭一聲！手裏一個酒盃便摔得粉碎，單手一拍桌案，喊聲：「好！」又向王開甲道：「王開甲你再去詳探，他是什麼地方來的船隻什麼模樣？」王開甲答應一聲是，請了個安回身飛跑而去，葛天翔向大家道：「怪呀！明明問的是八月二十三，怎麼今天就來了？」鄭家燕道：「這一定是那個陳三漏了網，趕去報了信兒，他們提前起來，所爲是攻我無備，現在不管

如何，咱們也得分配分配才好。」葛天翔道：「事情已然緊急，我們可不能等大帥那邊回信了，我看他們此來，必攻竹山門，因為竹山門一則離着海邊近，二則有路好上，旁的地方，他絕不到，現在我先把我的差事派了，我守竹山門，王老弟你守左岸，鄭老弟你守右岸，後邊却是山路，並且是懸崖陡壁，他們必不來取，只派幾個兵守着也就行了，咱們事不宜遲，各人帶兵趕緊分派叫他們加緊嚴守，無論看見什麼，先到竹山門來報告我，不准擅動，快去快去。」鄭王二位答應趕緊下去。葛天翔又告訴師爺通知縣裏，叫他們先貼告示，大意就說定海有備無患，人民各安生業，不許造謠，不許外遷。當時就辦，師爺們答應去了。葛天翔換了衣裳，馬褂，花翎，跨馬服，官靴，衣服換好，旁邊早有人抬過傢伙，原來是兩隻棗陽槊，長下裏有三尺半一個，頭兒像個大棗核兒，棗核兒上頭全是釘子，形式彷彿像釘釘狼牙棒，一隻三十二斤，桿兒都有鴨蛋粗細，是純鋼所造，伸手抄起雙槊，到了門口，上馬一磕，馬在頭裏跑，這些兵也跟着下來了。到了竹山門，下馬上山，到了山頂往下一看，果然影影綽綽的有幾十隻船，往這邊走來。王開甲過來請安：「回大人，這裏架上炮，迎頭打他下子，他們知道有了防備就不來了，」葛天翔道：「咱們那個炮，打不了那末遠，等他近點兒再說，好在咱們水裏還有一道防備，他們不知道路，碰上埋伏，他們自然就不往前來了。」正在說着，那船可就越來越近了，恍惚也看出人來了。「葛天翔喊道：「不好，他們船上有洩底的人了，這

可了不得，現在調砲，也來不及了，快到左右兩山頭，請鄭王二位大人到竹山門。」王開甲撒腿就跑，再看那船更近了，爲頭的一隻船，彷彿有個人在裏指指戳戳，意思是在告訴往那邊走，這個時候，鄭王兩位也趕到了，葛天翔一說有人洩了底，王天朋就急了，一論手裏兩把潑風刀狂喊一聲道：「我今天跟這群小子拚了！」葛天翔道：「你先別着急，他們定的是八月二十三，今天來的意思，當然是攻我無備，咱們現在將計就計，少微佈置佈置，等他們上岸，打他個冷不防，也是好事。」遂向鄭王二位附耳一說，二位笑着自去預備，這時候船更近了，葛天翔讓大家都爬下，靜耳一聽，一會兒功夫，有了脚步兒響，知道人已上岸，叫王開甲點驢砲，噓的一聲響，跟着四外人聲齊喊：「殺呀！別讓他們走嘍！」借着水音，聽出去足有幾十里地。葛天翔一舉雙槳，向身後一點道：「隨我來！」兵勇一聲喊，也跟着衝下來了。這時候船已經快靠岸了。在幾丈長的船頭上擺着一尊大炮，後頭排站無數的海寇，領頭一個正是那不顧國家安危只圖自己快意的陳勤綬，你看他站在那一群裏，指手劃腳滿臉帶笑露出那十分得意的神兒。葛天翔一看，氣往上撞，一盪手裏雙槳喊一聲：「群寇少進，你家葛大人在這裏！」挺身一躍，就過了竹山門口，磕槳往前一衝，後頭噹噹一聲，跟下來足有二百多個，全都撲奔大船而來。船上帶兵的頭兒叫作寇利，在沒來以先，就問過陳勤綬，定海的官兒怎麼樣？陳勤綬告訴他，官兒就會做官兒，不懂什麼叫打仗，尤其是定海這個地方

，兵本就不多，領兵的也沒什麼能耐，乾脆說連一尊炮都沒有，如果去的人多，准能一轟而下。寇利便把陳勤綬這片話信以為實，這次一共奔來三十二隻大船，每隻船上都有五百多人，又欺負定海沒有炮，每個船頭都安一尊炮，所為吓唬人，那裏想到，船才到岸，從城樓上忽然有人往下飛，要用炮也來不及了，葛天翔已然到了，離著船還有一丈五六，提身一蹶，人就到了船上，一磕手裏雙槳，兩隻眼瞪得跟包子一樣大小，喊一聲：「強寇少進，你家葛大人就在這裏，」一句話才說完手裏槳就奔了寇利砸去。寇利一看槳到，往邊上一閃，旁邊早有一個海寇，一伸槍把葛天翔攔住，陳勤綬一聽姓葛，就知道他是葛天翔了，急一拉寇利道：「這就是定海領兵官兒，別於他走了！」寇利一聽，捏哨兒一響，四外的兵船就把這隻船攔住，岸上那二百多兵，本來過不去，正在著急，四外船在外一圍，倒有了接腳的地方，全都亮傢伙往上一擁，這些船就亂了，這二百人意在救出主帥，誰也不願戀戰，一挺砍馬刀，全照那些海寇脖子上砍去，出其不備知道厲害，可就是沒法兒躲，東竄西閃，那裏還能還手，掉在水裏的也有，瞎了一隻眼的，折了一隻胳膊的也有，一陣奔逃，這二百人就上了葛天翔站的那隻大船，葛天翔這時候，雙槳耍得成了風車兒一樣，賊人就死多了，船上也是死屍，水裏也是死屍，寇利正在著急，一看又上來二百多個生龍活虎似的壯漢子，一個人一杆刀，背兒厚刃兒薄，只要一碰脖子，當時腦袋分家，心裏這份兒後悔，上陳勤綬的當，再找陳勤綬，連個

影兒也看不見了。這二百兵見著葛天翔一口同音喊道：「大人保重身體要緊，請您快快回去！」葛天翔把雙槳一擡大聲喊道：「狗強盜，趁早兒交出陳三。快快退去，是你們便宜，如若不然管叫你們一個也回不去。說完又一礮雙槳帶著那二百兵一陣風似的連窠帶進全退往竹山門山坡上跑去。寇利一看，喊聲：「開砲！」這些賊兵殺得暈頭轉向連炮門也快找不著了，把炮位安置好了，再看葛天翔帶著二百人已到了竹山門，趕緊往下一坐炮，要放還未來得及放，就聽竹山門上噹的一聲震天響，一股青烟，裹著一團紅雨似的，直往船上打來，海賊還真沒見過這個，不知是什麼玩藝兒，打算躲，可來不及了，嘩嘩，一陣響，就聽些賊兵，真跟鬼叫一般，慘不忍聽，放炮的也躺下了，拿槍的也躺下了，全都疼得滿船板上打滾兒。跟著第二聲的一響，後邊那隻船上，照樣也又躺下了一片。寇利站的地方，恰好在一塊船板後頭，沒被打著，一看情形不好，趕緊一陣急喊：「風緊，扯活！」嘩啦嘩啦一陣響，那些隻船，來得急回去的也快，一會兒功夫他載死屍跑出去足有五十里地。寇利才緩過一口氣來，緊趕給這些受了傷的治傷。只見受傷的地方，就是一個黑窟窿，什麼也看不見。再看那窟窿四外的肉就像被油炸過一樣，全都焦了，看不見東西，簡直沒法子下手，向寇利一說，一問受傷的除去打滾，亂嚷亂叫之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問了半天，也問不出來，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來，眼看著這些受傷的群賊，喊的聲兒越來越小，越來越低，再待一會兒，就聽不見聲兒

了，拿手一摸，冰凍挺硬，已然全都死去，寇利這個急可着大了，別的不說，自己帶了這末些人，跑到這裏來，剛才見過一仗，也說不出是被人家什麼火器打傷，就死了這末一片，心裏一着急，可就想起陳勤綬來了，沒有他領路，說得那末大花亂墜，焉能不知虛實，就跑到臨近去挨了那末一下子？四下裏亂找，不見陳勤綬的影兒，心說這可怪，沒看見他跑到別處去呀，難道他也挨了一下子打掉水裏去了？又一想不是這小子假裝領港跟裏邊商量好了臨時給自己來了這麼一下子？真要那樣一來，還得趕緊走，因為這船上的虛實全都清清楚楚告訴了他，他要一賣底，那還回得去？正在着急，猛聽那個放氣的煙筒裏有人嚷嚷，趕緊搬梯子過去一看裏頭果然有個人，急急用鉤子搭住往外一抽，一看正是陳勤綬，滿頭滿臉都是黑灰，衣裳也全都刮成粉碎，簡直成了鬼了；寇利倒覺着他十分可憐，滿肚子惡氣，反倒壓了一壓，笑着向他道：「你說你路熟，裏頭一點防備沒有，准可以手到擎來，怎麼今天會上了這末一個當，別的還不要緊，你看咱們去的人，受了傷，怎麼都沒等到治就完了？」陳勤綬本來算計挺好，萬也沒想到葛天翔預備得那末好，才一開面兒，人家那邊倒響上了。陳勤綬他知道的，准知道這種響聲，就是「二人抬」的獨龍炮。這種獨龍炮前邊裝藥，後頭拉拴，一撒手一頂拴藥就出去了，裏頭是火藥加錫汁，錫這種東西體質最軟，見熱就化。火藥裏包着錫汁，打在人身上，順着傷口往裏流錫，不拘是誰，全都是血肉之軀，誰能受得了錫汁燙，打

一個地方，燙一個地方，燙一個地方，死一個地方，等到錫也涼了，人早死了，這種東西最
是厲害不過，只要打上，就不用打算活命，陳勤綬一聽響聲，就知道是這種東西，他既知道
厲害，當然他就要躲，那個時候太緊，連說一句話的功夫都不能勻出來，一邁腿就跳進氣筒裏
，炮就到了，陳勤綬在筒裏頭待了一待，覺乎船掉頭，炮也不響了，知道是往回去了，他才
喊起來。寇利把他搭了出來一問他是怎麼回事，陳勤綬就哭了，一邊哭一邊說道：「實在我
沒有想到葛天翔會來這末一下子，讓大家吃了這麼大的虧，實在是罪該萬死。至於這種傷，
除去不被他打上，只要打上，絕難活命，」寇利便道：「這麼一說，他既有兵器之利，又有竹
山之險，我們這次不自來了嗎？死了這麼多的人，費了這麼多的事，豈不是白死白費了嗎？
」陳勤綬道：「那當然不能算完，我既說了定海包在我的手裏，無論如何，我也得把他弄了過
來，現在我還有個主意，」寇利道：「你說吧。我一定依你。」陳勤綬才要張口，却聽旁邊叭的
一聲響的一聲一個彈弓子兒直奔自己頭上打來，哎喲一聲，哎咚一聲，陳勤綬替倒船板，寇
利一聽彈弓響，就知道有人對陳勤綬不利，不管這次是上當不是，底下還有用陳勤綬的地方
，趕緊往前一探身一搶腦，正跪在陳勤綬迎面骨上，陳勤綬哎喲一聲，哎咚一聲，跟着又聽
噹的一聲，正打在艙板上，寇利一面吆喝不准動，一面告訴陳勤綬不用駭怕，陳勤綬這才明
白，寇利這一腿，是為救自己的命，並不是恨自己踹一腿出氣。寇利把陳勤綬一把拉起，走

進房裏，才向他道：「你看現在已然有許多人在疑心你，你要不能在這個時候，想個法，取了定海，恐怕大家更要對你不利。」陳勤綬道：「我也是這樣想，不過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他們就動起手來了，」寇利道：「那末你有什麼主意？說出來咱們商量。」陳勤綬道：「原來定海並沒有那末好的預備，我是探得真而又確，萬沒想到臨時會鬧出了這末一擋子，實在是罪該萬死，讓大家吃了這麼大的虧，當然大家要疑心我恨我，我現在有一個主意，可以洗掃我自己，定海這個地方，三面都用人工防守，因為三面都可以走船上人，惟獨後頭那一面，全是陡崖立壁，人不能上，因之他們也就仗了天險，沒有防備，我想我們原定八月二十三去攻取定海，我們現在可以把船悄悄開走，開到一個他們目力不能看到的地方，把船停住，定海一定以為我們是一陣打怕，收兵回去，他們必定忘了防守，我們過了二十三，什麼二十四，二十五，找一個月黑天，我們全船擁進，用三分之一的兵攻取後路，他們沒有防備，聽報必亂，那時我們再三面同進，這次我們不用存一點客氣之心，見面就放炮，炮一響，人心一亂，葛天翔再有天大的本事，也就無用了，不知您意下以為如何？」寇利一邊聽，一邊點頭，聽到了末了笑了一笑道：「話是一點也不錯，不過我看那個姓葛的，不是容易欺騙的，定海一吃緊，他的兵不多，他可以到鎮海去調，鎮海離這裏很近，早晨發兵，晚上可到，咱們不用說運之不易，即使運着容易，這裏又不得鬧成什麼樣子，那麼一來，我們損失就太大

了。」陳勤綬道：「這個倒不用過慮，我早就說過，只要能够把錢看輕一點兒，就可以辦到。」寇利一搖頭道：「恐怕不易吧？」陳勤綬道：「您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您沒做過官，官事還不甚熟習，官裏的事，就怕沒錢，只要有錢，鐵打的漢子，都能把他烤化了。」寇利道：「既是這樣，我就照你所說的辦吧，今天咱們先退去。」當下一吹哨兒，把各船全都聚在一處，起錨開船，退出去足在二百里遠近不提。葛天翔一看船已退走，趕緊告訴止炮別放，人家的船快，咱們的炮，沒那麼大的力量，打不了那麼遠，現在正是用炮的時候，別糟踐了炮，鑼聲一響，各軍點名，連上頭帶下頭，僅僅有三名受了點子浮傷。王天朋道：「依着我就追他們去，殺他一個片甲不回，豈不痛快，如今放他回去，必定還來滋擾。」葛天翔一笑道：「王老弟說得一點也不差，不過有一節，他們這些人是亡命徒，你把他逼急了，他會跟咱們拚命，那可不是玩的。他們船又大又快，我們這裏沒有船，有也是那些小船，快慢懸殊，又不能多多載人，也不能和人家比，所以暫時只有挫他銳氣，使他知難而退，等到救兵一到，那時我們一鼓作氣，把他們一網打盡，你看我這個主意說得可是。」鄭家燕道：「語是如此，在救兵沒來之先，我們也應當有個準備，否則他們要是去而復返，豈不甘受其災！」葛天翔道：「賊人多疑，沒來之前，受了人家欺騙來的，如今吃了大虧，痛定思痛，最近幾天裏頭絕不敢再來，現在倒有一樣可怕，就是怕有壞人出主意，告訴他花錢走那邊的門子，真要那末一

辦，我們的苦子可就大了，進不能攻，退不能守，死無可死，走無可走……」鄭家燕道：「這一個倒也許不准，好在明天就可以有回信了，何必著急。」當下告訴小兵官兒，叫他們挨著個兒去告訴百姓們，大家平心靜氣，自有辦法，不可自亂，自亂以擾動軍心論罪。買賣商家，依然一律營業。二者也必重辦，小兵官去後，大家又談論會子，如何設防，如何佈置，安歇一宵，第二天葛鄉王三位聚在一起，正談說要招募鄉勇。忽然外頭有人飛跑而入，急忙看時，原來正是那被派求救的金文郝雲蛟，滿頭滿臉是汗，渾身是水是泥，葛天翔趕緊站起來笑着拱手道：「多累。多累，怎麼樣了？」郝雲蛟一笑道：「幸不辱命，悠聽這個！」說着從身上掏出一個紙包兒，打開紙包兒一看，裏頭是公文一紙，上頭踈疎拉拉，寫着兩行字是：——「准如所請，對日發兵，整飭勿懈。——」葛天翔一看大喜道：「實在多勞，竟會答應了。」郝雲蛟道：「這次實在是托三位大人的福，否則不用說兵請不到恐怕連我回來都是另說。」王天朋道：「這話怎麼說？難道當中還有什麼周折嗎？」郝雲蛟嘆了一口氣道：「豈止是周折而已，三位大人現在沒有事，我可以把這次去的情形，詳細談一談，就知道事情能够有現在，實在是天助了。」葛天翔道：「不忙，不忙，郝老前輩請詳細說一說，我們也好知道上方的情形。」郝雲蛟一歪屁股坐下，說出一番話來，大家不由全都暗噤點頭，齊道一聲：「天助！」原來郝雲蛟出了定海地方，本當趁船到鎮海去，不過船走太慢，得要一天的工夫，往返之間，怕是誤了事

。郝雲蛟水裏工夫，十分精通，便找好油布口裂把公文跟躍用的東西包好，順着水底下奔了鎮海，照直的路，不消兩個時辰，便到了鎮海，上岸把口袋裏乾衣裳拿出來換好，把濕的裝在口袋裏，也沒住店，一直就勾奔了王大帥的衙門，把公事往裏頭一遞，告訴傳送收發的幾位大爺道：「辛辛苦幾位，您把這件公事快往裏遞一遞，這裏頭可有要緊公事，」說着又給作了個半截子揖，這幾位一聽，彼此看了一眼道：「這個是京裏逢站不站的快馬文書嗎？」郝雲蛟不知道他們是故意耍俏皮，趕緊陪着笑道：「不是的，這是定海縣告急的文書。」幾位大爺不約而同的啊了一聲道：「什麼？嘔！您是定海來的，瞎！大帥也不知道，也沒派個人去接您真格的，怪對不過！」說着忽然臉上笑容一收，唵的一聲全進了起來，向郝雲蛟呸了一口道：「您八成兒也跟我一樣兒老媽兒男人改打更的，始終沒當過進屋子的差事吧，告訴您，這是有尺寸地方，不是咱們家裏，遞公事得有遞公事的規矩，心急喝不了熱豆兒粥，催快了也不怕打前失，你當着大帥是爲你放的哪，提前遞遞，誰給你加的緊哪！怯哥哥兒，我告訴你個暗門兒，您先找地方歇歇，也想著喝壺整茶葉，吃張白麪餅，燙個整個兒澡，勻看三天五天的，再到這裏來探個信兒，也許您的吉星高照，大帥批文能够下來。當時要回文，也辦得到，我們不行，你瞧見沒有，那邊擱着一面鼓，旁邊也有鐘兒，過去拿鐘兒一撞鼓，大帥當時旁的東西不擱下，就得提前給您辦，就怕您沒那個胆子。」說着彼此一擠眼，一邊笑着，一

邊呀呀起：「小東人，闖下了……」起來。郝雲蛟本是老江湖，什麼事不置，準知道這就是要過節兒。本想掏錠銀子，又一想他們說的話實在刻苦，花錢小事，這口氣忍不下去，心裏一動，便微微一笑道：「諸位多多指教，勞駕，勞駕，我找地方洗澡喝茶去。」一邊說，一邊回走，應當往外走，沒往外，三步兩步，就到了那面大鼓前面，本來有兩個人看著鼓的，不過是虛應故事，誰還能把一面鼓放在心上，自從置鼓那天到今天，也沒人動過一次，自然而然就鬆懈了。郝雲蛟到了鼓前頭。那二位還在那邊談天哪，一看郝雲蛟抄起鼓鈹子，急喊一聲：「幹什麼？」打算撲過來攔住，那裏有郝雲蛟手快，手指輕點，鑿鑿之聲便起，正是：「勸君莫近車船店，一身無罪早該殺！」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朝令夕改食肉者鄙
姑縱謀擒吐舖也宜

跟着一陣大亂，從裏頭跑出來足有二三十個戴紅纓帽的，看着郝雲蛟手裏還拿着鼓鈹子，唳的一聲，一擁而上，有的奪鼓鈹兒，有的就把郝雲蛟連胳膊帶腰全部抱住，跟着鼓聲齊鳴，兵們一亂跑。郝雲蛟心裏高興，想不到這個鼓鈹兒打一下子，頗有意思。功夫不大，就聽裏頭一個傳一個喊：「帶！」推着擁着，就把郝雲蛟給推上去了。郝雲蛟雖是低頭可不住偷眼四下一看，只見兩面一層一層全是親兵，儘頭是大堂，大堂正中間坐着一個年約四十來

歲的官兒，大約就是那位玉大人了，堂下一喊：「威武！」郝雲蛟腿窪子被人一點，當時跪倒。玉大人雙手一托眼鏡兒，又咳嗽一聲道：「下面跪的人，掌起而來。」郝雲蛟一抬頭，玉大人叭的一拍公案道：「下跪刁民，姓什麼？叫什麼？爲什麼擊動堂鼓，有什麼冤屈，朝上說，如有不實，可留神你的狗腿。」郝雲蛟道：「下役郝雲蛟……」玉大人又一拍公案道：「口稱下役，你是那個衙門的？你們官兒是誰？」郝雲蛟道：「是，下役在定海總鎮衙門當份苦差。我們總鎮是葛……」玉大人使勁拍了下子公案道：「胡說！亂道！你在定海有差跑到這裏來幹什麼？」郝雲蛟道：「下役有下情，下役奉葛總鎮堂諭，趕到老大人堂前投遞緊急公文……」玉大人把公案不住連連拍道：「既是前來送公事，外頭自有人收公事，你爲什麼大胆擊動堂鼓？」郝雲蛟道：「老大人明鑒，下役投遞的公文，非常緊急，外頭老爺不收，說是有緊急公事，可以打鼓通報，下役才過去撞的鼓，不然的話，下役天大膽子也不敢。」玉大人一聽，當時臉上顏色一變，把桌子一拍道：「叫他們稿案上管收發的進來，」兩旁一聲答應。不一會兒功夫，那幾位大爺全都進來了，往大堂一跪。玉大人一聲叱道：「你們爲什麼不收他的文書？還叫他擊撞堂鼓？」這些位大爺原來就沒有看起郝雲蛟，也不知道裏頭是什麼要緊事，一瞧他那個神兒，所以才拿話一擠他，以爲他必不敢幹，萬也沒想到人家過去抓鼓錘子往上一撞，這些位大爺當時就全傻了，准知道事情大了，絕不能就這未完，聽裏頭一

傳，全都往裏頭跑，到了堂上一跪，玉大人一問，這幾位就知道幹了，趕緊把帽子一摘，連磕頭道：「大人，您可別聽他一面之詞，方才他既不說出他是什麼地方來的，也沒說公事要緊，就是催問大人什麼時候能辦下來？大人想情，我只是管收發，那能催問公事，因為我們就告訴他在外頭等一等，他不等話說完就去擊了堂鼓……」這幾位還要往下說，郝雲蛟一抬頭道：「咱們可當着大人不許卞心，方才你們是這末說的嗎？你們不是說要快打鼓快。又什麼叫我吃一頓白麵餅，喝一包整葉兒茶，洗一個整個澡，堂上有大人，大人堂上有鬼神，你們欺人欺心，難道還欺大人嗎？咱們趁早兒說實的是正經。」玉大人一聽，當時就明白了，一定是手底下人故意刁難是真，遂把驚堂木一拍道：「你們這一般東西，真是胆大妄爲，滾下去，等我處分。」這幾個人腦袋頂着好些汗，磕一個頭全都下去。玉大人向郝雲蛟道：「你既說有緊急文書，暫時饒了你的擊鼓之罪，文書在什麼地方呈上來。」郝雲蛟道：「文書還押在外頭老爺們手裏。」玉大人方要拍桌，外頭已然把文書拿進來了。當堂折封一看，玉大人就怔了。一聽說打仗，就跟要了自己命一樣，那裏敢當時就定主意，便向郝雲蛟道：「你先下去，一會兒派人給你聲信兒。」郝雲蛟應了一聲：「瞧！」退了下去。到了外頭，衝著那幾位老爺一擠眼道：「勞駕，勞駕，打鼓真快，回頭咱們一塊兒我請您幾位燙個整個兒澡去，」說著搖頭晃腦走了出去了。至多不到一頓飯的時候，又往回走，離著衙門不遠

，忽然有人嚷：「不用找，來了。」抬頭一看，正是衙門裏的親兵，一見郝雲蛟便搶上前道：「您走也沒留個地名兒，叫我們好找，大人公事批下來了，您快回去吧。」郝雲蛟跟著到了衙門，裏頭公事已經辦齊，可是粘着口兒，這個地方，可不能問，當下領了文書，走出衙門，這才找了一座客店，要了一間單間小屋，洗臉漱口已畢，把夥計支走，私自把公文封兒撕開一個角兒，把公文撤出一看，上頭沒有多少字，只是：「呈悉，不可輕啓疊端，所請不準。」郝雲蛟一看，合着這是白跑了，這就不能不走第二步了，在店裏吃喝完了，把那身衣裳換了下來換上自己那一身，又到了玉大人衙門外頭，四外轉了個灣兒，然後回到店裏，又吃又喝，跟著躺下大大睡了一覺，等到醒轉，聽聽外邊，已然打了二更，趕緊坐起，略微定了一定神，這才站起，活動活動腰腿，把文書衣裳包好一背，把後窗戶支開，提身一蹶，出了後沿牆，跟着窺屋越脊，直奔玉大人衙門走去，離着衙門，還有着兩條胡同，梆子聲兒也密了，巡哨的也多了，不敢再在房上走，飄腿下牆，順着牆根往前緊走，剛剛走到胡同口兒上，一隱身子就可以到玉大人住的那條街上去了，方在一喜，沒想到才一灣腰，要過還沒得過，正撞在一個人身上，那人哎喲一聲道：「呦！你怎走道兒不看着人哪！」郝雲蛟這時候，惟恐巡哨的聽見，不敢大聲說話，只低聲悄悄的道：「實在是我不對，沒看見，對不過，對不過！」說完方要邁步走，那人一把把郝雲蛟當胸揪住道：「怎麼著？你撞了人，一個字兒不提

就走，那說得下去嗎？」郝雲蛟一聽，這可真糟，敢情碰的是一個韓子，心想一不作二不休，跟他說好話，完不了就許鬧出點事來，這可沒有法子，對不過我得給他一下子！想到這裏，左手一掠那人腕子，胸口往後一撤，右手橫著一綳，打算把那人手撇開，自己就可以走了，就在左手才一搭那人的腕子，猛覺那人身子猛的往前一衝，便渾身一點勁兒沒有，竟隨著他一起溜歪斜直退出去，兩隻手也使不出解數來了，又不敢喊，一任他推出去足有十來步，他才把身兒往回一撤道：「便宜你，出門不懂規矩，碰了人不講理，下回你再碰我，我要不叫你胳膊折了才怪呢！」說完話一轉身，一癩一顛竟自走去了。郝雲蛟不由長出了一口氣，一個老頭子，又是殘廢，差點兒沒毀在他的手裏，這是那裏說起，以後真要小心，正要定神看看路徑，猛覺自己身上那個包兒一鬆，不由吓了一跳，回手一摸，不由叫聲苦，原來那個包兒，已然不知什麼時候丟去！這一來，差點兒沒把個久走江湖的郝雲蛟給急壞了；旁的都不要緊，包袱裏有文書要是一丟，不用說這次進去是白進去。如果明天回到定海，連個交待都沒有，也不像話，忽然心裏一動，別是方才那個癩子鬧了什麼手彩兒吧，到了這個時候，也不願再遮掩身子，一翻身照著舊道就往回追下來了，一邊往回跑，一邊往四下裏看，那裏還有什麼癩子的影兒，只得站住脚步，長長出了一口氣，暗自尋思，這個癩子，必是衙門裏用的能手，知道今天自己來意不善，故意來了這末一手兒，所為叫自己知道厲害趕緊回去。心說那可不成

，自己雖然沒有多大能耐，可是在江湖上，無論如何，也混得有了這末一號兒，如今就是這樣回去，未免太窩心。再者見了葛王幾位，也沒法兒交待，還不用說這件事情，關係多少條人命，無論如何，也不能就這末一走，寧叫名在人不在，也不能叫他人名不香。不過這一耽擱，時候已然不早，今天事是不能辦了，不如在這裏再待一天，好在離著二十三還遠，差一天也沒什麼。心裏這末一想，無精打彩，又回到店房後牆，蹣身上去，仍由後窗戶回到屋裏，盤算盤算，明天這樣進手？不多一時，天就快亮了，往炕上一歪，就忍著了。方一朦朧之際，忽聽屋外一陣亂嚷，便把自己吵醒，才一坐起來，外頭已然有人推門而進，只見進來足有十幾個，全都是紅纓大帽，頭裏走的兩個，彷彿是兩個官兒，手裏捧著一個紅布包袱，進門一看郝雲蛟，便雙雙深深一安道：「兄弟張占福，這是我們夥計李守祿，郝大哥，您住在這裏，倒還安靜啊，這個店太小也憐，昨天正趕上我們哥兒兩個值班，沒有工夫，要是早知道您住在這裏，無論怎麼看，也不能叫您住在外頭，說什麼咱們不得多盤桓盤桓，您別見怪，我們哥兒兩個實在是忙，來，來，來，那個是您的行李，叫他們拿着，到我們那個小地方住兩天。」說完瞪眼看着郝雲蛟，郝雲蛟聽這二位說了個挺熟，挺熱鬧，可是說什麼也想不到，在什麼地方見過，忽然心裏一動，八成兒是人家把公事拿回，今天要給自己一點樣兒看看。不然那有那末巧，昨天不來，今天沒事倒來了？事到臨頭，可也就說不得了，先問一問

什麼事再說。便笑向兩個人道：「二位可恕我實在眼拙，我也不知二位現在高升到這裏，本應早去給二位請安，無奈不知您的住址，我這次到這裏來，原是有點小公事，現在公事已經辦完，我就要趕着回去交差，我本想睡醒了雇船，沒想到倒驚動了二位，二位的盛意，我全領了，改日我請兩天假來看望二位。」張占福道：「郝大哥，您這話說遠了，往後咱們還得多親近，您既是一定要回去，我們也不敢強留，不過我們有點小事求您，您可千萬別駁回。」郝雲蛟道：「什麼事？您說吧。」張占福道：「嚙！提起這件事太不是意思了，昨天您不是遞的文書，說是定海吃緊，求大人給添兵嗎。當時大人就告訴了師爺，師爺也是老悖晦了，耳朵也沒聽清，把公事就辦了，又趕上大人事情太忙，沒得過目，就發出來了，及至半夜，大人一問，拿底稿一看，全弄錯了，大人批的是卽就發兵，師爺給弄成不發兵了，大人當時一着急，趕緊又辦一套文書，叫我們哥兒兩個，趕緊到店裏來找大哥，把前者文書撤回，說着把手裏包袱打開從裏頭拿出一個封兒，另外還有一個紙包兒，往郝雲蛟手上一遞道：「郝大哥，這是文書，這個包兒是大帥送給大哥買雙靴子穿，請您收下，把前發文書交給兄弟，兄弟好回去交差。」郝雲蛟一聽，真是十二分難受，早知有這末一手兒，何必黑天半夜跑出一趟，現在人家公事來了，自己的文書沒了，這可怎麼說？」正在一猶疑之際，張占福道：「大哥，您幹麼發怔啊？這點面您可不能不賞給我們哥兒兩個，不給也得給，不換也得換。」

說着往前一邁步，就奔自己身後，郝雲蛟還以為他是要穩住了拿自己，趕緊往旁邊一閃，回頭再看，更是怪事一件。原來自己昨天晚上丟的那個包兒，依然好端端的攔在自己身後。張占福撿過打開，隨手一扯，就把那封文書揀在手裏，跟着又是一安道：「大哥，您是怎麼一個人物，我們哥們已然深知，沒別的，您多成全我們哥兒兩個，忘不了您的好處。」郝雲蛟這時候跟作夢一樣，簡直不明白是怎麼回事，沒法子只好是充着說吧：「二位兄弟，今天要不衝你們二位，無論如何，這件事也完不了，得了，既有你們二位在前頭，什麼話不說，您二位回去交差事，我也這就走了。」張占福李守祿又說了兩句客氣話，才告辭而去。郝雲蛟把那封文書又扯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呈悉，准如所請，尅日發兵，整飭無懈。」郝雲蛟看了，不由長長出了一口氣。心裏想着，這可都是邪事，怎麼會來個原令追回？滿盤子全改了？真是師爺們弄錯了，那他們也犯不上給我下氣認不是，這件事真怪！好在現在不管他怎麼樣，文書是有了，回去也可以交待了，還是趕緊走，別等回頭又不算了，那可是糟，趕緊會了店賬，到了海邊，把身上外衣裳脫下，又把那身濕的穿上，把東西全都放在油布口袋裏，往腰上一圍，嘩溜下水，直奔定海，到了岸上，才一露頭，嘩的一聲，就是一槍扎到，也就是郝雲蛟耳快眼快心快，一聽有槍扎到，准知道是巡哨的兵，沒看出是自己，趕緊往旁邊一閃，那槍就扎空了，郝雲蛟一抹臉上的水道：「哥兒們，別介，是我。」那個兵往回一撤

槍道：「你是誰？怎麼從水裏出來？」郝雲蛟道：「我是王總鎮營裏厨子，打算下去撈點蝦米，弄個菜，蝦米沒撈着，差點兒挨你一下子。」那個兵道：「你可真可以，昨天打了一個，槍炮連天，還能有蝦米，你還不快進去，卡子上可緊，別找沒意思。」郝雲蛟一聽，打了一個，難道已經來過了，這可太急，顧不得再說費話，一彎腰撒腿就跑，到了衙門口，也沒止住脚步，照直就往裏跑，值門的過來一攔，隨手一划，喀咚摔倒，一氣跑到大堂，正好葛鄭王三個全都不差，郝雲蛟把到了鎮海所見所聞一字不漏，說了一遍。葛天翔一擡眉道：「發兵的話靠得住嗎？」郝雲蛟道：「有回文。」把文書拿出一看，一點也不錯。鄭家燕道：「想不到這回會這末痛快。這也是國家百姓之福。」葛天翔道：「咱們先別歡喜，我聽方才郝大哥這話裏，玉大人先前本不發兵，忽然又答應發兵，恐怕裏頭有事，咱們還講咱們的，等兵到了那才算真。」鄭家燕忽然哎喲一聲向郝雲蛟道：「郝大哥您說您聽見的那個老頭子不是個癩子。」郝雲蛟道：「您怎麼知道？」鄭家燕道：「那就是了。原來還是他老人家去走了首尾。」葛天翔道：「誰？」鄭家燕道：「一定就是那位冉風客冉老前輩，明着沒有答應咱們，暗中却依然去了，郝大哥不認識冉老前輩，冉老前輩也許認識郝大哥，所以一半開着玩笑，一半就把事辦了。」葛天翔道：「這個也許，不過他老人家既是能去，何必當面不答應，却背後又去呢？」王天朋道：「這件事我有點不信，你看那老頭子昨天那個神氣，豈是肯來出這種

力的人呢？」郝雲蛟道：「你們幾位說的是不是冉癩子？」王天朋道：「不是他是誰？」郝雲蛟道：「那你們幾位不必爭對，我跟他從前很熟，並且兩個人有個小玩笑，多年不見，可不知道他在這裏。這樣一說，一定是他了。」正說着外頭差役拿進一封書信向葛天翔請安道：「這封信是一位姓冉的送來的，不等回信，走了。」葛天翔一擺手，差役道：「請看，上面寫的是：『葛總鎮大人助啓。』」下首是「冉拜」兩個字。葛天翔道：「他的信倒來了，」趕緊拆開封口扯出看時，只見一張大八行上頭寫的，

「昨承寵召，囑任奔走，一以事關機密，不宜張揚，復以榜櫟庸材，深恐隕滅，然以行，抵違知造駁斥，因留以覘變，路值老友金叉，並知亦以此。」公色病內在，概許所求，殊出意料，諾券已回，當邀洞鑿，此誠諸公造福感格，實可感。惟玉一公蜂目豺聲，實爲忍人，動不宜遲，遲則生變。聞海賊昨來頗受挫折，能繼之以武，臨之以威，當可凜服遠遁，懷協二心之徒，只應使其畏威而不必求其懷德也。風雲驟起，正將軍輩上馬殺賊報國之秋，幸各勉進，老民耄矣，愧不能追隨鞍轡，僅祝公等名垂千古，義薄雲霄，爲無量頌耳。專肅敬叩助安。民冉同謹拜上。」葛天翔看完，不由連連搖頭道：「跟郝大哥去的，不錯是他，不過他這封信寫的很奇怪。」鄭家燕道：「什麼事可怪？」葛天翔道：「看他寫信，並不是文理不通的人，怎麼末了兩句，什麼名垂千古，義薄雲霄，這句

話却大非吉兆，難道他是指什麼有爲而言嗎？」王天朋道：「您又來了，咱們吃槍杆子飯的講的是什麼？我沒念過什麼多少書，可是我懂得，學就文武藝，賣與帝王家，現在有人造反，正是咱們哥兒們賣力氣時候，怕死別幹這行，想主意找個什麼知府知縣的做做，又有威風，又能掙錢，又沒有橫禍，再好不過，可是現在咱們既不幹那個，只要有一口氣在，就不能讓賊把這塊地給弄了去。到了這個時候，看看風水，相相面，批個八字兒，那還打什麼？趁早兒回家抱孩子去吧。葛大人，您別生氣，我是粗人，我的話是亂說一陣。」葛天翔哈哈一笑道：「我所怕的就是你們衆位聽了信上的話，心裏不痛快，所以我才這樣說，既是這樣，我就放心了，鄭老弟，王老弟，咱們把這裏官面兒上的話一概丟去。」

這次無論有兵來沒兵來，咱們活着絕不出定海一步怎麼樣？」鄭王兩都，守，額外，外委，凡是本城的武官兒，一律到總鎮衙門大堂說話

來齊，正要說話，還沒得說，外頭一陣亂嚷，葛天翔急派人去問，原來商討破敵之計，全要帮忙跟着打仗殺毛子，守定海，盡忠報國，葛天翔道：「好！叫他們都進來，可不准亂吵。」差役出去一傳話，人竟進來多了，小伙子，年青漢，半大不小的小老頭兒，楞又又站滿了一院子，葛天翔站在廊子上，向大家笑着道：「今天難得大家會到這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小唐道：「方小唐絕不敢有一個字欺騙老大人。小的奉了老大人之命，到了外頭，正在尋思之際，忽然遇見，」說着拿手一指夏煌倭跟着又道：「在那裏抽烟的一個客人，夏二爺，夏二爺看見小的，便問小的聽說被總鎮大人拿進衙門，怎麼又來街上？小的便告訴他老大人如何開恩把小的放出，又如何叫小的去捉拿陳勤綬的話說了一遍。他當時良心激動，告訴小的，要拿陳勤綬，並非難事，就是一樣不好辦，現在海口哨防佈得極緊，不容易出去，只能够有隻小船他就可以有法子把姓陳的弄來。小的先本爲難，忽然想起老大人賞的那個條子，便向他說出海口有法子，只不知他有什麼法子可以把陳勤綬捉到？他說這件事還是真巧，他本來和陳勤綬，小有認識，在這天老大人捉拿小的的時節，他和陳勤綬先走出來的，陳勤綬忽然問他這定海後山他熟不熟？要是熟的話，可以趕緊畫一張圖交給陳勤綬，當時就能發財，在先前夏煌倭本不知道他問這有什麼事，一個窮人，發財心盛，當時就答應了他，及至昨天一打仗砲一響，他就明白了，一定是陳勤綬打算獻地圖取定海，老大人您別看夏煌倭是個有烟癮的人，他可有份愛國護土的腦子，圖畫得了他沒有送給姓陳的，在街上沒有事閒騷，正碰見小的，小的就告訴他老大人如何恩義，勸他給我出主意，他說只要能够出海，他就有了法子，小的一問他法子，他就跟小的說，陳勤綬一定還在船上，我們現在就到船上去找他，見着他之後，就說給送地圖去的，叫小的獻苦肉之計，把他騙到岸上，那時可就有了辦法

。小的想着大人待小的天高地厚之恩，滾湯下火也應當去一趟，便依着他的話到了海口，把老大人那張紙條交給放哨的官一看，便一點事沒有，放小的們過去，小的找了一隻小快船，一直往海裏飄去，老天爺也有眼，給了一場順風，一會兒便看見了賊船。夏燿使告訴我別忙，聽他的，小的便不言語，一會兒船上出來人，便把小的們接上船去，不大功夫，陳勤綬便來了。一見小的們便問怎會到的這裏？小的便捏造一套，如何定海人心不穩，獄裏看守把小的如何私自放出，如何畫了地圖，前來送信。陳勤綬也是該死，聽了小的們的話，一點都不疑心，便把賊頭找了出來，拿地圖給他看，賊頭也很高興，夏燿使跟着就問他預備什麼日子進兵？他們說不是二十四就是二十五。夏燿使跟他們說兵貴神速，不宜遲緩，要不早取，恐怕大兵全到，就不好辦了。陳勤綬他說天兵倒不怕，恐怕沒日子來了，只是現在攻取後山，雖說有了地圖，究竟沒有眼見，倘若稍有不對，難免受害。夏燿使問他爲什麼不進去看一看？他說怕是被巡哨的看見。夏燿使又告訴他離着竹山門不遠有一段小道，雖是陡壁，可能有法子上去，讓他跟着小的們一塊去探一趟。還告訴陳勤綬如果怕人看見，可以找一樣東西把他裝在裏頭，由夏燿使拿上去，一則國家福大，二則也是陳勤綬，沒有明白這裏情形，他竟答應，沒有找着別的東西，便用了一床大被，把他抬到這裏來了。老夫人慫可千萬要特別留神，您仔細問定他的口供，還要多加防備，因爲小的聽陳勤綬說原定二十四二十五，又改在今天夜

晚，便要大舉來取定海，就是兵船，又添了五十來隻哪！」葛天翔一擺手道：「知道了。」便向鄉王二位道：「如今事已緊急，幸而姓陳的拿到，我們趕緊就問，從他口裏打聽出來准信，我們就可以預備了。」王天朋道：「既是這樣，我們就趕緊問吧。」葛天翔道：「先別忙，咱們預備預備，無論如何，今天也不能便宜了他。」當下向站堂的差役道：「你們趕緊把『八樣錦』全都給我預備齊了聽用。」差役答應一聲，自去預備。葛天翔又向方小唐道：「按你所作所爲，本應斬殺不赦，念你天良尚在，捉獲陳某有功，饒了你的死罪，從今以後，要往正路上走，如果再犯在我手裏，可是定要你的狗命。」葛天翔說了一句方小唐答應一句。葛天翔說完，方小唐搖頭如搗蒜道：「老大人，方小唐一時無知，險遭滅門之禍，老大人筆下超生，不咎既往，方小唐雖粉身碎骨，難報萬一，現在強敵臨境，處處用人，方小唐雖說無才無能，却願追隨老大人鞍前馬後，效勞當份苦差，以贖前罪，不知老大人肯共收留不肯？」葛天翔雙手一拍道：「好！勇於自新，便是有骨頭的漢子，本鎮非常高興，許你在我營裏當差，動動筆墨，海寇平定我必重用你。」方小唐又磕了一個頭道：「謝謝大人栽培。」他才站起來，夏煌倭跪扒半步道道：「老大人，你老人家連小人也收下吧。」葛天翔一皺眉道：「夏煌倭，本鎮聽你唱的秧歌，已然知道你是一個有用的人才，却怎生混到這樣？」夏煌倭道：「老大人明察秋毫，小人生長優裕之家，享過安樂之福，書雖念得不多，却也能做個三篇文章，兩

篇策論，只是運乖時舛，家道既是中落，功名更是無分，旁人時常辱罵，反而激出小人的忘情之性，便沉緬烟酒，不想再行上進；自從強人侵擾，便想振作，爲國爲家，幹出一點事業，所以才向方小唐獻計捉住陳勤綬，只爲得見老大人，求個寸進，這便是一片誠情，絕無蒙蔽之處，只求老大人格外提拔才好。」葛天翔道：「好！果然人人如你存心，定海必可無患，現在也准你隨營當差，聽候遣派。」夏煌攸也磕了一個頭，站起來跟方小唐往旁邊一站。這時候堂上就亂了，二三十個差役，不住往來，你抬一樣我抬一樣，穿梭一般的布置半天。夏煌攸不明白，万小唐明白，一看又有自己那天穿的鐵鞋在內，不由順着腦袋往下流汗，准知道是要收拾陳勤綬。果然，差役把東西預備齊了，請安報齊，葛天翔衝鋪蓋捲一弩嘴，差役就過去了，把繩兒一解，從裏頭抖了出來。陳勤綬從網上到現在，足有四個時辰，一點天日見不着，一點人聲聽不見，又不知道到了什麼地方，也不敢喊，如今綱繩兒一解，以爲到了地頭，一邊翻身一邊道：「你們二位可真可以，我都快悶死……」說到半句，一看不是山窪子，是大堂上，就知道事情壞了，底下也就不言語了，葛天翔一拍驚堂木道：「陳勤綬，你怎敢勾通海盜偷取定海，爲什麼這樣無羞恥氣，不怕王法，你今天說了真話，我看在敵情緊急，饒恕於你，你要執迷不悟，不但皮肉痛苦，你這一輩子也不用再打算活動了，你是明白人，你可不要自誤，快快說實話！」堂上差役也跟着一陣喊：「說！說！」陳勤綬這時候他雖然

知道是方小唐把他賣了，他心裏可有准主意，地圖現在已竟落到自己人手裏，至遲今天夜晚，他們必來，我只要能挺過這一時，底下你們就屬我了，我要把實話一說，就是自己人來了，也免不了勝仗，那時候可就苦了，心裏這末一想，跪爬半步喊聲：「大老爺，我怎麼到這裏來的我都不知道，大老爺讓我說什麼？」葛天翔一聽，他不肯說，便把手裏驚堂木又一拍道：「好！你竟敢咬牙不認，來呀！先拿一嚼嚼香」給他受用受用！」兩邊一聲答應，陳勤綬偷着回頭一看，不由魂魄全飛，就知今天難逃公道。只見四個精壯差役，全都是膀大腰圓，頭裏兩個空着手，後頭兩個，一個捧着木頭匣子，一個拿着一細香，都不知道幹什麼的，到了堂前，衝上邊一請安，說一句：「請大人驗刑！」兩個不拿東西的，往前一搶步，就把陳勤綬胸脯兒揪住，一個揪住腦毛兒，往上一掌臉，陳勤綬就一動也不能動了，那一個過去把陳勤綬的衣裳一解，露出兩脇的肉來，草廳一踩陳勤綬腿肚子，那隻腿在腰眼上一頂，陳勤綬的胸脯跟兩脇，就全露出來了，拿匣子的把匣子蓋兒打開，從裏頭掏出來火種，迎風一打，火種着了，拿香的往上一湊，一細香霎時着起，火苗兒燒到有二尺多高，一抖露火簇息了，冒着突突的青烟，把香分開了，到了拿匣子的跟前，把香匣子往裏一蘸，又拿了出來，把陳勤綬往堂上一舉，跟着一蹲身，拿那着了的那一頭兒往陳勤綬脇條上就是一蹭，哧的一聲，陳勤綬渾身全是一迸，彷彿像被什麼東西螫了一口一樣。最妙是在一嚼就躲開，疼的那塊

還沒好，第二下子又嚼上了，渾身又是一迸，跟著第二下，第三下，……不到十下兒，陳勤綬汗就下來了，被嚼過的地方，裏頭好像有成千論萬的螞蟻往外攢拱一樣，不但是疼，而且奇癢，咬牙閉眼，就是不出氣兒。葛天翔堂上一聲喊道：「綬刑！」拿香的把香火就撤下來了，那兩個搬着的也把手放下來了，嘎咚一聲，陳勤綬摔倒，這時候癢癢得更厲害了，癢得滿堂上打滾，滾來滾去，一聲慘叫當時死去，拿匣子二位，趕緊把匣子打開，從匣裏抓出也不知是什麼，往傷口上一洒，跟着那兩個，一個凉水，一個草紙，當時就噴噴薰薰，阿嚏一聲，陳勤綬又復醒轉，身上彷彿也不疼，也不癢了。葛天翔一聲喊道：「陳勤綬，你是說實話不說，本鎮堂上，一共有八種軟刑，十三種硬刑，實爲給一班不知保愛父母遺體的人們預備的，你才僅僅受了一樣，已然氣閉身死，還不快快說出實話，免得再受第二種，」陳勤綬這時心就橫了，還沒有招出實情，已然受下這樣大罪，如果說出實話，還焉能有自己命在，心一橫，牙一咬，不住磕頭道：「老大人公侯萬代，祿位高升，我沒有什麼事，叫我怎樣招法，」葛天翔冷笑一聲道：「天生來該死在刀口的賍子，好話不聽，來呀，換」滴滴金伺候。」兩旁邊一聲答應，又走過兩個來，臍胸拔脯，袖面兒高挽，灣腰一伸手，就把陳勤綬從地上抓起，一個撮腿，往胳膊窩一夾，那一個雙手拋鏢，把陳勤綬頂毛兒拿住，手往後一帶，陳勤綬臉就翻出來了。又過來兩個人一個手裏拿着一個小酒漏子，一個端着一個小火爐子，火爐

子上坐着一把小壺，裏頭裝的是什麼也不知道。雙子在上一舉，喊聲：「大人驗刑！」小酒漏子就插在陳勁綬鼻子窟窿上了，打開了蓋兒，少微吸了兩口，把小壺就往酒漏子裏倒，這個時候，陳勁綬也准知道不好，可是身子臨空，頭毛在人家手裏，無論如何，不能動轉挪移，這人手一起，酒漏子花的一聲響，順着酒漏，就流下來了，大甕小壺裏攪的是熟醋，這往鼻子裏一流，又酸又衝，最難過是他往腦子裏流，混身全是一酸。連尿帶尿，都下來了。那兩個人一撒手，噉咚一聲，陳勁綬一落地下，這回比上次強，除去腰子裏和周身發酸之外，還不至於十分難過，剛在一想，猛覺小肚子底下火熾一般熱了起來，心裏便跟着如同萬馬奔騰一般，說不出酸，疼，苦，癢。又聽葛天翔一聲喝道：「陳勁綬你還不說出實話，真乃大胆，來呀，看『換換蘇』伺候，」堂下答應一聲，才往上走，陳勁綬兩手偷搖，滿臉是淚道：「老大人不必用刑，我說實話了！」葛天翔哈哈一笑道：「陳勁綬，你要早早招了，何苦多受這一層痛苦，我告訴你，我這八樣秋刑，不用說像你這個樣兒挺不過，就是銅煉金鋼，鐵鑄羅漢，我也要把他化成銅汁鐵水，你趁早兒實說了是你的便宜。」陳勁綬道：「老大人您就開恩吧，小人願實話實說。小人原無正業，只是倚仗認識些個海寇，便和他們兜搭着運些違禁的東西到內地來賣，起初也不過是爲謀衣食飽暖，後來他們問到小的內地情形熟不熟，小人因久住浙江，便告訴他這兩塊地方都熟。海寇把實話向小的一說，他們意思，想進浙江，

叫小的做個引路之人，事成許小的厚賞，小的利令智昏，就答應了他們，他們還定八月二十三，攻取定海，又因小的在烟館之中探聽消息不好，便趕回到船上，告訴他們這裏已有防備，叫他們不要等到二十三，恐怕事遲生變，所以才在前天一仗，本想出其不備，可以把定海取下，不想老夫人防守甚密，不但沒有得功，而且受挫。他們回去，對小的的大不信任，叫小的立功贖罪，恰好有認識朋友夏煌倬，畫好定海地圖，前去朦騙小的，小的一時糊塗，便上了夏煌倬的套兒，直來到大人堂上，這都是句句實言，絕無半點不實不盡，老夫人您就開恩吧。」葛天翔道：「嗚！原來是這樣，那末你今天此來是幹什麼來的？」陳勤綬道：「這就是小的罪該萬死，因為雖然得着地圖，却還不放心，便想單人獨馬，到這裏來探一聽險，不想却碰到大人這裏。」葛天翔道：「那末你知道他們今天大概什麼時候來？」陳勤綬道：「他們約定今天晚上來。」葛天翔道：「他們從什麼地方上岸？攻取什麼地方？」陳勤綬道：「他們打算分兩路上岸，一方攻取後山，一方打竹山門，打竹山門是假的，取後山是真的。」葛天翔道：「你這話可是實話嗎？」陳勤綬道：「小的要就不說，要說就無半點遮掩，句句實話，就求老夫人特別開恩吧。」葛天翔一笑道：「陳勤綬，我本當把你放了，無奈你所作所爲，實在不能容你再活，對不過我要拿你振振軍威，來呀！」旁邊答應的人聲一片，陳勤綬就知道自己完了，臉也白了，渾身也抖了，舌頭也短了，聲音也變了，一低頭魂就出了竅了。

八個差役單腿打阡兒：「請大人示下。」葛天翔拿起筆來，寫了一張紙條是：「私通海寇禍
 決定海罪犯陳勤綬一名，」又標了兩個朱字是：「示衆！」寫完把筆一擡，向差役道：「你
 把他網好，推出遊街示衆之後，再來見我。」差役們答應一聲，過去一抄陳勤綬的二臂，
 推擁擁出了衙門，才到大街，這人就圍滿了，再打算往前走，一步兒也挪不開了，差役
 們雖是轟，那裏轟得散，正在着急，猛聽人羣裏頭喊：「像這個禽獸，留着他幹什麼？乾脆，
 咱們把他除掉了吧。」接着就聽有人喊：「打！打！打！」差役們乾着急，進退不得，人就擠上
 來了，這個照着胸口一拳，那個照着小肚子就是一腳，吧的一個嘴巴，嘍的一個窩裏放砲，
 再聽陳勤綬啊啞一聲，留神一看，鼻子掉下半個，血也下來了，接着又是兩聲啊啞，兩邊耳
 朵也沒了，頭髮也揪下來了，眉毛也扯下來了，眼珠子也挖出來了，唵，唵一陣響，衣裳全
 撕了，有咬肩膀兒的有咬腿肚子的，前胸，後背，左右兩脇，霎時便成了漏杓一樣。旁邊看
 熱鬧的嘴裏還直喊：「打！打！打！宰了他！碎了他！打死這個姓陳的活禽獸，活畜類，打！
 打！打！碎！碎！碎！」接着從圈子外頭就扔進來了，小石頭，小磚塊，吡吡，叭叭，跟一
 陣雹子一樣，直往陳勤綬頭上身上沒臉沒屁股的砸去。看差事的也看不住了，往旁邊一閃，
 這些人可全都挨得更近了，這個一拳，那個一脚，張三咬一口臉，李四咬一口脖子，功夫不

大，陳勤綬就成了一個血人了。先還大聲喊叫，後來聲兒越來越微，爽得連一點聲兒都喊不出來了，這時候早就有人報知葛總鎮。葛天翔同鄉家燕王天明便帶了小隊子起了前來，遠遠一看人山人海，水洩不通，小隊子拿鞭子轟趕閑人，閑人一散，讓開一條道路，葛鄭王三個來到近前一，陳勤綬已然都成了人架子了，心裏也不覺有點慘然，外面可不能露出一點形像，一回頭向那幾個看差事的道：「你們都是幹什麼的？怎麼半路有人劫殺要犯，你們全不攔擋，難道你們不知道這姓陳的是國家要犯嗎？現在弄成這個樣兒，上頭問下來，怎麼辦法？」看差的一聽，趕緊全都跪倒磕頭：「大人您明察，下役們押了姓陳的出來，才走到此地，霎時大家就圍上了，下役們一方攔擋。一方去飛報大人，無奈來人太多，下役人太少，實在顧不過來，以致鬧出這樣事來，下役們明知無所逃罪，還望大人明察。」葛天翔一聽准知是實話，正要再申飭幾句，便作收科，忽然人羣裏一片聲起：「葛大人，你老人家不必責備，實在是我們大家所作所爲，大人能够擔當，小人們感恩感德，大人不能擔當，小人們罪！」跟着又聽一陣嘖嘖聲音，跪下了一片。葛天翔一看民心如此，心裏大喜，便點頭向鄭王二位道：「事已如此，咱們擔待了吧。」鄭王會意點頭，葛天翔向大家道：「按說你們劫殺要犯，身犯大罪，不過你們有一片護土愛國之心，豈肯叫你們多受牽連，本鎮現辦法，上頭也可不至怪罪，衆位也就可以無累，陳勤綬通敵海寇，罪本該殺，本鎮如今

就把他即時正法，詳報上去，把衆位這一節隱住不提，大約也還可以遮掩得過去。如今強敵壓境，全仗大家一心一力，衆位的忠誠，雖是有餘，而鎮靜不足，以後無論什麼事，總還是先向本鎮商議一下再做，免得弄出紕繆，不好彌縫，現在無論軍民人等，都應合衷共濟，一口氣在不在，便應報國愛家。希望衆位不要存了官民的界限，有話可說，有事可做，同心同意，打退夷兵，那才是好男兒大丈夫哪！」葛天翔語沒說完，兩邊已然全都大聲狂喊：「夫人說得是，小人們願意聽從指揮，誓死殺賊！」葛總鎮點點頭，告訴衆人往後退散，跟着派人寫招子，找劊子手，貼告示。一會兒功夫全齊，三位總鎮做了監斬官兒，鑼鼓一響，劊子手過來向總鎮請安，到了陳勤綬跟前，單手一揪頭毛，往後一扯，嗖的一刀砍下，嘩的一聲，人頭離開脖腔，尸首栽倒，其實陳勤綬早就死了多時，惡魂劣魄，又挨了末後一刀，才往地獄投到不提。葛天翔吩咐把陳勤綬人頭號令在竹山門。百姓散去，葛鄭王三位總鎮也回到衙門。葛天翔趕緊派人把合着定海的大小文武官兒全都傳齊，先把陳勤綬如何通敵詳細的說了一遍，又告訴他們現在如何吃緊，今天晚上二次又有來的信兒，現在應當怎麼樣預備？請大家商量。這些官兒有的就能擺官譜搭官架子，有的就能溜溝子抱粗腿，有的就能尅軍糧吃空額，真要提行兵打仗，簡直是杆麪杖吹火一竅兒不通。葛天翔連說兩遍，一個搭碴兒的都沒有。葛天翔冷笑一聲道：「衆位都吃着皇上錢糧，怎麼有了這末大事連氣兒都不出是什麼緣故

……」一句話沒說完，旁邊有人搭語：「大人不用燥急，小的有一妙計，不費一兵一卒，能够殺得夷兵片甲不回。」大家一聽一看，不由一怔一笑。有分教：楓葉渡頭飛濺腥烟肉雨，竹山門上擁顯烈魄忠魂。長得既是不够樣兒，穿章打扮更不體面，身個兒不高，三尺多，不到四尺，腦袋大小，比拳頭大不了多少，臉龐兒窄，鼻子小，眼睛不大，尖下巴，撮下頰兒，薄片嘴兒，似有如無兩片小鬍子，這屋裏人不是花翎馬褂，就是，開氣兒袍子，天青褂子，惟有這一位，不但沒有袍子褂子連一件應時當令的大褂兒全都沒有，八月天，穿著一件米黃芝蔴紗大褂，雖不能說缺襟短袖，補綻很是不少，肩膀兒上，還有兩塊不是本色兒，白中衣，都成了灰色的，腳底下倒俐落，穿著兩隻青布綠皮梁刀螂肚兒靴子，說話時候，彷彿痰多，又像鬧噪子剛好，簡直不是味兒。人不可以貌像，海水不可以斗量，人家說出話來可特別有勁，所以大家一聽一怔，一看一笑。嘴裏不說，心裏可不能不念叨，葛總鎮也不是從什麼地方會選出這末一號人來。葛天翔比這班人，可高得多，準知道這個主兒，別瞧長像兒不濟，肚子裏可真不壞，便趕緊一笑道：「煌倭兒，您有什麼高見，可以說出來咱們大家商量商量，」夏煌倭道：「按說諸位大人，都是懷抱經綸，胸富韜謀，誰都比小的勝強萬倍，小的原不該饒舌多嘴，不過有一節，大人有話在先，不論軍民人等，都要合衷共濟，小的雖然沒有才學，却也是百姓之一，食其食者無忘其本，說出來是盡小的的責任，辦不辦是衆位大人的權衡，小

的對於海寇，雖不深知，却是對於他們的習性人情，略略聽人說過一二，他們多半狡詐，而且利心最重，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他們今天晚上，必來攻取後山，我們更應在山後做一準備。請問大人，不知定海全地，現在能够搜出多少錢來？能够越多越好。」葛天翔道：「要錢幹什麼使？難道我們還花錢把他們送走不成，那可辦不到。」夏煌攸道：「不，不，要是拿錢送走他們我們還打仗幹什麼？這錢另有用途。」葛天翔道：「你先說出用途來，再徵集不晚，」夏煌攸道：「海寇好利多詐，我們便利用他這一點，準能讓他片甲不回，現在把錢徵齊全，都裝在箱子裏，送到後山，隨山亂放，做出我們準備逃走的樣兒，他們來到這裏，我們假作不知，把竹山門前頭，多插旗子，多裝空砲，叫他看出我們注重前山，後山無備，他們必定是在前山搖旗吶喊，却派兵來取後山，我們依然裝做不知道的樣子，暗中我們把人預備齊了，等到他們上山之後，一看沒人全是箱子，打開一個裏頭是錢，打開一個裏頭是錢，他們自然貪圖搶錢，可就忘了咱們伏兵在後，兩旁圍攻，不能全死，也得損失一半，他們受了重創，暫時必不敢再來，那時候我們打了勝仗，不發兵的也發兵了，不運糧的也運糧了，人民可救，定海可保，這不過是小的打的如意算盤，還求衆位大人參酌。」說着話這可暗中衝葛天翔一擠眼，葛天翔知道裏頭還有事，必是秘密，當人也不必再問，便向衆人道：「諸位聽這個主意怎麼樣？」這撥人裏頭，除去鄭家燕王天朋兩個之外，全都是一樣心，姓夏的是姓葛的

約來的，說怎麼辦就怎麼辦，辦好了大家也不想分功，辦壞了也不受牽連，便一口同音道：「這個法子不錯，大人參酌一下就可以趕緊辦，因為現在時候已然不早了。」葛天翔當時一面派人往四下裏去收錢，一報齊，收了有幾十萬銀子，還有零錢首飾，很是不少，葛天翔叫人把箱子也搭上來，當堂裝箱子，貼封條，夏煌倏道：「大人您先慢着，當堂裝箱，那可不成，這件差事，小的向大人討了，大人可以派小的裝箱，並且不能在這堂上，必須找一個僻靜地方，由小的一個人完全包辦，那才可以辦成，」大家一聽，原來夏煌倏敢情還要在這裏頭吃一票，不由全都瞪眼看着葛天翔，葛天翔知道這裏頭有事，心想用人勿疑，倒着他是怎一個主意，便點點頭道：「也好，就依你，來呀，把箱子帶銀子都抬到我屋裏去。」大家一聽，可就有人起了疑心，八成兒葛天翔插好了圈故意來這末一着，說跑，其實真跑，那可不行，他一個人一走，別人就不用活了，這個時候，也不用言語，晚上跟着他，當下把箱子帶銀子都搭走了，王天朋一拉鄭家燕道：「二哥您看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大哥有什麼意思嗎？」鄭家燕一拉王天朋的衣襟道：「小點聲兒，你怎麼了，咱們跟姓葛交好，又不是吃軍營才認識的，兄弟聚首幾十年，難道你還沒有看出他的爲人？姓夏的有詐沒詐他知道，我也敢保，絕不會有錯兒，你放心，準可以看得見。」王天朋道：「我也不是不放心，我總覺得大哥這個人辦事太囉唆，像這種事，大刀闊斧，出去跟他們幹一陣，打贏了就打贏了，打敗

了有個死等着，非這些鬼鬼祟祟實在沒勁兒，今天晚上夷兵不來則已，如果來了，我不管別人，我是非痛痛快快殺他幾百個，簡直心裏不能痛快。」鄭家燕道：「你先用忙，聽我的。」說話的功夫，箱子銀子，已然全搭進去了，葛天翔也跟着夏焯倏走了進去，差役們退了出來，夏焯倏向葛天翔一笑道：「大人你瞧這些銀子可愛不可愛？」葛天翔一聽，怎麼着這個小子要變心，那我得試試他，他真要起了憐心，當時就先把他弄死，省得留着害羣之馬，心裏想着，一邊把手摸住了刀把兒，一邊笑着道：「可愛也沒有法子，大家衆目所覩，難道還好把他吃起來不成？」夏焯倏又一笑道：「就怕大人不敢吃，要敢吃我就有法子。」葛天翔暗道：「果然來了。」再問他一問：「只要真能把他弄到，我就有胆子。」嘴裏說着，手裏刀把就使上勁了。夏焯倏忽然嘿嘿一聲冷笑道：「怎麼？你真打算發這筆財嗎？姓夏的算是瞎了眼睛了，來，來，來，悠身上帶着有刀，先把我殺死了，然後你再發財。」葛天翔萬沒想到夏焯倏是試驗自己，這樣一來不是意思可就怔了。趕緊把雙手一拱道：「我誤會了！我以為老兄你是真的，我為探老兄的意思，所以才故意說了那末兩句，不想老兄原是試驗我的，我姓葛的一輩子讀書不多，只記得兩句：「文不愛財，武不怕死。」我要打算發財，早也就不奔此一途了。老兄弟你有什麼還可以往下說，我看你把箱子運到後面，也許還有深意？」夏焯倏雙手一拍哈哈大笑道：「果然是條漢子，我要不是看出這個樣兒，我也不來了。」

我告訴你吧。方才在外頭，只說了一半兒，因爲人太多，難免裏頭人不齊，走露風聲，大事全完，所以我只說了半句兒。現在再告訴你那一半兒，運箱子誑鬼子那是一點不錯的主意，不過把他們瞞上來，還要我們自己再動手，那豈不太寬了，憑銀子不過是爲大家知道，實在這裏頭可不裝銀子，現在你趕緊告訴外頭，叫他們把火藥運進來，說是要檢驗，然後我們再找親近的人，把火藥趕緊裝了進去，運到山後，四散亂放，在儘前面也裝上一兩個裝銀子的，海寇一來，用槍一挑，一看裏頭是銀子，再見了箱子，他可就不放鬆了，裝銀子的蓋別釘緊，裝火藥的可用鐵皮子把他包嚴，他用槍挑不開，必用東西砸，火藥一碰，必定爆炸，一個箱子炸，不怕他十個不炸，他們上來的是越多越好，準保全都骨肉橫飛，連個整尸首都回不去，我們再在前面海灣子上裝好大砲，從後頭一轟，雖不能使他全軍覆沒，也得炸死他一大半兒，你看這個主意如何？」葛天翔便把雙手一拍道：「夏大哥我真佩服你了！」一句話沒說完，窗戶外頭有人哈哈一笑道：「果然好計，我們還當着你們真在這裏分肥呢！」一前一後，已然搶步而入。正是：「莫道暗室無人見，屬垣有耳自在聞，」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人心半無鑿百萬金
天意總難回三千鐵甲累世香風

葛天翔急忙看時，正是鄭家燕和王天朋。便趕緊道：「我正要去找你們二位，你們倒來了，這位夏大哥出的主意，實在不錯，你們二位以為如何？」鄭家燕道：「我們雖然沒有全聽見，也聽見了一半，這個法子實在不錯，事不宜遲，越快越好。」葛天翔當時叫了人來，告訴他們搬送火藥查驗，差役出去，一會工夫，火藥運齊，葛天翔親自選了二十名近身差役，告訴他們這事原尾，便開始裝起箱來，人多手快，不大時間，箱子裝齊，跟着打包皮，貼封條，全都預備好了，把箱子挪到院裏，然後派人出去傳話，往山上搬運，鄭家燕王天朋沿途照管，把箱子搬完，天還沒有黑，這時候那些大小官兒，早已坐立不安起來，心裏知道今天晚上，必有人來偷取後山，可怪的是總鎮大人，也不派兵，也不遣將，行若無事的在大廳上一坐，彷彿沒有這回事一樣，狡猾一點的，心裏想着必是這幾位有頭有臉的把銀子已然分完了，只要外頭一聲砲響，他們准是當時就跑，錢也弄够了，回家一忍，這裏合着他們不管了。你跑我們也跑，弄錢沒弄着，把命再饒上，更是犯不着。老實一點的，心裏想着，一定是人家總鎮大人早有準備，故示安閒，既不便問，也不敢問。又耗了有一個時辰，天可就大黑了，葛天翔吩咐把王開甲馮進先傳來，叫他們接戶傳話，今天無論誰家，不許見半點

燈火，也不許亂動騷擾，如果不聽，查出重辦，王馮兩個領命下去傳話。葛天翔這才笑着向王天朋道：「王老弟，你可帶二百名火槍手，埋伏在東邊嶺上，海寇上岸，可不許擅放一槍一砲，非得等到信砲起來，海寇不能後退時候，然後再發砲轟他後路。」王天朋答應一聲。葛天翔又向鄭家燕道：「鄭老弟你帶三百人埋伏在西頭，不到海寇潰敗，不准開砲。」鄭家燕答應隨同王天朋兩個去了。葛天翔才向那些官兒道：「別聽陳勤綬說是今天從後山來是實話，其實就許從正門來，咱們還是以保守正門爲是。衆位隨我紮在竹山門看個動靜，衆位覺得怎麼樣？」大家一聽，這明擺是爲把我們調在前門，你往後山好跑，要跑大家跑，要死大家死，拿朋友墊背，那可不能上你的套兒。想着便一口同音道：「既是總鎮大人看出竹山門比後山還險，我們就都陪着大人看守竹山門。」葛天翔一聽大喜，吃完了飯把隊子調齊了，全都够奔了竹山門，真是漆模烏黑，什麼也不見，來到竹山門上，把旗完全都插好，然後把砲也安准了，葛天翔手裏拿着雙槊，往山坡上一坐，向大家道：「衆位你們看，前邊連一個燈亮兒都沒有，八成兒今天他們不來了，咱們多坐一會兒，他們果然沒有動靜，咱們也回去睡覺了，」正說着，忽然山下一條黑影兒，直像一個箭頭一般，直往山上跑來，葛天翔趕緊站起，橫槊往對面看，那條黑影就到了，葛天翔忙問：「什麼人？」黑影兒悄聲道：「夏煌俊。」葛天翔不由吓了一跳，夏煌俊那個樣兒，怎麼會有一身武藝，恐怕有詐，便接着

陣砲聲兒，慢慢的便沉靜下去。松子向二那子道：「聽這個意思，咱們這頭兒可贏了，砲的聲兒全是往外，賊船號筒可越來越遠，咱們別耽誤着，走，快到後山也看一看去。」二那子道：「有理走！」爬起來一陣狂逃，後頭這些人也跟着全跑下來了。剛剛到了後山楓渡口，就聽山上一棒鑼響，霎時燈燭齊明，三五百壯兵，擁着三位天神相似的將軍，個個渾身濺血，滿臉笑容，從山上直衝下來。大家一看，正是三位總鎮，就知道海寇已然打退。當差事來晚了。趕緊全都站住，摘了大帽，意思要表白幾句，三位總鎮只把手輕輕一擺道：「暫時休息，天明到衙聽點。」大家只好散隊休息。葛天翔一進衙門，只見夏煌倏正在大廳上踱，趕緊搶一步問道：「夏大哥我真佩服你了！」夏煌倏笑道：「怎麼樣？可是得着小勝吧？」葛天翔道：「豈止小勝，他們雖沒有全軍覆沒，總也死了有一半，這一來總可以讓他知難而退了。」夏煌倏搖頭道：「恐怕未必有那末容易，我現在正在盤算這件事，鎮海兵能來不能來，最要緊，旁事都在其次，糧草最是前題，他們打了敗仗，雖是退去絕不肯遠走，一定是散兵四外包圍，外邊的援兵進不來，裏頭的人出不去，日子一長，糧草不濟，兵無鬥志，那可就糟了。」葛天翔道：「咱們趁着打了勝仗追出去再打一下子如何？」夏煌倏道：「那可萬萬不可，別瞧他們打了敗仗，他們是吃了地理的虧，如果他要深明地理，不必攻進，只要在外頭吊好大砲，往裏頭一打，我們就得束手待斃，如今只因爲他們不明地理，測不準尺寸，所以才得倖免

，如果我們要一追出去，那正好給他們送上門去，我們既沒有那些火器，只憑血肉之軀，本不能勝，船隻也難與爲敵，要知道我們現在只能打勝不打敗，一個敗仗一打，當時人心渙散，定海必丟，還是想別的法子才好。」葛天翔道：「要不然，再請郝金父到鎮海去探個信兒，兵究竟發是不發？發兵的話，我們就等幾天，兵要是還沒信兒，我們敗勝不計，出去拚一下子再說。您看如何？」夏煌道：「這個法子倒是不錯，只怕姓郝的已然不在這裏了吧？」王天朋道：「絕無此事，他要走不能不給我信兒，這就派人去請他。」說着叫過差役，到自己營裏去請郝雲蛟，差役答應才往外走，外面迎頭走進一差役，手裏拿了一封信，往出去那個差役手裏一送道：「勞駕，您給交呈王大人吧，這是王大人營裏那位郝爺送來的。」那個差役一聽是郝雲蛟的信，當然就不便再去請了，接過信來，往王天朋面前一遞道：「郝爺正有信來。」王天朋一聽，就是一怔，急忙拆開一看，不由哎喲一聲道：「他果然走了！」葛天翔趕緊接過信來一看，先是搖頭，後是點頭，把信看完，不及交給王天朋，便搶一步向夏煌攏面前雙膝一灣跪了下去道：「有眼不識英雄，實在罪駭萬死，無論如何，請老英雄看在一方百姓性命分上，您要多多慈悲，夏六爺，我這裏替他們一方百姓給您跪下了！」這一來可把王天朋跟鄉家燕吓壞了，不知道爲什麼葛天翔會說出這種話來，正在一怔之際，却聽夏煌佞哈哈一笑道：「這一定又是那郝八兒多嘴吧。」葛天翔道：「幸虧郝爺顧念民命爲

重，才把您說出來，不然的話，豈不是讓您受大了委屈了。」說着向鄭王二位道：「二位你們怎麼也不認得，方才郝爺信上已然寫清楚了。你們二位再看看，」鄭王兩個接過再看，只見上面寫的是：「錫雲吾兄麾下，弟托跡隱遁，半爲江湖間多難惱事，不意禍患踵至，欲隱不能，然半死之人，豈能更作馮婦，再跋已晤，諷使速退，諸公名載帝錄，不容規避，宜自重，泰山鴻毛，古有定喻，吾兄豪俠，當能深味此言，葛公麾下奇士夏公，亦此中佼佼，二十年前，縱橫江湖中有夏六，自署病花郎者，卽是其人，吾兄常亦聞之，藝學門徑，均在我輩上，希語葛公，特加敬禮，彼重然諾，輕生死，雖不能挽既定之天，約可以多快人意也。前途坦蕩，諸維重攝，弟不能光輝日月，只有一遞，愧對知遇多多，臨別不無依依，謹留奉閱，敬頌助安，弟郝龍手上。」鄭王兩個這時候也明白了，趕緊把信往桌上一放道：「原來您就是六俠客，實在是不知，多多得罪，您可不要見怪！」說着全都恭恭敬敬一揖到地。夏煌俊笑道：「這是那裏說起，都怪郝八兒多嘴。」鄭家燕道：「現在郝爺已經走了，可留下這封信，請您特別幫忙，沒別的說的，您救人救到底吧，大小您還是得出點兒主意。」夏煌俊道：「現在咱們不是說空話的時候，第一先得派人去打聽鎮海發兵不發兵，郝八走了，派誰去？」葛天翔道：「現在咱們這裏沒人，要不然……」說着一看夏煌俊，夏煌俊道：「我去一過其實倒沒有什麼，所怕的是我到了那裏，也沒有一點辦法。」葛天翔道：「您肯幫忙，

請您就再去一趟，發兵不發兵，全在姓王的了，他當着提督，吃着國家的錢糧，他不想替國效忠，誰能把他有什麼法子，等您回來，發兵更好，他果然不發兵了，只要有我一口氣在，我要和賊兵決一死戰，因為我明白這個，他們絕不退讓，皇上家的罪名是一層，他們的騷擾是一層，與其那樣兒讓老百姓受罪，還不如現在就硬幹下去，夏六爺您就辛苦一趟吧，」夏煌倏不住點頭。當下預備酒飯，吃着喝着，就叫人把文書備好。酒飯已畢，夏煌倏拿了文書，說了一句再見，便自往外走去。出了衙門一看，這時候已然大亮，街上真是骨肉橫飛，有的是一隻胳膊，有的是一條腿，最可慘胳膊上全都帶着多少付金鐲子，血肉模糊，隔不了十步，就是一個，隔不了五步，就是一個，匣子槍大槍遍地都是，准知道昨天這一夜死人死多了，心裏也覺得有點慘然，街上的買賣也闕了人也顯少了，透出一片淒涼神氣。一場腰就奔了海岸，看那海水翻波滾滾，把自己這身衣裳往起一撩，把文書包兒往腦袋上一頂，雙腿一順哧的一聲就下了水了。這種功夫，可得有多年的練習，名叫「踩水法。」兩隻脚在水裏不住倒，始終不能叫水過了肚臍眼兒，一登一登，要比在旱地上走還快，這可是自幼兒的功夫，半路出家絕練不了。夏煌倏正踩着水往前走。猛覺脚下彷彿碰了一個什麼東西，不由吓了一跳，因為海裏什麼東西都有，難免遇見大魚，趕緊一提氣，打算浮起來，就在剛一提氣，底下那個東西，彷彿一張嘴，把脚後跟咬住往下一拽，夏煌倏喊聲：「不好！」急忙往上一

鑽，一甩腿，沒有想到底下這個東西，還是真厲害，一咬一拽，橫着一順，借着夏煌倭甩的勁兒，輕輕一領，夏煌倭這個樂子可大了，身不由己，頭重腳發飄，刷的一聲，人便橫着倒了過去。夏煌倭心裏可發慌了，不是旁的，腦袋頂着公文，又沒個油紙包兒，這一倒下去，准得全濕，即使自己能够掙脫開了，公文也全完了，心裏一急，雙手一分，身子往上一翻，腿往上一擰，心裏想着，無論如何總可以掙脫開了，萬沒想到，海裏那個東西，也跟着自己，一左一右，來回亂翻，身子往東，他也往東，身子往西，他也往西，便和膠膠着一般，再也掙脫不開，水裏比不得旱路，雖然兩回掙扎，功夫不大，已然渾身發軟，再要延長下去，說不定就許弄兩口水，事到如今，准知道公文是已然完了，即使掙脫出去，也不能再用，定海事情緊急，已成火燒眉毛之勢，決不能够再翻回去，二次辦文書，自己在葛天翔面前，雖沒有誇下海口，但是葛天翔，已然把千斤重擔，交給自己，如果回去，就算葛天翔不說什麼，自己沒臉再見定海那一撥人，事情已到這步田地，反正也不能再完整，心裏可就驚着拚命的打算，身子本來是橫着倒着，左掙右掙，依然還是橫着，這次一着急猛的往回一抽，一拳腿兒，借着水勁兒，往外一登，水嘩的一響，上半身就立起來了，當時身上平添出足有一二百斤力量，借着這個勁兒雙腿一擡，彷彿就像登在一個什麼東西上，腿上一得力，身子往起一飄，上半身就全出了水了。夏煌倭一摩臉上頭上的水，長長的出了一口氣，甩了一甩腳，底下

任什麼也沒有了，心裏這份兒驚氣就不用提了，別的不說，公文最要緊，已經完了，自己已然走出來一小半，也不能再回去，究竟水裏是什麼，始終也沒有明白，這簡直是故意跟着自己開玩笑，別瞧自己水性不錯，水裏玩藝兒可是什麼都有，自己絕不能賭氣再往海裏搜尋尋，忽然心裏一想，自己回是不能回去，半路自己一跑，也不像話，莫若乾脆硬來下子，到鎮海走一趟，見着玉大帥，問他到底發兵不發兵，他要發兵，自是萬事不提。等兵出發之後，自己再回定海，如果他還是執意觀望不肯發兵，那可說不得，身上沒帶傢伙，搯也把他搯死，絕不能留着他一個害一大堆。心裏這末一想，氣兒往上一撞，當時把腿蹀下水皮兒，露出半身，一路往鎮海而去。走了不到二里多地，猛然覺着水裏又有一物，這回早有防備，趕緊往上一提氣，上半身又全上來了。心裏也有點發慌，到底是個什麼東西？怎麼一定跟上自己了？又恨自己身上什麼沒帶，如果帶着傢伙，拿傢伙給他一下子，也就完了，臨時找傢伙當然也沒法子了，只好是瞪眼看着，就在這末個功夫，猛聽水皮嘩的一響，水往兩下裏一分，嘩的一聲，從水裏又鑽出來一個，一摩拳，哈哈一笑道：「得了小夏，你倒真賣力氣，怎麼一個勁不明白。」夏焯倏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千里獨行冉同冉風客，笑嘻嘻在水皮上一站，夏焯倏這才明白敢情鬧了半天是他，便趕緊陪笑道：「我說是什麼人跟我開玩笑哪，原來是您，您這手兒可有點不對，別的不說，葛天翔够個朋友，咱們不能瞪眼不管，您這一開

玩笑不要緊，我還怎麼回去？」再同又一笑道：「夏六爺，悠久走江湖，也不是什麼軟手兒，怎麼這回您會輸了眼了，定海那塊地，遭劫的在數，豈是人力所能挽回，葛王幾個，正是他們成名露臉公宗耀祖的時候，咱們何必跟着在裏頭搗亂。」夏煌倏道：「這末一說，定海必不能保，葛王他們也難幸免了，可惜可惜！」再同道：「准完准完。葛王他們能够名垂千古，正是他們的好下場，那到沒有什麼可惜，不過這裏頭還有一件比這更慘的事，咱們得回去幫個忙兒，事不宜遲，咱們這就得回去。」夏煌倏道：「什麼事這樣急？」再同道：「這件事現在可以不必提，到時自知，將來談起來，准保够一件下酒的料兒！」當下兩個人二次翻頭，又往回裏走，來到岸上，再同道：「咱們現在可別進去，找一個地方先藏一藏，海蝦米昨天吃了大虧，今天必定不來，咱們一進去，裏頭有人認識，傳到葛王他們耳朵裏，可顯着不合適，我有一個好地方，誰也找不着咱們，咱們在裏頭一忍，等到事情出來，你給我幫個忙兒，咱們成全這一回事。」夏煌倏道：「據您這末一說，葛王他們幾位，簡直就一點救兒也都沒有了嗎？」再同道：「你這話說的！但分能够帮忙兒，咱們是幹什麼的？焉有袖手不管之理，我告訴你，我自幼兒就愛相法，至到如今，雖不能說什麼特別高妙，要是看個眼前兒，絕不至於大錯，尤其是有特別凶象，百看百准，一點都不能含糊，葛王三個臉上顏色，舉止神氣，已然都帶出十二分的壞相，豈能躲過，定海這次失陷，死的當然不止他們三

個，不過成名的可就是他們三個，你不信看着，出不了三天，就得有事，走，走，咱們現在先找個地方兒忍着去，君子不與命爭，命已造定，豈是人力所能挽回，你就不必瞎噉了。」說着拉住了夏煌俊便順海岸一逕跑去。夏煌俊看了看竹山門，瞧瞧海水，一緊腳長嘆一聲便也跟着再同去了。葛天翔自從夏煌俊走後，便向鄉土兩個道：「搬兵的雖是去了，可不一定准能把兵搬來，咱們可不能指着那裏的兵，最好還是從咱們本身上打主意，」鄭家燕道：「你我的主意，咱們現在利於速戰，不能久持，海寇意在把我們困住，他好慢慢下手，我們糧草不多，外援不准，倘若日子一多，民食一缺，裏頭先亂，那時候我們顧首不能顧尾，豈不是糟，現在咱們挑選敢死的隊伍，偷偷兒出去，只要够上他們的船，咱們就有法子，他們的砲，只能打遠，我們可以上他們船上，用我們大刀闊斧，一陣削砍，要講打對手仗，他絕對不是我們對手，我軍趁勝，兵心是旺的，他們大敗之後，兵心是散的，一鼓作氣，准能把他們殺得破了胆子，從此不敢再來，不知二位以爲如何？」王天朋雙手一拍道：「太好！就是那樣，我只要挑選五百名壯兵，我就敢去。」葛天翔微微一笑道：「你們二位少安勿燥，聽我細細談談，依着二位，偷偷的蹩到他們船上，然後跟他們交戰，法子一點都不錯，但是他們，素稱狡猾，又不是什麼傻子，行軍打仗的時候，又在大敗之餘，豈能毫無防備，他只要派一個人看着，我們的船，就到了他的跟前，吊起砲來，向我們小船一轟，准保人家一個人不傷

，咱們是連一個人都不用打算回來。那樣敗仗只要打上一個，定海當時便丟，豈不是前功盡棄，要據我看，還是另外想個法子的好。」王天朋道：「現在這樣不行，你有什麼法子，也可以說出來大家聽聽，總不能坐在這裏等死，那豈不是更冤枉了嗎？」葛天翔道：「你的性子總是這樣急，咱們慢慢商量，他們昨夜大敗，又失去了那個姓陳的狗賊，當時一定不能再來，必是行那軟困之策，我們利在速戰，一點兒也不錯，不過我是知道他生長南方，比咱們這裏暖和，別看他」身體都是那末堅壯，實在多是空的。只要天氣一涼，他們就不能支持，必定撤退，准要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從後頭一追，必能大獲全勝。」王天朋道：「倘若出乎意料，天就不冷，他們也不怕冷，一耗耗上半年是八個月，你有什麼第二個高計？」葛天翔道：「你這是誠心打架的話，那我就不能再往下說了，咱們彼此都是一樣的職位，吃着一樣的錢糧，誰出主意都是一樣，你們說怎麼辦就怎麼辦，你看好不好？」剛剛說到這句，外頭有人飛跑而入，正是馮進先，氣喘吁吁的跑上來道：「回三位大人，現在海寇二次翻回，三打定海，離着竹山門已然不遠，請三位大人示下派兵敵擋，不然可大事要壞？」葛天翔一聽，就是一怔，急向馮進先道：「知道了，趕緊再去打探。」馮進先請了一個安，如飛的去了，葛天翔向鄭王兩個道：「這件事真怪，怎麼這末一會兒就回來了？來者不善，可要防備他們用砲往上攻……」一句話沒說完，咕咚一聲，震天響，連桌子擺的茶碗都震得來回亂動，葛天

翔道：「不好！他們真蠻幹起來了，」王天朋一陣冷笑道：「我要一說，又該說我沒有大將風度了。現在這個時候，不是羽扇綸巾空城退敵的時候，一味子兵書戰策，沒有地方用，咱們同是領兵官兒，我也不是不受節制，不過在我想着，與其坐在這裏，高談闊論，等到砲打當頭，可實不如出去決一死戰，能退了他們，自是國家之福，不能打退，至多不過一個死，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命不要看得太重，二位怎麼樣，我不管，姓王的要先走一步了，」說着把手一拍桌案，全桌茶碗震碎，一挺腰根，站起來，說了一句：「再見吧二位。」大跨步兒竟往外邊去了。葛天翔這時也不便再攔他，便掉轉臉來向鄭家燕道：「王老弟天性剛烈，脾氣又燥，雖然事情緊急，究竟應當想一個比較安全的法子爲妥，這樣一來，打了勝仗還好，一個敗仗一下來，定海就完了，鄭老弟，咱們丟下官場，說咱們私交，您可別跟王老弟一樣意氣用事，這末辦，您現在趕緊也帶着一千壯勇，趕赴後山，全都藏在半山坡上，如果他們捨山，砲火就無用了，那時可跟他們決一死戰，我這裏趕緊去給王老弟去打接應，事不宜遲，快去快去！」鄭家燕答應了一聲，要說什麼沒說出來，便竟自去了。葛天翔一看左右，長歎一聲，摘下雙槊，點齊親兵，往竹山門跑去。一路之上，只見人民四散奔逃，房倒屋塌，屍橫路口，真是慘不忍聞，淒不忍觀，眼看離着竹山門沒有多遠，迎頭跑下一人，急氣敗壞向葛天翔道：「大人，可了不得了，山下海賊已然上了岸，王總鎮帶了有五百名弟兄迎了

上去，陷入賊人包圍之中，請大人快快救應。」葛天翔連話都沒說，身子兩塊，已然搶上竹山門，後頭一千多親兵，也跟着趕了上來。站在上頭往下一看，海岸旁邊停了無數的船，船上砲口，全都對着竹山門，竹山門下，一片大地，正在擁著一兩千人在那裏混殺不住。心頭火起，正要衝了下去。忽然一想，那可不妥，自己往下一衝，救得了王天朋救不了，尙不可知，倘若他們來攻竹山門，一個防備的人都沒有，豈不是長驅直入。即使救了王天朋又何濟於事。可是不下去，眼看王天朋身陷重圍，少時必當喪命，賊人數目比這多著不止十倍，那如何能够脫險。正在着急，却聽身後躊躇一陣急響，急忙回頭看時，正是王開甲滿身滿頭是血，一見葛天翔大喊一聲：「大人，大事不好，鄭總鎮兵到山後，賊人已然搶險而上，鄭大人率衆迎敵，砲傷左臂，鄭大人已然歸天了！後山戰事，全仗弟兄拚死抵擋，恐怕沒人指揮，一時也就敗下來了，下役本來和馮進先一同來飛報的，馮進先半路上中了一砲，也追隨鄭大人去了，下役身受重傷，只怕誤了……」說到這句，身子往前一欠，哇的一聲，吐出滿腔鮮血，身子便往後一仰，當時死去。葛天翔這時候，心裏跟碎了一樣，雙腳一緊，一橫手裏雙槳，就要往下闖去，賊兵一隊已然往竹山門上搶來，葛天翔一看，就知道王天朋也完了，使勁一咬牙腕，一連響，竟把滿口牙咬碎了一半兒，使勁一瞪眼，順著眼角兒往外冒鮮血，就在這末個功夫，賊兵就搶上來了，這個小賊頭叫寧福鈞，在那些賊人裏最是驍勇，手裏提

着口砍刀，領着頭兒往上跑，已然離着葛天翔沒有多遠，一看葛天翔還歪着腦袋，看着竹山門下，毫不理會這邊來人，心裏不由大喜，一舉手裏長刀惡狠狠往葛天翔頭上削去，只聽說一聲，砍個正着，血光一濺，葛天翔半片臉隨着刀就下來了。正是：「忠心貫日月，義氣滿乾坤！」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擾閻兇徒遭慘禍
涉雲海烈女返忠骸

寧福鈞一見，心裏大喜，他準知道葛天翔是定海主將，如果能够取得首級，自是奇功一件，住上一搶步，一橫手裏刀，就奔葛天翔的脖項砍去，眼看刀已然離葛天翔不到半尺，猛見葛天翔陡然一回身，單手一舉一砸，架就奔了寧福鈞頭頂，寧福鈞出其不意，又是往上一個搶勁兒，打算再退，可就退不下來了，急忙用手裏刀往上一迎，架沉力猛，噹的一聲響，架正砸在刀背上，連刀帶架全砸在腦袋上，刀橫著就進了腦袋，連哎呀都沒哎呀，撲咚一聲，跟着一陣轆轤轆轤聲音，屍身就滾落山下，這些賊兵一看葛天翔被削去了半片臉，依然能够橫槊傷人，誰不駭怕，吶聲喊，噫嚅一聲，退了下去。這時候船上的寇利眼看兵都上了竹山門，正在高興，猛見兵又往下一退，一看竹山門上站著一個血跡模糊身穿黃馬褂，頭頂大花翎的官當中一站，手橫雙槊，亞似天神一般，竟將去路擋住，仔細一看，正是陳動綬說過的定

海總鎮葛天翔，不由大怒，趁着兵勢往下一退，吩咐放砲，砲手一拉拴，一撒手，咕咚一聲響，一股青烟，直奔葛天翔，不偏不斜，打個正著，正在前胸上，一直打通後心，四外僅僅還有些皮連着，就是一樣，眼睛不閉，尸首沒倒，這一來可真把寇利給吓壞了。心裏懷疑，別不是真人吧，真人那裏能够砲穿前胸，依然挺立不倒的，正要派人去探，忽見葛天翔身後上來了不少自己人，知道後山已然得手，急吩咐衆人二次搶山，那些賊兵分明看見葛天翔槩神寧福鈞，砲穿胸膛，誰能不駭怕，雖然往山上跑，可全都躲着葛天翔，一會兒功夫，就全搶進了竹山門，那些營兵，平常都受了葛王鄭三位的教練，忠義二字，滿胸滿腔，如今一見主帥全完，賊兵全都進了城，心一橫，眼就紅了，手裏是大刀，長槍，遠的扎，近的砍，一陣拚命，賊兵死尸疊死尸，血流成河，寇利一看不好，如今萬不能退，把砲手往上一調，一道口令，誰要往後一退，當時開砲，那些賊兵可苦了，往前進是死，往後退也是死，沒法子拚吧，槍刀，往上又一攻，後頭的兵又往前一合，從早晨又殺到晚上，清營三千多人赤胆忠心義薄雲霄的壯士，就讓這兩萬多賊寇給殺了個罄盡。寇利一看，仗也停了，自己的兩萬多人剩了也就有一萬不到了，不由長嘆一口氣道：「這幸虧是花了幾個錢，把援兵絆住，不然的話，要全都像定海這些位這麼忠勇，兩萬人連一個人也回不去，不用說搶什麼定海了。」正要吩咐一聲搶，猛聽一聲焦雷響，真是震耳欲聾，晴天白日，忽然狂風一陣，跟着飄潑一般大雨

就下來了，趕緊找地方避雨，這時候街上已然連一個老百姓也看不見，所有的舖戶，完全關門。這些賊兵又痛又恨，又加上天性殘酷，那裏還耐得住，一陣亂敲亂打，把些個不結實的門全給砸開了，噹噹一聲，全都搶了進去，見什麼搶什麼，見什麼要什麼，尤其一樣，最是不够人格兒，就是看見什麼小姑娘小媳婦，絕不能容過一個過去，寇利雖是頭目，生性也是一樣，不但不能約束部下，他也跟着胡亂幹起來了，雨也住了，天也晴了，滿地都是血水，寇利帶着一個小頭兒，拿着傢伙，滿街一躍，來到一家門口，先是叫門，叫門不應，跟着就踹門，一陣踢踹，轟隆一聲，門就掉下來了，寇利大喜，邁步往裏頭就走，才一進二門，跟着就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正端着一盆水要往屋裏走，聽見有人響，回頭一看他，他可就看清這個姑娘了，長的不用提够多美麗了，心裏大喜，隨後就追進屋裏。這些亂賊，一看頭目進了人家，當時呼哨一聲，也便四散跑得影兒不見，自去奸淫搶掠幹那些不是人幹的事兒去了。寇利看見那個姑娘，毫不駭怕，反而向他一笑，當時一陣色胆冲天，一看那個姑娘已然進到屋裏，這時那裏還有一點顧忌，便也大踏步追進屋裏。等進到屋裏再看，不由一怔，原來三間屋子，一明兩暗，在正中間這間明間，靠着後牆，安着一張竹床，竹床上頭躺着一個人，蓬頭散髮，滿臉是泥，看那神氣像是個病人模樣，翻着兩隻眼歪着脖子看着自己，他雖是胆大，一見屋裏有個男人，那個姑娘已自不見，心裏也未免稍存啾啾，便向那病人點點頭

，又用手比了比高矮，擠出兩個字來：「姑……娘……」病人會意，用手一指裏邊那間屋子，寇利大喜，毫不猶疑，一挑簾子，就躡了進去。這一進去，可吓壞了，迎門一張桌子，桌子上站着一個人，形同乞丐，手裏却拿了把潑風相似背兒厚，刃兒薄，冷森森，光閃閃，一口折鐵鋼刀，一隻脚站在椅子上，一隻脚拿着朝天鐙，背在背後，一手挽刀，一手指點，笑嘻嘻的，便似畫瘦了的醉判官相似。就知道不好，一定是上了那個病人的當了，雖說自己身上有傢伙，究竟自己單身一個人，自不能不有點胆怯，用手一摸簾子，往後一退，桌上那人哈哈一笑道：「狗玩藝兒，你還打算走嗎？別着急，我帶你玩會子去！」嘴裏說着，背後那條腿往下一擻，提刀往下就要蹤，寇利一看不好，那個胳膊肘兒陡的一麻，手再也揚不起來，正在一急，叭的一聲，左邊一個嘴巴已然挨上了。急忙回頭一看，正是床上躺的那個病人，也不像剛才躺着那個樣兒了，太陽穴也繃了，腮幫子也鼓了，兩隻圓眼一瞪，亞賽兩隻小燈兒一樣，從裏頭往外放光。寇利一撒腿，打算跑出去，拿刀的就過來了，底下橫着一腿，噙咚一聲，寇利就躺下了。原來早有預備，旁邊就是繩子，繩網二臂，往起一提，就把他給提在外頭床上去了。拿刀的向那邊屋裏一聲喊道：「大姑娘，東西預備齊了沒有。」屋裏答應一聲：「都齊了。六叔兒給您。」隨着聲音，從屋裏走出來一位，寇利雖然躺着，可是看得明白，正是剛才那個大姑娘，使勁一咬牙，心說我自要能够出去，要不把你們碎了，算我沒有心胸。姑

娘一出來，手裏托了一個大盤子，看不清裏頭都是什麼東西，拿刀的向病人道：「大哥您也幫個忙兒，別儘瞧熱鬧兒。」病人哼了一聲道：「老六，你總是忘不了開心，要依着我乾脆把他弄死一扔完了，幹麼費這個勁？」拿刀的道：「您到爽快，我得讓他多舒服一會兒，才能讓他死哪！」說着從盤兒裏頭拿起一個布團兒，把刀擱下，一伸手大指中指一張，就把寇利腮骨捏住，略微一使勁兒，寇利兩腮又酸又疼，就不得不把嘴張開了，嘴才一張，那隻手裏那個布團兒，噗的一聲正塞進。嘴裏就算全填滿了，再打算吐出來，或是喊一聲，就叫休想。跟着就又拿過一個小包兒，打開之後，掏出一把，恍恍惚惚，看去想做活的針，不知道要幹什麼，正在一怔，猛覺左肩頭上，一梅花針兒已然扎了進去，跟着右肩頭，兩脇，小肚子，大腿根，腿腕子，胳膊，手腕子，十個手指頭，十個腳指頭，全都覺乎一涼一麻，倒是不疼不癢，也不知道那是幹什麼，針全扎完了，把綁繩也給解開了，寇利打算把手抽出來，先掏了塞口之物，那裏知道渾身便像抽了筋一樣，那裏還使得上一點勁兒，這才知道不好，又聽哧的一聲，原來是把自己褲子後邊扯破，這一吓可非同小可。他也聽人說過，相姑是怎麼一個職業，如今一看有人把自己褲子後頭給撕開了，這一驚，非同小可，心想難道這兩個要把自己當相姑是怎麼着？心裏乾着急，嘴裏嚷不出了，渾身連一點兒勁兒沒有，不用說是站起來跑，連喊一聲都不能够，心裏這份難受就不用提了，爽得把眼一閉，連看都不看了。

拿刀的又是一聲喊：「鍋裏的東西怎麼樣？」屋裏答道：「已然全化了，六叔您自己進來拿一趟吧。」拿刀的答應一聲，走進裏間，從一個小煤爐子上端起一個小銅鍋，裏頭還攔着一個酒漏子，一把鐵杓，笑嘻嘻的走了出來，一隻手一翻，就把寇利臉翻了下去，寇利就知道是壞了。拿刀的把鍋往床上一放，拿起酒漏子對准了寇利的屁股，往下一坐腕子，寇利渾身就是一哆嗦。拿刀的一隻手扶着酒漏子，一隻手拿起鍋裏那把鐵杓兒，在鍋裏舀了滿滿一杓兒，可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一翻腕子就給倒在酒漏子裏頭，寇利渾身連連又哆嗦了兩下。拿刀的又舀了一杓兒，又倒在酒漏子裏，把杓兒擱下，雙手一搖酒漏子，寇利臉上出的汗，真是黃豆粒兒大小，臉上顏色全成了白的了，足有一刻鐘的功夫，拿刀的手往上一擡，酒漏子拿了下來，一伸手把寇利的褲子，又給提上。這才明白，敢情相公，是這末一個消遣法兒，這可未免太無人道，不過現在自己正處在這種有強權沒公理的時候，什麼話也不用說了，依然閉眼不看，又待了一會兒，那個病人說話了：「老六，你也鬧够了吧，我好好的一個家，被你攪得再不能住，現在只有一跑了事。還有我們那個丫頭，也是太不聽話，一個姑娘人家，處在這種兵荒馬亂的年月，還不閉門遠禍，却跟着一塊兒搗亂，如今弄成這樣，只有拋頭露面，趕快走，她是這樣大的姑娘，我是這麼老的老頭子，前途茫茫，叫我平空擔多大心思，」屋裏姑娘搭話了：「爸爸說的是，女兒不敢強辯，不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賊子前

來擾亂，殺官掠地，騷擾不休，如今這是他被我們給制住了，才能給他這一點苦吃，正是警戒他勒束部下，不要再這樣胡作非爲，也好多保全幾家兒女清白，爸爸說我們不該，如果換個樣兒，您再看他們到了旁人家裏，是不是也是這個樣，咱們糟踐他不應該，那末他糟踐咱們就應該？」病人長嘆一聲道：「好姑娘，我說不過你，你都辦得對，反正現在咱們總得走，那是真的吧。」姑娘道：「走就走，咱們又沒有什麼可戀的。」拿刀的搭碴兒了：「你們爺兒倆先別忙，我得給他留個說帖兒，不然咱們走了，街坊家受不了。」屋裏姑娘道：「六叔這裏有筆墨紙。」說着給送了出來，拿刀的接了過來，先用手一指寇利道：「狗賊！你認清了我，你們無情無理，殺人造反，你們心還不甘，還要出來胡作非爲，敗人名節，我現在給你留下一張紙條，我們走了之後，少不得自會有你們的人前來救你。你可以給他們看，叫他們來拿我，如果你要拿我不着，再犯在我手，我定要你狗命，我說的話，你懂不懂我不管，反正我是告訴你了。你要牢牢緊記！」說着話，提筆蘸墨，毫不思索，便寫了下去，正是寫得高興，猛聽門外一片砸門的聲音，病人哎呀一喊道：「不好！他們的人可來了，咱們得趕緊走！」拿刀的又草草寫了兩筆，把筆硯一放向屋中道：「姑娘咱們走吧！」姑娘答應一聲，一手提着一個包袱，走了出來，病人一見道：「你到了這個時候，還捨不得這點東西！」一句話未完，噹的一聲，匡郎一聲，大門碎了，從外面擁進有四五十個賊兵，全都單刀長槍，直

奔屋內而來。病人用手一指，提身一蹶，嗖的一聲，人就起來了，雙腿平着一蹶，正是後窗戶上，說奴一聲響，窗戶就掉下來了，人便也跟着蹶了出去，拿刀的伸手抄起刀來，衝姑娘一指，姑娘也是提身一蹶，橫腰一跨，連包袱帶人都出去了，拿刀的先把手往寇利腦袋上一噱；寇利一眨眼，睜開再看，拿刀的雙腳一點，兩隻手衝上，往起一撲，便跟一個直條兒相似，嗖的一聲，先出手，再出頭，彷彿燕兒穿林一般人就沒了。三個出的功夫，外頭人才到，寇利一看，正是自己的弟兄，一看寇利躺在炕上，紋絲兒不動，不由都大吃一驚，這個過去就扶腦袋，那個過去就攙胳膊，扶腦袋腦袋疼，攙胳膊胳膊疼，急得寇利直嘔嘔亂叫。有一個少微明白一點兒，先攔住眾人，別亂動手，一面向寇利嘴裏一掏，那塊布團兒上頭都見血了，趕緊慢慢撤出。寇利又是一陣乾噎，乾噎過去，這才向眾人說出話來：「我身上有針，把針拔去再說。」大家仔細一看，果然是有針，這才一根一根全都拔了下來。拔一處一處能動，全按淨了，寇利也能坐起來了，才往起一坐，猛覺屁股後頭一陣又疼又酸，又癢，又麻，又粘，又辣，火燒火燎一般，嘩啦一聲，就全流出來了，急喊一聲不好，大家也看出來了，急忙扶起來一看，只見寇利褲子後頭流出許多黑湯子，裏頭還有紅，有黃，有白，有紫，簡直不知是怎麼回事，不由全都詫異，寇利用手一指，大家一看，原來床邊還放有一張白紙，上頭歪歪斜斜寫着許多字，寇利認識字，拿起來一看，又是纏眉，又是咬牙，又是可笑，又是可氣，只見

上面寫的是：「告訴賊頭兒，快快滾球兒，收拾你亞賽活猴兒，奪了我們土地，壞了我們文武公侯兒，搶掠慘殺姦淫我們大姑娘小媳婦兒，惹得老爺無名火起記仇兒，才把你們私運鴉片熬得出油兒，外加紅的辣椒，白的筍毛，黑的頭髮，黃的桐油，紫的生漆全都煮成一鍋熟兒，讓您也嘗嘗這足槍飽斗肥膏對料是什麼勁頭兒，你要還是胡作非爲一個勁兒下流兒，那時可要把你們一個一個全都剝成肉泥爛醬，叫你們屍骨橫飛，不能回家見你們老頭兒，」看完怪叫一聲道：「好！好！好！一個夏煌俊。你們還真敢留下名字，一個叫冉同冉風客，一個叫夏煌俊，還有一個女的，是冉同的女兒，叫冉秀。」跟着一搖頭道：「騎馬步下是都不行了，最好給我找一張椅子把我搭了回去，後頭又癢，又麻，又酸，又疼，實在難受。」賊兵道：「何必用椅子，現有他們坐的官轎，沒有人坐，何防取來一坐。」寇利一搖頭道：「還是用椅子吧。」小賊就知道他這回是怕了，便連連答應，找了一張椅子，把他搭了回去，怎樣醫治臀部以及後來又犯癢沒犯再找什麼法子解癢，與書中無干，不去管他，夏煌俊自從跟了冉同回到家裏，第二天果然定海出事，三總鎮戰死，依着夏煌俊還要出去看看，冉同再三攔住，並說事到如今，必有一場大亂，只求人家不來找我已是好事，何必無故再去找麻煩。果然街上大亂變兵到處橫行，夏煌俊准知道必有人來騷擾，先和冉同說要治賊兵，冉同不理，又跟冉同的姑娘冉秀一說，冉秀淘氣，便答應了，一切全都是夏煌俊的主意，夏煌俊可不知道他

就是寇利，要知道他，也就不能讓他活着回去了，衆賊兵一來，三個人全都往後窗戶裏跑了出去。冉同長嘆一聲道：「夏六兒你倒是有胆子沒有？」夏煌倭道：「胆子有數餘，您說幹什麼？」冉同道：「好！走！你跟我去幹一樣驚天動地順人的事兒去！」說着手拉了夏煌倭，一手拉了冉秀，便像箭一般直往竹山門跑去。這時候大雨才住，街上是泥水血肉，混合成塘，夏煌倭向冉同道：「您有什麼去處？先告訴我行不行？這往竹山門直跑，沿途都是他們的人，叫他們碰上，那可是麻煩。」冉同道：「我問你姓葛的把他官兒扔開，够個朋友不够？」夏煌倭道：「天字第一號兒的好朋友。」冉同道：「還不結了，人家姓葛的既够個朋友，你就不够個朋友，答應人家給人家請兵去，半道兒跑回來，那對得起誰？」夏煌倭道：「這話可不對，我不是沒去，半道兒上您跟我開玩笑，才把我擋回來。等到進了定海，我也曾再三要出去和那些小子們鬥一下兒，您又再三攔着，什麼天命早定，違之不祥，您說了許多許多，怎麼如今您到瞞怨起我不够朋友起來了？」冉同微然一笑道：「我跟您說着玩呢，實在是天命不可違背，咱們出去也是無益，不過現在姓葛的死在竹山門，死尸究竟是怎麼個樣兒？咱們可沒見着，交朋友一場，咱們似乎應當看一下子，如果已經被人毀了，那是一點法子沒有，倘若還仍是拋尸在野，咱們盡其朋友之道，也應當給他找個地方把他埋了，不過竹山門上全是他們的人，此去可是大有危險，你要有胆子，你就走一趟，你要沒胆子

，咱們就算沒這回事，你瞧如何？」夏焯俊道：「大哥，您這就不對了，早跟您說過，要別的沒有，要胆子有數餘，走，咱們大大的幹他一下子，也出一出心裏這點悶氣。」說着話三個人一下腰。眨眼之間，可就快到竹山門了，往上頭一看，不由納悶原來山上依然還是清兵的旗子，靜悄悄的連一個人也沒有。冉同道：「留神，這個碴不對，難免不是誘敵之計，萬總兵獨擋一面，一定在正中，你從左邊走，我從右邊走，姑娘在底下打接應，倘若有點什麼動靜，咱們可別多耽誤，不是別的，槍砲可比你我快得多。」夏焯俊點頭，兩個人一分手，夏焯俊就從左邊往上邊跑去，可不敢趕緊跑，怕是地下有什麼埋伏，一行跑，一行用手裏刀點點戳戳，來到了半山，抬頭一看，不由吓了一跳，只見葛天翔半個腦袋已然不見，血跡模糊，前心通後心一個大窟窿，死得十分可慘，還有一件可怪，就是他依然手持雙槩，挺胸登肚，靠着竹山門一站，連歪都不歪，夏焯俊心裏就犯疑心了，不用說這一定是賊人想的主意把尸首往那裏一立，弄東西從後頭支住，兩邊都藏好了埋伏，只要有人一想盜走尸首，兩邊埋伏槍砲齊放，這樣全都得死在這裏，便把脚步放慢，影着身子，一點一點往前挪，那邊冉同也到了，一看神氣也跟夏焯俊犯了一樣的心思，也止住了脚，一點一點往上蹭，兩個人一見面，全都不敢高聲說話，彼此一點頭，用手一指葛天翔身後，全都會意，又往前探了幾步，依然一點動靜沒有，夏焯俊可就等不得了，刀往後一順，提身一蹿脚，就打算蹶過去了，就在這裏蹶

還沒等蹤起，猛見一道白光，從山下嗖的一聲，直向葛天翔搶去，夏煌倏還以為是冉秀等得不耐煩了，他從山下蹤了上來，急喊一聲：「不好！」要攔可就攔不及了，冉同可看出不是冉秀來了，因為冉秀一則沒有這末好的功夫，二則身上穿的是雪青衣裳，也不會有這道白光。疑心是有人跟葛天翔有仇，如今見了尸首，要來殺尸洩恨，心說那可不行，往前一縱身，伸開兩手便往白光前直縱去，夏煌倏也跟着一起而起，兩個人全是往白光前邊撲去，出乎意料，全都落在白光身後，並聽一聲嬌叱道：「大胆狗賊，怎敢無禮，一回手，噲囉噲一聲響，一口寶劍已在夏煌倏橫腰刺去，夏煌倏喊聲不好，打算往旁邊躲，可是自己是個蹤勢，身子凌空，却使不出勁來，急忙順手裏刀往下一壓，噲囉噲一聲響，火星兒亂迸，夏煌倏真沒想到來人這樣厲害，手使又是一口寶劍，事出大意，借着往外一磕的勁兒，雙腳斜着一端，才算落到山上，這時候冉同也剛剛蹤到。白光一閃，連肩帶背砍去，冉同喊聲：「來得好！一個鷄子鑽雲，整個兒身子凌空翻起。正是：「莫道起身早，已有路行人。」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目觀漂零豪傑
時逢顛亂英雄
誕生

把劍就躲過去了，雙腿往上一登，筆管條直，就站在了葛天翔尸身旁邊。這時候可就看見明白了，來人原是一個絕色女子一身白布衣裳，頭上也是一塊白布，從後頭兜了過來，拴了一個大蝴蝶扣兒。身上背着一個白布包袱，手裏提着一把不到三尺長的寶劍。滿臉愁容，彷彿還有淚痕。惡狠狠氣昂昂的看夏冉兩個。夏煌俊一看手裏傢伙沒有受傷，心裏先高興了一半，正要掄手裏兵器，二次向前，突的冉同一聲喊道：「夏六兒你先慢着，等我問一問再說，」夏煌俊往後一退，冉同笑嘻嘻的走了過去道：「這位姑娘，方才兩邊都是出于不介意，請您不要見怪，敢問一句，您貴姓尊名？到這裏來有什麼事？您無防談一談。」那女子聽了，又把眼上下一打量夏冉兩個，然後道：「二位要問我姓羅，單名一個素字。我這次來，就是爲了這位葛大人而來，我跟葛大人是至親，知道他在這裏殉難成名，特意趕到此處，前來搬取尸首。二位要是念在葛大人一片忠貞爲國爲民，請您二位不要管這閒事，容我把葛大人尸首搬走，我是感之不盡。如果二位拿下這邊錢賞了這邊賞，要來助紂爲虐，我也不敢攔二位高興，不過我可要斗胆無禮，要和二位當面討教，我要是贏不了二位不死必走，等您二位去請功，不過刀槍不講薄厚，可要見手論高低。……」姑娘的話沒說完，冉同便哈哈一笑道：「

姑娘您這次來對了，我們兩個，也是仰慕葛大人忠勇蓋世，所以才不顧生死，想要把葛大人忠骨盜了下來，找個地方先給掩埋了，以免拋尸露骨，我們剛剛到此地，沒有想到姑娘也來了，因為姑娘誤會我們是壞人，我們也誤會姑娘是葛天翔的仇家，所以才有方才那樣誤會，如今既是話已說明，姑娘有用我們之處，我們可以給姑娘當個下手，姑娘不用我們，我們自去。

「那個姑娘一聽，哎呀一聲道：「原來是二位義士，方才不知，實在是多有得罪，請您千萬不要見怪？請問二位義士，怎麼稱呼？」冉同道：「小老兒冉同，那是我的朋友夏煒俊。」

「姑娘一聽，又是曖呀一聲道：「原來是冉伯父，這一來更不是外人了，家父羅維，也會開時說起，只是沒有見過，不想倒在此地相會。」冉同也曖呀一聲道：「怎麼說您就是大刀羅三綱的令愛嗎？這實在不是外人了，您這末一說，葛大人跟您的親戚，我也明白了，姑娘能够這樣明白大禮，來請葛公的遺體，實在是佩服，姑娘如果有什麼需要小老兒的地方，我是極願幫忙。」

羅素道：「侄女此來，並不是爲了侄女私情，只因葛公從前曾有三次搭救家父的義舉，現在不得不報，在沒來之先，還怕他們先把尸身毀滅，那就沒了法子了，如今幸喜托天之福，葛公遺體仍在，侄女雖是無能，一個人還可以辦得到，所怕就是賊人兇狠，暗地埋伏，人多勢衆，侄女難免腹背受敵，到了那時求二位伯父多助一臂之力，也就可以成了。」

冉同道：「葛公遺體請了下來，那四外海防甚嚴，又無船隻，如何走法。」羅素道：「那

倒沒有什麼，侄女已然看好了道路，只要能够遺體請下，侄女可以先從水裏送出去，在離這裏不遠，已然備好船隻，毛子雖然戒備森嚴，他絕想不到水裏也照樣可以走人，這一層伯父倒可以不必過慮，只求能够從旁擋住他們追趕，就感激不盡了。」說着已然拜了下去，再夏二位趕緊挽起道：「姑娘放心，我們自當略盡微力。」羅素說了一聲謝謝，一縱身就奔了葛天翔尸身旁邊，一看那種奕奕如生的樣兒，不由慘然淚下，一伸手把自己身上背的那個包袱解了下來，放在地下打開，從裏頭取出一匹白布，先爬在地下，磕了三個頭，然後又把手往腰裏一摸，取出一件東西，站了起來，一伸手把葛天翔的腰帶扯下，掀開袍子，從前頭順着往後頭一摸，使勁一揪，揪下一個東西，拿在手裏，又把自己手裏東西，拿着一比，不由放聲痛哭。夏煌倏這時站的地方，離着羅素很近，偷眼一看，羅素手裏拿着那個東西，原來是一對通黃透亮的圈套圈兒。不知道爲什麼一看見這個玩藝兒會哭得這末痛？」再同這時可就搭話了：「姑娘，這事不宜遲。越快越好，有什麼難受的事兒，可哭的日子，有的是在後邊，現在可不是時候。」羅素一聽擦了擦淚，一點頭把那匹白布打開，從腳下圍起，圈到頭上又往下圍，上下圍了三道，然後把剩下的布在前面繫了一個單扣兒，繫完把兩邊布頭兒往自己肩上一搭，往起一使勁，以爲一定可以背起，誰知出乎意料，硬會紋絲兒沒動，跟着又一使力，還是一點動的意思沒有，再同一看，別聽姑娘功夫不錯，究竟是力氣差一點兒，纏緊一

躡身道：「姑娘您先退後歇歇，換我來，好在咱們誰肯著也是一樣。」羅素一聽，看了再同一眼，可沒有說什麼，把身子往後一退，笑了一笑道：「有勞伯父。」再同過去把布頭兒揪住，往肩膀上一扛，喊聲起，連再同也吓了一跳。原來還是紋絲不動。夏焯倏忽然心裏一動道：「你先不用忙，等我過去瞧一瞧。」說着話縱到葛天翔身後。在他想着，一定是賊人怕是有有人來盜取尸骨在葛天翔身後，用什麼東西絆住，所以這二位不肯起來，及至過去一看，連個線兒都沒有，不由好生詫異。趕緊又繞到前頭，一看再同也正瞪眼發怔。這時候既是詫異背不動，又怕人趕來，正在着急之際，只見羅素把衣裳一撩，向着葛天翔嘆咚一聲跪倒，跟着眼淚就下來了。爬在地下道：「大人，您不肯跟我回去，我已知到大人的意思，只爲受國深恩，不能離去此地，落一個不忠的名兒，大人死戰定海，大概主子絕不能完全不知道，您的這份英靈，無論如何，您也得隨我回到家裏，別的都可不說，難道太夫人您就不想再見一見了嗎？」說着又磕了一個頭，站了起來，從再同手裏把布頭兒接過，往肩膀上一扛，說來也真怪事，就起來了。羅素一手持劍，一手托住葛天翔的尸身，向再夏兩個人一點頭道：「二位老伯父請吧，我可要先走了！」說完只見他手裏長劍一揮，便是一個丈餘長的白圈兒，再一眨眼之間，已然如同一隻仙鶴相似展翅冲天飛去一般往山下去了。再同向夏焯倏一點頭道：「夏六你看見了沒有？這位姑娘，真比咱們兩個還強。」夏焯道：「說了半天，我

還不知道他是誰。」冉同道：「您沒聽見他說他叫羅素嗎？他是大刀羅三綱的姑娘。」夏煜悞道：「這個我都明白了，他是姓葛的什麼人，爲什麼捨死忘生不顧男女之嫌竟自把姓葛的背去？」冉同道：「嘔！原來你還不知道，聽我告訴你，這位羅姑娘，就是這位葛大人的夫人，這你該明白了吧。」夏煜悞道：「我這才明白了一半兒，這位夫人怎麼有這末好的功夫？方才他一來的時候，手裏拿出來的那是什麼東西？怎麼對了對，然後才過去大哭而特哭？既是他的夫人，何必多此一對？不是他的夫人，怎能知道他身有此物？您可知道詳細？」冉同道：「這件事我原原本本全知道，前者所說够一個下酒的料兒，便是此事，不過這個地方，不是談這話的地方，秀兒現在山下，也不便多等，咱們趕緊走，找個安靜地方，一邊喝着酒，一邊談這件事，倒是有點意思。」說完彼此一撒身往山下跑去，迎面見着冉秀，告訴他已經得手，便順着山坡，繞到後面，找了一個人沒有注意的地方，全都跳下海面，兩個包袱，交給了夏煜悞，一口氣泅出幾十里，喘口氣又一走就到了鎮海岸上，在鎮海也沒待住，找了一隻小船，便一逕走到松江府，冉同把冉秀送到親戚家裏，才和夏煜悞找了一個黃酒館子，一邊喝酒，一邊談這回事，只把個夏煜悞說得有時眉飛色舞，有時垂頭喪氣，有時擦拳搓掌，有時蹙腳捶胸，有時哈哈大笑，有時嗚嗚長咽，正是：不外離合悲歡事，總是希奇古怪詞，要知究竟說的時候說些什麼？這不過是個楔子，底下便是正文，諸公不厭，請慢慢看小子造謠。在湖

南省儘西邊和四川交界的地方有個地名叫鳳凰廳。這鳳凰廳地勢不大，南北平地，中間有一道河流，東邊通辰州，西邊流進四川地界，在這河的南邊，有個村子，叫麒麟村，村子裏也有百十多戶人家，多半是以務農爲業的。單說內中有一位姓葛的，雙名培仁，渾家李氏，夫妻兩個，女子織布，男人種田，克勤克儉，苦挨苦守，又趕上那種年月政簡稅輕，風調雨順，夫妻兩個，除去日用之外，很能積攢幾個錢，終日操作，到了晚上，回到家裏，夫妻兩個全在院子裏一坐，吃一點喝一點，談談說說，頗有樂趣，一個村子裏人不但羨慕而且個個誇好。原來這夫妻兩個全是得天獨厚，又忠厚，又和氣，別瞧自己省吃儉用十分刻苦，一遇見有人來求，從來沒有推脫過一回，總是被人滿意而去，即使有人插好圈套，前來騙他，他們明明知道也絕不戳破，還是裝做不知道的樣子被人騙去，有人事後告訴他，旁人是個騙局他却依然哈哈一笑道：「什麼人能來騙我？不會的不會的。」李氏人也極好，除去相夫持家之外，什麼地方也不去，什麼閑話也不說，可是對人神情，又非常和藹可親，日子一長，葛老好的外號就傳遍了鳳凰廳。這樣好人，只是一樣美中不足，夫妻已然年過四十，却是膝下猶虛，葛培仁倒還不理會，李氏却不免有些啾啾。一天，晚上沒有事，夫妻兩個，坐在院裏閑談，李氏看着天上月亮，不由發出一聲長歎。葛培仁道：「怎麼樣？今天太累了吧？怎麼這末長嘯短歎的？」李氏道：「累倒不累，只是想起一點心思。」葛培仁道：「咱們一個指著賣力氣

的人，能够混得上豐衣足食，還有什麼心思？我告訴你看開一點吧，人家不如咱們的有的是，也沒有見人家一天愁眉苦臉，現在咱們雖不能往上比，可是要看看那些不如咱們的，咱們還強得多呢，你還犯什麼心思，咱們兩個都是這種年紀，還能有多少年壽命，何必不樂一天說一天，怎麼自己找不痛快？」李氏道：「我也不是有什麼不痛快，不過我想一個人混了一世，最少也要留下個後苗，能够接續下去，才是意思，如今咱們兩個，都是這種歲數，不要說男孩子，連個女孩子都沒有見過，固說子女財帛是天命，總也使人心裏不大舒齊。」葛培仁道：「原來你爲的是這個，這就更可笑了，難道你沒聽我跟你說過嗎？上輩子你該人家的，就有兒女來向你要債，人家上輩子請了你的，便有兒女來和你還債，現在咱們沒有兒女，正是上輩子咱們不該人家的，人家也不欠咱們的，乾乾淨淨，幾十年一過，口眼一閉誰還管什麼這些那些，還有一節，有了兒子，還要有德行，你沒有瞧見咱們村郭二爺家裏，錢也有，兒子也有，總該比咱們有福吧？哼！郭二爺爲他那個兒子全快急死了，兒子管什麼？沒有倒乾淨，天也不早了，你也該歇着了，別談這費話倒勞了神。」李氏答道：「你瞧你這勞動勁兒，我的話還沒說完呢。我打算趁着你這個年歲，再給你置一房……」一句話還沒說完，葛培仁雙拳一舉，叭的一聲，正敲在旁邊一張小凳子上，使勁一猛，人在後一仰，竟自倒了過去。李氏不由也噯呀一聲，趕緊過來攙扶，葛培仁道：「不防事，不防事，只是凳子沒攔穩。」

「說話時已然一轆轤爬了起來，李氏道：「你不願意就不願意，何必着這末大的急。」葛培仁定了一定神道：「不是，不是，你方才那句話實在大錯了，兒女財帛全是天爺給的，我命裏該當有子，你就早應當生了，命裏沒有，再糟踐人家一個姑娘，也不見得就會有，我已然這樣年紀，平白無故，糟踐一個好好姑娘，豈不罪過，即使能够生個一兒半女，也還要有那個德行，孩子才能長大，念書栽培，也不是易事，能把他巴結大了，我也死了，要個兒子又有什麼用？這還是住好兒子身上說，如果生下一個兒子，沒有那種德行鎮壓不往，弄個搗蛋鬼來，整天還不够嘔氣的工夫，沒有兒子，還可以多活幾天，有了兒子反倒促了壽數，那又何必，死了還要叫人踩着腳罵，說某某一輩子沒做好事，死了之後，還要留下禍害。生兒養女，所爲是死後燒一張紙，掃一塊地，紙沒燒成，墳沒掃成，反而挨了無數窩心罵，我就是死在地下，心裏也是不會痛快。再說咱們夫妻兩個，好罷壞罷一輩子也混了半輩子了，從來可以說是連臉都沒有紅過一次，臨完因爲弄了一個小的，傷了老的，那豈不是自尋苦惱。况且，我說一句不達時務的話，凡是給人家做小的姑娘，都有一種特別性情，生下兒女，也都有異樣脾氣，固然不敢說全是壞的，究竟還是好的少，不知道是個窟窿橋，走走也自無防，明知是那末回事，非掉在水裏不歇心，我傻雖傻，却還不至於傻得那末厲害，我看你這兩天大概是還沒有累够，所以才有這些閑話，明天東邊那塊地，也該鋤了，趁早兒睡覺，明天咱們起個

早，把地鋤出來，多收兩斗糧食，那是正經，別這裏找費話說了。」一邊說着，旱烟袋一邊叭噠着，先走進屋裏去了。李氏一番好意，挨了一頓抱怨，好不掃興，但是仔細一想，果然全是至理明言，一半子還是爲了自己不好再說什麼，便把院裏東西收拾收拾，也進屋子去睡了。從這天起，李氏雖然還懷着這個心思，却是再也說不出口來了。夫妻兩個，你幫我，我幫你，麥秋之後，莊稼大是收成。葛培仁特別高興，倆人把糧食都打了，往院裏一回，心裏痛快，宰了一隻小雞子弄了點肉，蔥薑一燒，足有一盆子，夫妻兩個，坐在院裏，吃一喝，酒足食飽。收拾睡覺，又過了一個多月，忽然李氏癸水不至，嘔吐想吃酸的，先還以爲是病了，找了個老娘一看，說是喜不是病，葛培仁一聽，是又喜又憂，喜的是老蚌生珠這些年沒有，居然有了。憂的是老伴兒這大年歲，頭生孩子，怕是有無危險，自此以後，便不叫李氏下地了。（助理農業也。）又過了九個來月，李氏肚子鼓得跟個盆一樣，行動也不方便了，找老娘（產婆也）一看，據說沒有幾天，就要分娩了，葛培仁聽這個信兒，心裏就慌了，家裏也沒有用人，倘若一旦分娩下來，該當如何？便告訴老娘，每天到自己這裏來一過，能够不回去就不回去。這位老娘姓王，人都稱他王老娘，方圓十幾里地，統是他一個人接生。如今聽葛培仁一約，知道葛培仁爲人極好，又真是家裏沒人，便勉強答應了，白天依然去給人家接生，晚上便住在葛家，李氏人本強壯，雖說身子重了，却是毫不理會，依然照常行動。

。這天，李氏獨自一個，歪在床上，心理想着，夫妻年將半百，沒有兒子，這次雖是有了喜，究竟是兒是女，還不知道，惟有默禱觀世音菩薩給自己一個男孩兒，也好接續葛家後代。心裏糊亂八糟想着，不覺神智一迷，猛聽狂風陡起，沙石皆飛，不由駭怕，用手一掀帳簾，原是怕王老娘睡着沒息燈，風大引起了火，及至手一掀帳簾，往外一看，這一驚幾乎沒有吓死。原來離着帳子不遠，站着一個白熊，背生雙翅，一見自己，狂叫一聲，一抖雙翅，竟向自己撲來。不由哎呀一聲，往後便倒。王老娘上了年紀的人，睡覺本不很沉，聽見李氏一喊，趕緊爬了起來，走到床邊，叫聲：「李大娘，李大娘，怎麼着有了動靜了嗎？」李氏經王老娘一喊，耳朵邊一震，當時驚醒，原來是一場惡夢，心口依然突突亂跳，渾身都是透汗，懶洋洋的向王老娘道：「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驚動了您，真是怎麼說？」王老娘一聽，沒有事，二次上床睡倒，剛剛一合眼，只聽李氏又喊起來：「又來了！又來了！」雖知是夢話，可不能不下去看看。又把李氏叫醒：「李大娘，李大娘，你是怎麼了？八成兒是壓住了吧，你翻一翻身。」李氏一伸手把王老娘拉住道：「王大媽，您在我床上歇一歇吧，我有點駭怕。」王老娘嘆嘖一聲就笑了：「什麼？駭怕？這都是沒聽見說過的事，平常夜裏下地做活，一人在曠野荒郊，也沒有聽你說過駭怕，怎麼在這屋裏躺着，旁邊有人陪着，你倒說起駭怕來了，這不是沒有的事嗎？」李氏道：「不是，不是，是我方才做了一個惡夢，我覺乎着有點

駭怕。「王老娘笑道：「夢是心頭想，那有什麼可怕的？你做了什麼夢？你告訴我，我給你破解，你就不駭怕了。」李氏勉強笑了一笑道：「王大娘您真能湊趣，您什麼時候又學會了圓夢？」王老娘也笑道：「醫卜星相，乾脆我沒有不會的，接孩子那是咱們最不怎麼樣的能耐，你說一說，我給你圓一回，就算解悶兒？」李氏道：「那咱們就說說試試，我方才得了一個夢，就有點可怪，我夢見一隻白熊長着翅膀，奔了我來，我吓得出了一身汗，現在心口還迸哪。」王老娘啞了一聲道：「什麼？你夢見了長着翅膀兒的熊了？來吧，我給你道喜，你不知道從前周文王夢見飛熊入帳，渭水河得遇姜太公，保他做了皇上，傳了八百年天下，你雖不能遇見姜子牙，一定是懷着什麼星宿下凡了，這可是喜事，我得給你道喜……」一個喜字還沒說完，李氏臉上一陣慘白，手捂肚子哎呀一聲道：「了不得，肚子痛得厲害！」王老娘一手扶住道：「這不要緊，不要緊，八成兒是要轉胎兒，你別亂動，疼一會兒就好了。」一句話還沒說完，李氏身子往後一挺，王老娘趕緊一搬，只聽呱的一聲，小孩已然落產出來了。王老娘心說，我們這位李大奶奶平常人就痛快，敢情養起孩子來也特別痛快，這可真是怪事，當時一陣手忙腳亂，把小孩兒就給接下來了。王老娘一看，趕緊道喜道：「李大娘，你可大喜了，是個姪兒。真黑真胖真大，你瞧他兩隻小眼睛還瞧人哪！這個孩兒大了准有出息！」這個時候，葛培仁也進來了，王老娘先道喜，後遞孩子，葛培仁一看，真是大得出奇

，腦袋上頭髮，又黑又亮又長，簡直就不像一個剛落生的小孩兒。自是特別高興，過去順手摸了小孩兒臉上一把，這個孩子哇的一聲就哭了。王老娘趕緊遮了過去，却依然還是哭個不止，怎麼樣搖動哄騙，只是閉眼亂哭。一直到了第二天早晨，小孩兒還是哭個不止，葛培仁急得在屋裏來回亂轉，王老太太也直擦汗珠子，正在這個時候，猛然聽院裏有木魚聲響，跟着便是一聲佛號。葛培仁心想怪呀，怎麼化緣的跑到院子裏頭來了？正要出去看時，軟廉兒一起，一個高大和尚，已然手執連環禪杖挺身而入，葛培仁雖是老好子，到了這個時候，也未免有點起火道：「和尚，你怎麼跑到屋裏來了，這是產房，難道你也不避忌一點兒？」和尚微然一笑道：「我要不是因為產房，我還不進來呢，葛善士你躲一躲，我要看看這個小孩子。」說着也不管人家願意不願意，過去一把把小孩子手揪住道：「你不在佛門苦修，偏要到塵世走走，如今許你出風頭，怎又痛哭不閉口？咄！千斤擔子在你身上，快把愁眉苦臉撤去，完成正果，及早回頭，我在會心山一分崖上等你。」葛培仁一看這個和尚，揪着孩子的手，滿嘴胡說八道的，也瞧不出來他是怎麼一個意思，孩子本來哭就討厭。又來了這末一個瘋和尚跟着搗亂，心裏就想出去找個人來，勸這和尚走，可是一看小孩子，自從和尚一揪他的手，當時就不哭了。及至和尚說完了那一套話，小孩兒不但不哭了，反倒張着個小嘴，一味笑了起來。心說這可簡直是邪事，這末一點的小孩子，我也沒瞧見過就會樂的？這個

和尚一定是個得道高僧，這可不能得罪，想着就要過去跟和尚說點什麼。誰知那個和尚，就跟沒有看見一樣，說完了話，一摸腰裏掏出一對環兒來，兩個圓圈圍在一起，透亮放光，也不知是什麼東西，和尚拿了出來，一回頭向葛培仁道：「葛善士你這個孩子。可不比尋常，你要好生待他，我送他一個名子，就叫天翔，小名兒可以叫作熊兒，這是一副琥珀連環，算是我送的見面禮兒，好生收着，將來還有許多事要出在這個環兒上呢。」說完了合掌當胸又念了一聲：「無塵無垢南海大士觀自在菩薩。」一提禪杖，挑簾而出，葛培仁拿着連環一看，不知是什麼東西的，忽見和尚走出，一想人家送了東西，又把小孩兒哭聲止住，這總應當向人家道個謝才對，急忙進了出去，那裏看得見一點影兒，心想和尚好快，又往外走，到了門口，不由大吃一驚，原來兩扇板門，已然關得好好的，連個縫兒都沒有，不知和尚從什麼地方走了？這才知道方才那個和尚竟是神佛化身，急忙往空下拜，再回到屋裏，孩子果然不哭了。什麼三天滿月，以及如何的酬謝王老娘，全都可以不提。一晃兒，葛天翔到了六歲，長得就像十歲般高矮，身子又魁梧，力氣又大，更是淘氣滋事，終日鬧個不休，葛培仁跟李氏一商量，要送葛天翔上學念書，念不念倒是小事，反正可以省去不少的心，花不了多少錢，找一個人把他看起來，也倒不錯。可巧村子裏就有一個私學，正在招附讀學生，葛培仁就把葛天翔送去了。這個老師姓黎，原是一個落第的舉子，教了幾個小孩兒，所為就是糊口養生，學

問還真不壞，葛培仁把葛天翔送去，黎老師一看葛天翔長得又精又壯，心裏先是高興，及至一教書，這才明白葛天翔雖是天賦不壞，就是異常頑皮，從上學第三天起，就開張挨了幾板子，第三天裏頭，跟這些同學的就混熟了，五六個學生，歲數有比葛天翔大的，講究淘氣鬧事，那可全不如葛天翔一半兒。大家便都推葛天翔爲頭，一天到晚，除去鬧就是吵，有不聽葛天翔吩咐的，動力氣又幹不過他，書到老師面前，雖是能打他一頓，仇更結深了，等到下學時候，半路截住，必得打得鼻青臉腫，並且說出再要告訴老師，第二天本上加利，從心裏一怕他，自然而然大家就不敢惹他了。這一天，黎老師因爲村長家裏辦壽，不能不去道個喜，臨走以前，把大家功課全都分派好了，無論說什麼，回來要是交不上功課，重責五十大板。黎老師走了，大家全都扒在桌上做功課。葛天翔把書本看了一眼，猛的在桌上一扔道：「嘿？老師走了，咱們該歇會兒了吧。」大家依然低着頭不言語。葛天翔猛然把腿一登，把腳踩在一個大學長的凳子上，手一拍桌案道：「嘿！跟你說話，你聽見了沒有？咱們玩會兒怎麼樣？」大學長准知道再不搭腔，葛天翔就要動武了，趕緊把書本兒一合道：「我玩，我玩，你要幹什麼玩吧？」葛天翔道：「那天矇老蝦（捉迷藏）矇了半截兒還沒盡興，今天咱們還矇老蝦如何？」大學長道：「可以，可以，不過有一樣，可是得你矇。」葛天翔道：「我矇就我矇，可是有一樣兒被我逮着，可是打五下兒手板。」大學長也答應了。過去把葛天翔眼

睛用腿帶兒給矇上了，使勁往外一送，葛天翔兩隻手就一前一後一左一右亂摸起來。大學長向大家一使眼色，全都扒到桌子底下一藏，閉氣兒不出。葛天翔摸來摸去，正在不耐心煩。忽然前頭脚步兒一響，向前一撲，撲個正着，趕緊往裏邊一扯道：「哈哈！讓你還跑，在葛天翔想着，摸着的一定是同學，先前說的明白，逮着就得打板，葛天翔摸了半天，沒有摸着人，心裏正在着急，猛然摸着了一個，心裏不用提够多高興了，顧不得解去頭上矇眼的腿帶，一手揪住，嘴裏說着：「這回你大概跑不了啦吧！」那隻手已然如同小油錘兒一般碰了下去，剛打了兩下兒，就聽吧的一聲，脆生生一個嘴巴已然打在自己臉上，直打得火燒火燎一般。葛天翔什麼時候也沒有吃過這個苦，一邊嘴裏罵：「你是什麼牛犢子，講好逮着挨打，我打你怎麼你也打起我來了？」一邊可就把腿帶子扯下來了，這一驚非同小可，原來手裏頭揪的不是什麼同學，正是自己惟一管主黎老師，「撒腿就要跑，黎老師冷笑一聲搶一步就把葛天翔胳膊揪住，氣喘吁吁的道：「好孩子，我才走了這末一會兒，你們就造起反來了？別的話不用說，把那條板凳給我搬過來。」葛天翔一聽，就知道老師今天是動了真氣了，平常挨打，不過就是幾下子手心，這一搬板凳，一定是要打屁股了，禍是自己惹的，什麼話也就不用了，挨就挨吧，誰讓自己先打的他哪。懶洋洋的，過去把板凳搬了過來，往屋子當中一放。黎老師摘去眼鏡兒，一伸手把毛竹板子拿在手裏，這塊板子，有二寸來寬，四尺來長，尖上

削薄，平常還真沒使過這塊板子，今天真是氣急了，拿板子一指道：「過去，扒在上頭！」葛天翔不敢不過去，怕是找他生氣，要過去吧，又怕是這塊板子打上輕不了，剛一猶疑，黎老師是又一聲斷喝道：「你過去不過去？這個時候駭怕了，早幹什麼來着？不用費話快點扒下。」葛天翔實在沒法子了，一咬牙過去就扒在板凳上，歪着個臉，看着黎老師，只見黎老師變顏色，喊了一聲：「我瞧你下回還鬧不鬧。」說着一掄手裏板子，刷的一聲，從上頭就掄了下來，只聽撲咚一聲，叭的一聲，又是撲咚一聲，所有屋裏這幾個孩子，就全都哈哈一笑。原來黎老師惡狠狠一板子打下去的時候，葛天翔正在往上翻眼睛，一看黎老師兩隻眼全都瞪圓了，准知道這一下子要是打上，絕計輕不了，一駭怕，眼着板子從上頭掛着風就下來了，肚子一使勁，往旁邊一滾，人就掉在黎老師那一邊兒了。黎老師使勁過重，身子往前一幌，頭重腳輕，打算收沒收住，也跟着哎喲一聲撲咚一聲，人就從板凳這邊，滾到板凳那邊去了。那些個學生，早就看見黎老師回來了，全都一躍，回到個人座上，可都不告訴葛天翔，因為平常大家都挨他的打，今天一瞧老師要打他，誰都願意他挨頓打，好出出氣。及至黎老師打他沒打着，反到一個毛兒跟頭從板凳這邊掉倒板凳那邊，大家不由全都哈哈一笑，黎老師好容易站了起來臉都氣白了，再找葛天翔已是蹤影不見。黎老師一賭氣書也不教了，把學生一放找到了葛家一看，葛培仁正在跟葛天翔說話呢。跑了兩步向葛培仁道：「葛大爺，你把天翔

交給我非痛管教他一遍不可。」葛培仁一看黎老師真動了氣了，便推開天翔含笑站了起來道：「黎老師什麼事？您跟孩子幹什麼生那末大的氣，有什麼話您告訴我我幫着打他。」黎老師遂把自己如何出去，如何留下功課，如何回來，如何聽見他正在捉迷藏？自己如何被他打了，又是如何從板凳上摔了過去，從頭至尾說了一遍。臨完告訴葛培仁，如果今天不打葛天翔一頓，自己這碗飯就不能吃了。葛培仁一聽也是有氣，惡狠狠瞪了葛天翔一眼道：「你這孩子怎麼這樣頑皮，還不快快跟老師回去領責？」葛天翔道：「黎老師他自喝醉了酒，跑回來摔倒板凳上，那賴誰？我一直念書沒動一動，怎麼能够打老師，再者我也不敢。」黎老師一聽，氣得渾身亂抖道：「這末一說，倒是我屈枉你了，你說你一直在念書沒有動，那一定書背得很熟了，好！你把今天上的新書，背一遍給我聽，只要一字不差，就算我屈枉了你，我是回頭就走。」葛天翔搖搖頭道：「那可別介。」葛培仁忽的一下子就把葛天翔手給揪住了。葛天翔一看一怔道：「您幹麼？」葛培仁道：「叫你到學房去念書，沒叫你到學房去淘氣，你不但胡鬧，還要說瞎話，有過不改，真是下流！」葛天翔不等葛培仁再往下說便道：「您不用全聽老師的，我淘氣沒淘氣，也可以有個證明，您聽我把今天老師留的功課，背一遍，如果背不上來，當然是我淘氣沒念書，如果背了上來，當然我是念書沒淘氣。」葛培仁道：「好！你背給老師聽。」葛天翔向黎老師道：「老師我要沒念書，您當着我父親，自管打

我，我是絕無怨言：「黎老師道：「你不用說了，你只要肯得一個字不來，就算是我冤枉你，你看好不好？」在黎老師想，無論如何，他也肯不上來，當着他的父親，告訴他這種孩子我教不了，趁早兒讓他退學，不然連那幾個，我也就全都不用教了。所以才毅然絕然說出這末兩句話來。葛天翔便一笑道：「老師，可說了話要算話。」說完復又一張嘴，就跟流水一般，滔滔不絕，一個字一個字清清楚楚背了出來，背了足有一碗熱茶的功夫，這才止住，笑嘻嘻的看着黎老師，一聲兒也不言語，黎老師一聽，果然連一個字兒都沒錯，不由大怔，猛然走過去向葛培仁一揖道：「恭喜老哥，你這位令郎，確實有過人的聰明，這就是走馬觀碑過目不忘的真能耐。不過有一節，他雖有這樣聰明，還得有好好老師教，我自問學德雙方，全都不能教管令郎，請恁再請高明，免得就誤了他的前程，再見吧。說着又是一揖，竟自去了。

葛培仁還以為黎老師羞惱成怒，說出來的話。便想再用兩句話安慰安慰。及至一看，已然掉臂而去，知道再找他也不肯再要了；總是自己兒子不好，便把葛天翔又給痛痛快快罵了一頓。過了兩天，又給找了一個學房，念了不到三天，人家老師連月錢帶人都給送回來了，也是說孩子天分太高，教不了，不敢就悞，葛培仁一想，是自己沒那德行，有了兒子，竟不成器，一賭氣便不叫他上學了，這一來更成了沒籠的馬，沒黑天，沒白天，一天到晚，不在東家惹事，便是在西鄰闖禍，弄得個葛培仁整天的去給人家賠不是。長吁短嘆，深恨自己無德。這

一天，葛培仁到旁處去辦一點事，臨走時候，告訴李氏，別叫葛天翔出去，省得又要招災惹禍。李氏答應，葛培仁才走，葛天翔便笑着向李氏道：「媽媽我到門口兒看一看成不成？」李氏一搖頭道：「不成。你沒聽你爸爸臨走時候說的話嗎？」葛天翔道：「我絕不惹事，就在門口兒玩一會兒。」李氏就是這末一個兒子，焉能不疼，心想去一會也沒什麼，遂點點頭道：「可就是在門口兒，遠了可不准去。」葛天翔答應一聲是，人已然跑得沒了影兒，李氏不由暗嘆。葛天翔剛剛走到門外，跑得快了一點兒，沒防備正插在一個人身上，吓了葛天翔一跳，才出門就遇見事，不是自己也是自己不好。趕緊一收步，向那人看時，只見這人，身高不過四尺，年紀約在四十歲上下，削瘦的一張臉，微微有幾粒麻子，眉清目秀十分有神，穿張打扮，可是太破，穿一件灰布長衫，洗得都發了白，腰裏繫着一根皮帶子，白襪子青鞋，上頭除去泥就是土，手裏提着一個小包袱。可也看不出他是幹什麼的。便笑着說道：「呦！沒留神，吓了您一跳，沒碰着您吧。」在葛天翔以為說過這幾句話，實是因為錯在自己，不得不說兩句好聽的話，要在平時，乾脆就沒說過這種軟和話兒。誰知那窮漢聽了，冷笑一聲道：「什麼？沒留神，你心幹什麼去了，我要碰了你，也說沒留神行不行？沒受過調教的！」葛天翔知道他底下說出來，絕沒有好話，不由氣往上一撞道：「怎麼樣？誠心碰的你，你該怎麼樣？不但方才碰你，現在還要碰你！說着話一斜身子，便往那窮漢身上撞去，只聽得咚

一聲，兩個裏頭，已然倒了一個。正是：「不有意氣爭盛事，怎能忠義貫長虹。」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周魚子避禍鳳凰應
念一師掘蛟平安廟

葛天翔斜身往上一撞，那漢子輕輕往旁邊只一閃，跟着順手一擦，葛天翔身不由己，跟踉蹌跚，摔出去足有七八步遠，噗味一聲，人就摔倒了。那窮漢哈哈一笑道：「快起來，快起來，地下太涼，受了濕潮，可不是鬧着玩的。」葛天翔自從小時長得恁大，也沒吃過這麼一回虧，如今挨了下洋，當時無名火起三千丈，灣腰一挺，平空陡起喊一聲：「走了的不是人，你等着我。」說完了便飛也似一般跑進去了。那窮漢看了只微微瞧着他背影兒笑了一笑，就在這一笑的功夫，葛天翔已然從裏頭又進了出來，高聲喊道：「要飯的別走，吃你家少爺一棍。」嚨的一聲，一條木棍已然從背後砸了下來，那窮漢只當不知，連躲都不躲，一棍子正砸在頭頂兒上，叭的一聲，棍子蕩起多高，葛天翔雙手震痛，正在一怔，就覺身後一陣風兒相似，一個嘴巴，叭的一聲響，硬生生便打在了臉上，葛天翔不由大怒，急忙回頭一看，不由骨軟魂消。打他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父親葛培仁，怒容滿面，看着自己。心說他老人家不是出去了嗎？什麼時候回來的？怎麼會連一點影兒都沒看見，這可不行，趕緊跑，急

忙撤身，正待跑時，葛培仁一聲喝道：「你到什麼地方去無緣無故出來惹禍，真是可惡，還不快快過去給人家磕頭賠罪。」嘴裏說着，向那窮漢就地一揖道：「這位大哥您可受屈了！實在是教養無方，您只管責打這個孩子，我是絕無怨言。」那窮漢聽了點點頭道：「這位當家的，您太客氣了，小孩子是難免要淘氣的，豈能跟他一般見識。倒是您這裏這個小孩子。天資甚好，如果要是一個好先生，用心教他，文武兩途，一定都可以混個正途出身。」葛培仁一聽心裏一動，葛天翔送去幾處念書，回來幾次，如今爽得連一個要的地方都沒有了，我看這個人不但言談舉止像是個有學問的人，就是他這像貌局面，也不是個下等人，看他這個樣兒，想來也是很寬的了。何防跟他說說，就請他在家裏教教這個孩子，總比他一天到晚滿街去跑強得多不是。心裏想着便向那窮漢笑了一笑道：「您不見怪，我先謝謝，請問先生貴姓台甫？什麼地方人？現在要到什麼地方？一向是經營什麼生理？」那窮漢聽了，微然一聲長嘆道：「落魄之人，恥言名姓，當家的不必問了。」說着便要轉身走去。葛培仁一聽他話中有因，絕不是俗人，便搶一步攔住道：「因龍還有得水的時候，誰能够跟命相爭，何防見告，小老兒下面還有話說。」那窮漢又嘆了一聲道：「既是這樣，我就跟當家的提一提。在下姓周單名一個坦字，原是由東高家壩人，只因家遭天災，漂泊至此，既承見問，有一件事，却不好啓口。」葛培仁道：「有話只管講。」周坦道：「在下已然三天水米未曾進口，可

否請當家的賞一口水喝。」葛培仁道：「那不算什麼，快請裏面坐。」那周坦不再謙虛走了進去。葛培仁預備了茶飯款待，茶飯完了，葛培仁這才接著說起，要請周坦在這裏權且住下，教葛天翔念書。周坦道：「萍水相逢，便蒙如此款待，自是風塵知己，承以令郎相囑，自當竭忠盡智，教導於他，只是在下也是管窺之學，實在不足充當教授，不過能够給當家的看孩子，也可以省一份兒心。」周坦先說了半天，葛培仁也沒有體，直到末兩句，才聽出來是答應了不由大喜。便要叫葛天翔磕頭拜師。周坦道：「那可不行，拜師必須像個樣兒，而且還要找上幾個同學，才能開學。」葛培仁也答應了，到了村子裏一說，找了五個附學的，便在第二天供好了聖人牌位，葛天翔跟那些孩子也全都穿了袍子馬褂兒來給聖人磕頭行禮。葛天翔攢着兩個拳頭，不住比劃，心裏總想報那見面之仇，猛的想起，何不如此如此，足可大大出氣，心裏想着，便在暗中預備。這時候各學生的家長連葛培仁全都到齊了，桌上擺着鷄魚肉小三牲，兩隻大紅蠟，點得騰騰放光。周坦沒有馬褂，借了葛培仁一件馬褂兒穿上，站在桌案前頭，點起三枝香，衝着聖人的牌位，嘴裏不住叨念，聲兒太小，聽不出來說的是什麼。叨念完了，把這枝香插在香爐裏，便後退了下來，規規矩矩磕了三個頭，然後起來站在了一邊。跟着就是這幾個孩子，先給聖人磕完了頭，然後又給周坦磕頭，跟着葛培仁這幾個人全都給老師道喜，托付了老師幾句，便各自散去。周坦這才問這些學生，一共是

六個，一個叫鄭家燕，一個叫胡大老，一個叫梁方，一個叫郭立銘，一個叫彭萬興，一個就是葛天翔。這裏頭除去彭萬興，沒有念過書之外，餘者全是在別處念過書，如今又挪到這裏來的，便又問了問他們都念過了什麼書？寫過字沒有寫過字？挨着個兒全都問完，又叫把念過的書全都念了一遍，然後這才講新書，溫熟書，一陣亂完，全都回到自己座位上去念書，周坦一伸懶腰打了一個哈欠道：「我這兩天，非常勞乏，我要坐在這裏，衝一會兒盹，你們依然念你們的書，等我歇過乏來，我可是要問你們，如果背不上來了，講不上來，可不要說頭一不就不講面子，我可就要打人的。」說完之後，兩手往桌上一伏，頭往下一倒，便自沉沉睡去，葛天翔一邊嘴裏哼着，一邊回頭來看，一看已然睡熟，這才輕輕走下凳子來，一邊走，一邊向大家擺手，叫大家不要言語，大家全都吃過他的苦，誰也不敢言語，只靜悄悄的瞧着他，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蹭到了周坦背後，從腰裏掏出個罐兒來，單手一磕，大家不由全都吓了一跳。原來從罐裏掉出一個長約二寸寬有六七分一個大蠟子來，一頭兒有根綠兒繫着。大家心想，他一定是要把這個蠟子擱在老師脖子上，這可不是鬧着玩的。要是讓老師知道，這頓打准輕不了。心裏駭怕，可又不敢言語。瞪着眼瞧，只見葛天翔一手提着蠟子，却不往周坦脖子裏放，一隻手又從腰裏掏出一張小弓來，小弓上頭有隻箭，把那綠兒拴在箭頭兒上，拴好之後，又從腰裏取出一個香火頭兒，引火紙點着了，把綠兒拴在香上，然後這

才引手一箭，哧的一聲，正釘在棚頂兒上，大家一看，這才明白，什麼時候，香火把線一燒斷，蠟子就從棚上掉下來，看那個地方，還不用提够多巧，只要掉下來，就是老師的脖子裏，心想這個法子可實在是高，誰還顧得念書，全都凝神看着，就盼線兒一拆，蠟子好掉下來，看着看着香火兒就燒到了，哧的一聲，線兒兩截，那個蠟子不偏不斜，正掉在周坦脖子裏，大家不由全都倒吸一口涼氣。准知道這下子輕不了，誰知看了看連一點動靜兒也沒有。正在納悶，忽見那個蠟子又從領子裏急急忙忙爬了出來，走得非常之快。方一詫異，再仔細一看，從領子裏又爬出是有二三十個大蠟子，紅的，黑的，黃的，灰的，白的，一個挨一個全都急急的跑出來了，一眨眼功夫，就把先前放進去那個蠟子給圍住了，全都是屁股對屁股，往裏邊圍攻，那知那蠟子彷彿是曉得利害，可是要走也走不開，鉤子一翹，哧啞啞一陣亂轉，意思是把這些蠟子打開一面，自己好逃。葛天翔這時候都看傻了，心裏說這不成了神仙了嗎？怎麼會身上有那麼多蠟子，他就不覺得有東西整他，這可真是怪事，這些蠟子是熟的是生的，大概全是熟的，這一來我倒惹出事來了，莫若我趕緊把我放的那隻蠟子拿開，大概也可以完了。心裏想得挺好，過去方用手才一揪線兒，猛聽周坦一聲喊道：「什麼人大胆竟敢破壞我的蠟子陣？我跟他勢不兩立！」葛天翔一聽，手一軟，那個蠟子正掉在自己脚面上，才喊得一聲：「哎呀不好！」再看周坦身上那些蠟子，便如同長了翅膀兒一樣，哧啞啞全

都飛過自己身邊，不由亡魂皆冒，大喊一聲：「老師救我！」那些學生，先看着葛天翔往周坦脖子裏送蠍子，倒是給老師提心吊胆，誰可也不敢言語，等到見蠍子掉到周坦脖子裏，周坦絲毫沒有理會，反而從裏邊直出無數的蠍子，大家瞧着可怪，反而把駭怕忘了，全都瞪着眼睛看着，忽然蠍子往葛天翔身上一爬，葛天翔一駭怕，扯開嗓子一喊，大家才想起來，如果這些蠍子全都爬到了，葛天翔可真受不了，蠍子既是從老師身上出來的，想必老師不怕蠍子，除去請老師把蠍子收回去之外，一點法子也沒有。可是葛天翔連喊了好幾聲，周坦依然沉酣入夢，連一點醒的意思都沒有。再看方才那些蠍子，已然到了葛天翔腳底下，還有些全都爬上了腿，葛天翔順着腦袋瓜子直往下流汗，臉上顏色也變了，究屬全是小孩子，有的便起了同仇之心，什麼鎮尺，筆杆兒，一個一個，全都往那蠍子背上戳去，以為無論如何，總可以制得住。誰知道不攔還好，這一攔可就更糟了，蠍子比方才爬得更快了，一眨眼之際，全都上了葛天翔的大腿。無論如何，只是往上，絕不掉下來！還有一樣可怪，就是旁人身上連一個也不去，專向葛天翔身上爬，大家益發着急，猛見葛天翔把雙手一擺，向大家道：「你們全都不要管，瞧我的！」說着把雙手往下一摺，不管什麼叫螫不螫，用手一陣亂推，那些蠍子便都應手而掉，並不反過鉤子來螫一下。葛天翔一看那些蠍子全都不螫人，當時心裏猛然一動，不管那些蠍子還往上爬不往上爬，三步兩步往前搶，一把揪住周坦道：「老師，我佩服你

老人家了！」周坦一歪身，一抬手打了一個哈欠道：「你幹什麼，書念熟了嗎？」葛天翔用手一指身上，意思是要叫周坦看看這一身蠟子，誰知手指頭指到了身上，却連一個蠟子也沒有了，不由更是詫異，不敢再往下說，便點點頭道：「是，我書念熟了。」周坦道：「拿過來背。」這些同學一聽，准知道葛天翔絕背不上來，老師才一俯身，他就往外掏蠟子，書連一遍他都沒有念，如何能够背得上來，少不得又是一場麻煩。再看葛天翔回到自己位子上拿起書來，一邊走，一邊看，猛的把書一合，向周坦道：「老師您看着，我背書。」周坦把書接過，也不過目，只往棹上一合道：「背吧。」葛天翔答應一聲，跟着便滔滔滾滾一直背了下去，大家一聽才明白，一定這是葛天翔在旁的地方念過的書，不然，無論如何，也不能背得這麼滾瓜溜熟。葛天翔把書背完，伸手去拿書時，周坦微微笑了一笑道：「你的書背得還熟，明天還要多看兩遍。今天天氣不錯，我想帶着你們到前邊河沿去走一走，我還有話和你們說。」大家一聽，老師要帶出去繞灣兒，誰還能說出不願意，一口同音全都願意跟着老師出去走走。當下便由周坦率領着這幾個孩子，一逕來到河沿，這片河叫做平安壩。這時正是二月底三月初，南邊天氣暖，已然是桃紅欲綻，柳綠飄絲的時候，這一般沒了籠頭的馬，到了這個地方，心裏這一痛快，豈是小可，於是你躑我進，亂跑一陣，惟有鄭家燕和葛天翔，却依然規規矩矩跟在周坦身後，一聲兒也不言語。周坦回頭看了看，不由暗暗點頭，又走

了一會兒，就到了河沿了，一片綠水，漸漸的長流，周琪不由長嘆一聲，隨眼發性。葛天翔道：「老師您幹麼嘆氣？您有什麼不痛快的地方嗎？」周琪一搖頭道：「不，我沒有什麼不高興的，不過我想着一個人生在世上，就如同一杯清水一樣，今天流到東，明天流到西，也不知道到何年何月才算流完？這個我心裏未免有點難受。」剛剛說到這裏，只見上流頭水勢旋轉驟然一大，上頭飄飄蕩蕩擁上一座孤墳相似的東西，跟着水勢往兩下裏一分，那個東西便沉入水裏踪跡不見，跟着又聽一陣轟隆隆的聲響，周琪一手拉了葛天翔，一手拉了鄭家燕向大家一聲喊道：「了不得！快走！禍到了！」大家不知因為什麼，也就跟着一陣亂跑，一眨眼功夫，大家都呼呼帶喘，跑回家去，到了學房，周琪便向大家道：「你們大家快快回去，把自己家長找來，就說我有要事立等，快去，快去。」大家一聽，不知道爲了什麼，便全都一陣狂跑，功夫不大，葛培仁領頭，全都來到。葛培仁向周琪道：「周老師有什麼事？」周琪道：「我方纔帶着他們幾個到河沿上，繞了一個灣子，沒有想到，遇見一樁怪事，這件事說大不大，說小可也不算小，可不知道這衆位有點耳聞沒有？」葛培仁道：「老師您有什麼話您就說吧，我們都是粗人，每天除去做莊稼活之外，別的事務，全不知道。」周琪道：「這件事情，不過也是我一點經驗，究其實靠得住靠不住我也不敢說一定，請問衆位，咱們這地方從前鬧過水沒有？」葛培仁道：「往上說我不知道，自從我記事之後，可沒趕上鬧

過水。老師難道看出什麼情形有開水的意思？」周坦道：「方才我帶着幾個孩子到河沿閑走，忽然看見水裏發生了異樣，並且又聽得地下轟隆轟隆的聲音，據我所知，那水裏出來那種東西，以及聽見的聲音，可全是開水的苗頭，可不知衆位理會這回事沒有？」葛培仁道：「這件事確有耳聞，不過我並未拿他當一件正經事。不知這件事與開水有什麼相干？」周坦道：「水裏要發現那個東西，從前在鄰鄉也曾見過一次，據人說那叫『角龜』這種東西，屬於龍的一種，平常却不易見到。開水之前，這種東西，必要露面。地下那種轟隆的聲音，正是一種藏蛟，出來的聲音。從前鄰鄉也有這種聲音，後來果然大水，如今我既看見這種東西，又聽見這種聲音，兩下一對，恐怕有開水的意思。雖說水火無情，不是人力可以敵擋得住的，但是能够早點預防，也可以少受一點損失。這不過是我一點經驗得來的，衆位以爲怎樣，我却不敢多說。」葛培仁一聽急道：「老師他讀詩書，當然多知多懂，況且又有經驗，想來是不會錯的。不過我們這個地方，一向沒有受過這種災難，毫無一些準備，老師看看是要什麼東西？還是要怎樣預備？有沒有什麼法子，可以使他消滅不出來？」周坦道：「在我們鄰鄉開水的時候，事先也沒有防備，等到事後才知已然房屋坍塌，遍地成河，追悔無及，痛定思痛，便向人打聽如何防衛的法兒，可是已然沒用，事隔日子不多，影綽還能記得，現在說出來，大家商量商量，這一種藏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這種蛟蛋據說生在地下之後，便往下墜，

每打雷一次，他便下墜十尺，直到二百尺以後，便停住不動，再打一次雷，他便往上昇十尺，一直到出土，便要開水，他所到的地方，平地可以有五六丈的水，非他到了海裏，水不能止。可是在他沒出來之先，有個法子，可以把他挽出來，就能把水患擋住，可是他究竟有了多少日子氣候？還要多少天就要出土？我們可不知道，現在只有死馬當活馬治，大家趕緊預備預備，能够把他挽出來，或者也可以免去這一場災難。」葛培仁道：「那麼都要預備些什麼東西？要用多少人？」周坦道：「有二百人足够，每人要預備銅鑼一面，這種東西據說最怕鑼的聲音，我們一邊打着鑼，一邊派人四下挽，只要一時水不能長起來，也許會把他挽出來，那就可以免去這一場大災了。」葛培仁道：「那我現在就趕緊去預備，什麼時候動手？」周坦道：「最好是在正午時。因為這種東西是純陰之氣，正午時候是純陽的時候，正可以剋制他，餘者時候，恐怕制不住他，」葛培仁道：「好！就是這樣，你們現在就去召集這些人，預備東西，明天正午，我們就去下手，您說好不好？」周坦道：「好，事不宜遲，越快越好。」剛剛說到這句，只見外頭一個人飛跑而進道：「葛大爺，可了不得了，您快看看，村子裏來了禍害了！」葛培仁凝神看時，只見這人正是本村一個跑腿兒的名叫花安的，便向他道：「什麼事？你這末大驚小怪？」花安道：「村外頭來了一個老道，手裏拿着一個小酒壺，滿口瘋言瘋語，他說咱們村子裏有了王八精，不出三天，王八精要發水淹鳳凰廳，咱們

村子裏連一個人也活不了，叫村子裏人給他預備一千串大錢，他能够化災。村子裏童三汪四說他是邪道惑人，過去跟他一辨正，他張口就罵，童三過去一推他，沒想到這個老道手裏還真有兩下子，一個照面兒童三就讓他給制在那裏了。話也不說了，身子也不動了。汪四過去一踢他，他拿手往汪四腦條上一指，汪四也不動彈了。大家一看，全都沒了主意，因此我們才跑到您這來；您多少比我們還多點主意，您快去看一趟吧，誰讓您在村子裏算是個有頭有臉的呢？

「葛培仁一聽道：『費話就不用說了，正起上有事還偏多事，沒法子，走，咱們快去瞧瞧去。』」周坦道：「葛當家的，咱們一塊兒看看去。」葛培仁道：「那更好了。」當下周坦先把學生放了學，大家一同約有十幾個人，全都跟着花安走去，剛剛到了村口，一看遠遠圍了一大圈子人。花安用手一指道：「葛大爺您看，前面那一圈子人就是了。」葛培仁緊走幾步，來到面前，分開衆人往裏邊一看，只見童三汪四果然和花安所說一樣，全都站在那裏一動不動，臉上顏色跟紙一樣，嘴裏並且有些往外冒白沫子。再看地上也坐着一個老道，坐在那裏，還有四尺來高，穿一件青色洋縐的道袍，腰裏繫着一根青色絲縑。盤着腿，閉目合睛在地下，下一坐，手裏還拿着一把銅酒壺。看那個像貌，並不像那兇惡的樣兒。便趕緊向前一拱，問道：「這位道長請了，您什麼時候來的？您到我們這小村子有什麼事？他們這些人都跟我一樣，全是些粗人，不怎麼懂得事，難免有得罪道長的地方，您不用跟他們一般見識，我這裏先

替他們賠不是，您先把他們饒了，有什麼話您跟我說。」說着又是一指到地。老道連眼皮都不抬一抬，只坐在那裏道：「你們這個村子，可真厲害，見了面任什麼話不說，張手先講打人，彷彿你們這裏領了什麼旨意，打死人不償命是的。幸虧是我，沒有遭了你們毒手，換個別人，早就連命都沒了。現在硬的不行，又動上軟的了，我這個出家人有個毛病，人家要一定硬到底，我倒也佩服。這種打一巴掌揉一揉的派頭兒，我倒有些不耐煩。別的話不用說，我就坐在這裏等你們三天，你們去找擋橫的來，把我打一頓也好，捋一頓也好，我是站起來就走，如果就是這樣，我可要對不過，一輩子我也不會走的了。」說着又把酒壺往嘴邊一送，咕咚一聲喝了一口酒，又一聲兒不語了。葛培仁一皺眉，旁邊那些人磨拳擦掌，便要硬幹，葛培仁急忙擺手示意不可。正在這時，只覺身後影兒一幌，急忙回頭看時，只見周老師已然一搖一擺走過去了。葛培仁心裏着急，這一撥子賣力氣的人站在這裏，還一點法子沒有，你一個教書的先生，過去又能怎麼樣？可是要攔也攔不及了。周坦到了老道面前，一句話都沒說，緊走一步，單手往前一搶，老道那把酒壺，周坦就給搶過來了。葛培仁就知道周老師這個麻煩找大了。果然酒壺才一出手，老道眼也睜開了，蹭的一聲，從地下一躍而起，狂喊一聲道：「好！什麼人敢來無禮！」周坦一手幌着酒壺，一手指着老道道：「老道，不用瞪眼，只是在下拿了你这盛酒的傢伙，你便待怎麼樣？」老道一看，氣往上一擡，喊一聲：

「別走，還我壺！」一個猛虎撲羊勢，隻手便向周坦撲去，葛培仁一看老道真急了，准知道老師要吃虧，才要喊一聲：「老師留神！」只見周老師哈哈一笑道：「臭牛鼻子，怎麼急了！」雙腿一拳，嗖的一聲，人躍起來足有一丈七八尺高。老道這一撲就空了，心裏正在一怔，周坦喊一聲：「老道接酒壺！」刷的一聲，酒壺從上頭就扔下來了。老道急忙抬腳一伸手把酒壺接着。周坦滿臉帶笑的往老道面前一站道：「道爺別生氣，咱們都是一家人。」老道氣就大了，把酒壺往帶子上一別，狂喊一聲道：「別費話，有你沒我！」雙手一搓，又往周坦搶來，周坦往旁邊一閃道：「老道你這就不對了，我因為比你早來幾天，應當盡個地主之誼，所以才不好意思，過來就先動手，所以才一再讓你，你別以為我真怕了你，你是好的，先把人家那兩個沒練過把式的解救過來，以後有什麼話我全聽你的，你瞧好不好？」老道上下打量了周坦兩眼道：「好，就依你！」進起來走過去向童三背上一掌，汪四背上也是一掌，兩個人全都哎呀一聲，當時清醒過來。周坦道：「走，咱們別在這個地方跟人家攪，咱們可以找一個寬綽的地方，痛痛快快比他一下子，你瞧好不好？」老道搖頭道：「那可不行，我到這裏來，原有我的事，如果不是你在這裏，我的事早已完了，現在你既是要比試一下兒，我必奉陪，不過可就在這塊地上，你把我打倒了，任誰沒有，我是當時就走，我要辦的事，我也不辦了。如果我把你弄倒了，別的話也沒有，你也就是趕緊走，別在這裏多管我的閒事。」

你看好不好？」周坦道：「依你依你，你說咱們怎麼比吧？」老道道：「咱們兩個，既是沒有深仇素怨，也不必那末劍拔弩張，乾脆咱們就是個人練兩手兒功夫，你練的我不會，算我輸，我走。我練的你不會，算你輸你走。你瞧公道不公道？」周坦道：「好，就是那末辦，我比你早來幾天，我應當盡個地主之誼，讓你先練。」老道點點頭道：「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可不許說了不算話。」周坦微微一笑道：「這不是當着大家，誰要說了不算，就算是穿兩件衣裳的姑娘媳婦兒，你瞧好不好？」老道又點點頭道：「要說我並沒有什麼多大能耐，不過今天道到這個地方，我可也沒法子了，我先練一手兒笨功夫，這一手兒叫『停雲三變』我從平地上，雙腳一躍，整個兒身子要騰空而起。起來在這末一丈多高，我要停一停，再往上躍一躍，再上去七八尺，我再停一停，再躍一躍，然後停一停再落下來，這種功夫，原名叫『梯雲躍』。不過那種躍法，只能躍到第二層，就不能再往上去，我這連底下這一層，一共是四層，練起來可比那個難一點兒，我練完了之後，你可以照樣兒也練一遍，能够照樣兒練了下來，我再練別的，或是你練的樣兒，比我還高，那說不得，我也得照樣兒練，練不上來，當時我准走，決不廢話。」說着把道袍往上掖了一掖，雙手一樣，兩隻腿往地下一點，喊聲：「起！」嗖的一聲，人便平空而起，躍起來真有一丈多高，跟着左腳一踩右腳脚面，停了一停，人真不往下墜，二次又一長腰，嗖的一聲，真又躍上去七八尺，這回換了右腳踩左腳脚面

，又往上一蹶，又起來了五六尺，又站了一站，又脚尖一點，唻的一聲，人就落下來了，站在那裏笑容滿面。再找周坦，已然影兒不見。不由生氣，急忙向旁人道：「喂，你們瞧見了那個窮酸了沒有？」大家還真沒瞧見，先前留神儘看了上頭，就沒留神底下，及至老道練完往下一躍，大家全都把舌頭伸了出來，心想這個老道八成兒是神仙，怎一個人平空能够站在上頭，這可真是邪行。這一來周老師准要不成。等到老道一問，大家才知道周坦趁着大家不備，已然跑得沒了影兒，不由全都大笑。正在大家一亂之際，猛聽半空有人喊道：「吳老道：你的那點障眼法兒算不了什麼，我還在你的上頭呢，你怎麼會沒瞧見。」老道一聽真吓了一跳，急忙抬頭看時，只見周坦笑嘻嘻的站在比自己還高出五六尺的半懸空中。這一來老道可吓壞了，准知道人家比自己高得太多，可就不敢再叫橫了。雙手當胸一抱喊道：「朋友，我拜服了，請您留個蔓兒吧。」周坦雙手一拍，唻的一聲，從上頭滴溜落了下來。這時候這些村子裏的人，可全看怔了，老道上天，不算新鮮，人家也許有半仙之體，惟獨這位周老師，是個念書的窮酸，怎麼也會蹤腳上天，這可未免太離奇一點兒，周坦下來笑着向老道一拱手道：「道兄別過意，咱們這是鬧着玩兒，走走，請到我們學房裏去喝一壺，」說着不容老道分說，拉起就走。老道到了這個時候，也就沒法子了，只好跟着走吧。看熱鬧的一看沒熱鬧可看了，便也全跟着唻噲一聲四散。只剩下葛培仁跟着那幾個被約商量防水的沒走，大

家便全都跟着走了回來。周坦一把，把老道揪住來到書房笑道：「道兄千萬別過意，我一向就是這末一個脾氣，方才一見面時候，我已然看出道兄是個正人，我便很想請道兄進來談談。請問道兄貴姓怎麼稱呼？」老道微微笑了一笑道：「我打聽你沒打聽出來，你倒打聽起我來了。」周坦先笑道：「我先說。我姓周名坦號叫滌平。」老道一聽啊了一聲道：「難道你就是三翅鬪子周老五？」周坦聽了也大大詫異道：「不錯，我正是周坦。怎麼見問及此？」老道哈哈一笑道：「這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一家人了。我跟你提一個人你可知道，雲南竹影山苦梅庵凌虛子，你可認識？」周坦道：「那我為什麼不知道，那是我親師哥，如何會提起他呢？」老道道：「那不是外人，那便是我的同門大師兄。」周坦一聽啊了一聲道：「啊，這樣一說，您一定就是念一道兄了。」老道哈哈一笑道：「一點也不錯，咱們沒有見過，你從什麼地方聽見說過我？」周坦道：「我聽凌虛師兄說過，二師兄一向是在關外的，所以沒有見過。如今您這樣一提，我想那一定是您了。這真是幸會得很。師兄這是從什麼地方來？要往什麼地方去？」念一道：「我本來一向是在關外，粗茶淡飯，本想可以了却此生，沒有想到最近我那個地方出了一掃蓮事，偏是與我又有點干連，我既不能不管，又怕管出旁的閑事，因此我便想回到苦梅庵，去找凌虛師兄談一談，跟他商量個法子，從此路過，看見河水逆流，主於大水，我雖不能比人家什麼行俠做義，可是出家人也以慈悲爲本，好在

我的事情不忙，便想到這村子裏，告訴村子裏的人做個準備。雖不能完全避免，總可以少受一點災難。誰知和他們才一提頭，他們便說我妖言惑衆，要拿住我活埋，我便把他們點了兩個在那裏，沒有想到碰見了你。我聽師父說過，我們門裏雖是你最小，可是論起能耐本事來，你却比我們都強，今日一見，果然在我們之上，帥兄弟頭一天見面，求你件事你別推辭，這裏事情完了，無論如何，也得跟我出關去一勸。」周坦道：「那算不了什麼，現在這裏要關水，我也看出一點形跡，不過不敢斷定准是。如今經帥兄這樣一說，那是一點錯兒都沒有。您說應當怎樣才可以免去這一場災難？」念一道：「救水的法子，第一先把堤壩修高，二則加重堤身，要被那些蝦兵蟹將一碰就倒那可不行。然後疏通水道，別讓水勢橫流，自然不會出險，……」周坦笑道：「算了罷，算了罷，要照您這末一說，少說也得有個三個月五個月的功夫，那水早關完了。如今之計，說快的，怎麼辦？」念一道：「說快的，就是刨王八蛋。」周坦道：「沒聽說過。」念一道：「這可不是瞎吹，還真有這末一門功夫，你趕緊派人把這村子裏主事的人給我約幾個來，你們照樣兒給我預備，我要施展我的法力，運用神工，不出三天，要把水災消滅，合村無事。好師弟，你就快快叫他們都來，聽我告訴他們怎麼預備，好拿王八蛋。」周坦道：「我聽凌虛帥哥說過，您最愛鬧着玩，今天一見，您還真是愛說愛笑。」念一道：「你別當着我說着玩，是關水都有王八蛋，你等着我把他們人找着了

，帶你去一看，你就知道了。」說話的功夫，葛培仁已然找了幾十個莊家人來，葛培仁向念一道：「道長都要預備些什麼？」念一道：「預備銅鑼二十面，大鼓四架，向南的桃樹枝四十九根，找屬龍的男孩子四十九個，餘外要大綱一面，鋤頭鐵鑿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千萬別過了正午時。」葛培仁連連答應，趕緊出去預備，功夫不大，小孩兒帶大人所有用的東西，全都預備齊了。念一一看微笑道：「行了，走，跟着我走。」大家全拿着東西，一塊兒走了出來。到了村口外頭，念一忽然把腰一彎，把耳朵往地下一爬，大家不知道他要幹什麼，聽了一聽又站了起來，往前跑了幾步，又往地下一爬又聽了一聽。又站了起來，又往前跑了幾步，又爬地下聽聽。大家全都跟在後頭，跟來跟去，就走到離河邊不遠了。這回爬在地上，聽的功夫，又比先大了一點兒。然後慢慢站了起來道：「這個東西，簡直成了氣候了，至多過不去半個月就要出地面了。這幸而發現得還早，可是究竟能夠順手不能順手我可不敢保險。來，來，來，咱們先預備一下子。葛當家的你告訴他們，把那些孩子，先都衝北站好了，離着河沿每人離開五步，一個挨一個站好了，無論地下有了什麼動靜，也別駭怕，也別亂跑。如果聽見什麼東西來，只把手裏桃枝兒衝着他打，不用躲他，絕不要緊。」葛培仁答應一聲，把那些孩子全都分派著站好了，手裏全都把桃枝拿好了，瞪着眼睛看着地下。念一又道：「葛當家的您再告訴他們，把鑼鼓分成四個角站好了，看我手往上一指，先打鼓，我

手往下一指，鼓就止住，多打一下可也不行。我把手往左邊一指，叫他們就打鑼，手往右邊一指，鑼就止住，少打一下兒可也是不行。」葛培仁過去又把那些人也全安排好了。各人全都提鑼架鼓，手裏拿着鑼錘鼓箭子，冷看着念一兩手。念一又道：「剛才聽見聲兒，這個東西已然離地不到兩丈，現在你們可以跟着我劃的道兒往下劃，劃可就能劃個一丈五六，留下那一層兒，讓他自己往上來。可是有一件要緊的事，大家可得記住。劃到一丈一二，裏頭必定有水，如果出來的水，顏色是黑，大家不可駭怕，跟着還往下劃。倘若裏頭出來的是紅水，大家可先別劃，聽我的信再動手。要是裏頭出來的是白水，跟河裏水一個色兒，大家可要特別留神，那可就厲害了，弄不好就許帶出大水來，那可不是鬧着玩的。大家可要沉住了氣，我自有了法子叫水止住不上來。大家如果一個亂跑亂走，亂了我的道兒，我可顧不了誰，可難免要出大毛病緊記緊記。」大家一聽，全都點頭答應，一聲喂呀喝，鑿子，鋤頭，四面齊下。這個時候，念一抖手，把腦袋上頭髮，先抖露開了，把腰裏帶子也解開了，一伸手從衣襟這頭掏出一把形像木頭似的一把小寶劍，往手裏一拿，就在河邊上走起來了。一邊走，一邊嘴裏叨念，叨念的是什麼，大家可也聽不清楚。猛然把腦袋又往地下一爬，又聽了一聽，趕緊站了起來，把手裏劍往上一指，當時鼓聲，咚咚四起，打了足有半個時辰，念一把劍往下一指，鼓聲當時止住。念一又爬在地下聽了一聽，嗖的一聲，站了起來，趕緊把劍往左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並不是什麼李氏，反是那位王少太太，那個孩子，也不是葛天翔，却是那個黑胖小子王天朋。心裏這份兒不是意思，簡直就不用提了，人家那位王少太太，却是絲毫也不理會，反向葛培仁一笑道：「老爺子您大概吓了一跳吧？走，咱們快瞧葛大奶奶去吧。」說着一掀簾子，來到外頭屋。一看李氏倒在老太太懷裏，王老太太拿手撫摸着道：「大奶奶不用害怕，不要緊的。」李氏一看屋裏燈也亮了，葛培仁同着那王少奶奶也走出來了，趕緊站起，用手撫着心口道：「可把我給吓壞了！哎喲，真格的，咱們熊兒到什麼地方去了？」李氏痛定思痛，什麼都顧不得，可就想起葛天翔來了。葛培仁一看，可不是葛天翔鄰家燕方才在屋裏，怎麼會這末會兒兩個孩子全不見了？急急往外要走，却聽頭上有人喊道：「爸爸別着急，我在這裏呢。」說着咚咚兩聲響，葛天翔鄰家燕舍從房頂上進下來了。「葛培仁道：「啣！你們怎麼學會了爬梯上高了，這够多麼，一個不曾神掉下來，那是鬧着玩的嗎？」葛天翔道：「不要緊，您放心，絕不能掉下來。真格的周老師，他老人家到什麼地方去了？」葛培仁急忙把手一擺道：「你快別嚷了，且問周老師？你要說出他的徒弟，拿不着他，一定會把你拿去。」葛天翔笑道：「我又沒犯法，他憑什麼拿我？」葛培仁這時候顧不得和葛天翔費話，只翻着眼睛，看着王老太太。王老太太也看出這份意思了，便笑着向葛培仁道：「葛當家的，你只管放心。周家雖說有人來找他，他絕不會來牽累你，不用說那班人也不會再回來。即使能

够回來，對你也絕不會傷一點兒。」葛培仁正要再問問周坦是怎麼一個人？到底爲的是什麼事？一句話還沒有說出口，又聽瓦墻一響，跟着屋門一響，從外頭進來一個，不是別人，正是自己提心吊胆怕見的周老師周坦。本就駭怕，一看周坦手裏拿的東西，更是吓得亡魂皆冒，平常看見周坦，總是和顏悅色，十分可親。今天一看，可不是那個樣兒了，眼也瞪起來了，腮幫子也鼓起來了，不但不覺乎可親，滿臉都發着煞氣，十分可怕。一隻手提着一口刀，一隻手提着兩個血淋淋的人頭，滴滴搭搭直往下流紅血。葛培仁一看，這可遭了。別的不說，這人命關天，這場兒官司就躲不開。心裏着急，可不敢說出來，周坦手裏有刀，一個弄不好，他要一瞪眼，這一家人還儘他殺的呀？勉強掙扎着強笑了一笑道：「周老師，您這是從什麼地方把他們給制了？」周坦微微一笑道：「葛當家的，您就不用細問了，無論怎麼爲難，也不能連累了您，我來到這裏，日子已然不少，一切攪擾您，實在對不過，原想在一起多盤桓些日子，沒想到事到臨頭，刻不容緩，我在這裏時候多了，絕對與您無益，我現在就要走了，天翔天份很高，他將來前程萬里，既是忠臣，又是孝子，忠孝出於一門一身，實在可喜可賀，我現在要走了，別無可贈，只有一句話，我可非告訴您不可。我走之後，您可別叫天翔廢讀，如果要是找不着合適的老師，我倒可以給您荐一位，就是這位王大嬖兒。他老人家，不但文學好，武藝也特別高，現在又沒地方可去，您請他老人家教授天翔，那是再好也沒有了……」

「剛剛說到這句，就聽窗外有人喊道：『白蓮餘孽，你敢還跑嗎？你家湯老爺已然四下安排好了天羅地網，就算你長了翅膀，恐怕你也難逃公道，快快出來背手兒讓湯老爺一網，算是你明白。小子，聽明白了沒有，還不快快出來！』」周坦向王老太太說了一聲：「再見，您多多保重！」雙腳一躍，嗖的一聲，一斜身橫着一躍人就到窗戶外頭去了。脚才一落地，劈耳夾面一刀早到，直取左肩，周坦說聲：「來得好！」側身一閃，刀就走空了，回手一亮，那隻手向前一推，正在那人胸脯子上，嗖的一聲，咚咚退出去有七八步。周坦又說一聲：「好朋友，不要趕盡殺絕，難道你就沒有看見你們那兩個狗黨嗎？要是不知進退，我可依然是叫你們喪在當時！」說着兩蹤已然到了牆外，這些人便也跟着一陣喊嚷，全都跑下去了。葛培仁聽了半天，一點聲兒也沒有了，這才放下心來，便向葛天翔道：「你跟你媽在家裏陪着客人，我跟燕兒到外頭去打聽打聽。」說着帶了鄉家燕兒一逕走出門去，心想這件事可真懸，誰知道他一個教書的先生，竟是做案殺人的強盜，這可不是鬧着玩的，我趁早兒到村子聯莊會上去說上一聲，是好在歹，也就沒什麼事了。倘若是我現在不說，難道這件事情要是鬧大了，到了那個時候，可是我一個人的罪過。心裏想着，便往外頭走。這個會就是幾個村子聯在一起，找出幾個人來立的這麼一種公益會，大小有點事，可以先不用驚動官府，到會上來說說。會上能够辦完了，就不必再驚動官府了。葛培仁剛剛來到聯莊會門口，只見從裏

頭慌慌張張的出來一個人，也沒有看見葛培仁，只一撞正撞在葛培仁身上。哎喲一聲，葛培仁就摔倒。那人一下子碰倒了葛培仁，才知道是自己走路太急，把人碰倒，急忙用手往起攙扶道：「這是怎麼說的？請起，請起，沒碰着什麼地方呀？」葛培仁一聽，耳音很熟，便問道：「您不是前村子的郝七爺嗎？」那人道：「可不是我嗎，您是誰呀？」葛培仁一聽，這人便正是聯莊會上一位管事的郝金生。便趕緊道：「我是葛培仁。」郝金生哎呀一聲道：「這是怎麼說的？天到這個時候，您要到什麼地方去？怎麼連個燈籠都沒拿呀？」葛培仁道：「我因為有點急事，要到會上去說一聲，沒想到走到這裏會碰上了。」郝金生道：「葛大爺，您有什麼急事，您就說吧，現在東屋裏您可不能進去，有什麼話您跟我說一說，我要看着可辦，咱們就辦，要不是太要緊的事，乾脆說，您去辦您的，今天會上還真不能幫您的忙兒。」葛培仁一聽，既然人家不讓到會上去，想必是會上有什麼要緊事，不便讓人知道，不如乾脆就在這裏，跟他說一說吧。遂把周鼎一切一切全都細說了一遍，臨完告訴他是自己怕事，所以才到這裏來想個法子。郝金生一聽，哈哈一笑道：「這一來倒巧了，姓周的，大概您還不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物呢。我告訴您吧，我從會裏跑出去，也是爲的這件事，咱們會頭楊二爺副會頭孫八爺可全出事了。」葛培仁道：「出了什麼事？昨天我還看見他來着，他還跟我打聽周老師什麼時候來的？平常出門不出門？我們還很談了會子，今天會出了什麼事？」

郝金生道：「這就是他們兩個，事情還是鬧得不小，您既是說到這裏，也不必瞞着您了，您跟我到會裏去一趟，一看您也就明白了。」說着拉了葛培仁就走。葛培仁心裏還納悶呢，方才不叫自己進來，如今他又拉着進來，到底是怎麼回事？簡直是不明白。跟着走吧，一隻手拉着鄭家燕，就走進了聯莊會。這聯莊會的會址，原是一座夫子廟，裏頭有三間大殿，一邊有兩間小配殿，大殿供的是佛像，兩邊小配殿，那就是這撥兒辦會的住房跟辦公的地方。郝金生拉着葛培仁，不進辦公的屋子，直奔大殿，來到殿前，單手一推門本是虛掩的，吱的一聲，門就開了，郝金生往裏一拉葛培仁，走向佛前，把海燈心兒往起一提，屋裏當時大發光明，郝金生用手往旁邊一指道：「葛大爺您看？」葛培仁抬頭一看，只見旁邊周倉老爺一把刀上掛着一個人頭，一隻手上還掛着一個人頭，全是鮮血淋淋，慘不忍觀，不由大大吓了一跳。便顛顛委委向郝金生道：「這，這，這，是誰？」郝金生道：「就是剛才跟您提的那二位會頭，楊二爺，孫八爺呀！」葛培仁道：「這二位是讓什麼人給害了？屍身現在什麼地方？」郝金生道：「這二位就是讓周老師給害了。」葛培仁一聽，心裏直進道：「這話不是鬧着玩的，您可別隨便說說。」郝金生道：「那是不敢。」葛培仁道：「就憑你一說是讓周老師給害了，就能算是周老師害了嗎？」郝金生道：「那當然是不能了，我有一個明證，您一看就可以明白，我不是隨便一說了。」說着從腰裏一摸，掏出一張紙條兒來，上頭血跡模糊歪

至爲憐寫着兩行字是：「可恨楊孫二人，貪圖賞錢金銀，只爲發財賣友，鋼刀之下喪生，周坦。」郝金生道：「這周坦不是周老師是誰？」葛培仁道：「周坦不錯，是周老師，可是怎麼會跟楊孫爺結的仇，我可就不知道了。」郝金生歎了一口氣道：「您看上頭寫的，不是明白嗎？這件事我也略有一點耳聞，可不准知道對不對？前些日子不是村子裏鬧蛟嗎？周老師跟那個老道把蛟給除了，除蛟的那天，孫爺，楊爺二位也去了，回來時候，兩個人談天，就說周老師有點形跡可疑，看那樣兒，不像是個教書的，二位說完也就過去了。過了沒有三天，就有兩個當差打扮的人，到咱們會裏來拜望楊爺孫爺，我在旁邊聽了個清清楚楚，真一點也不假，正是在山東也不知在什麼縣當官差的，據他們所說，周老師不但是殺人做案的兇犯，而且還是什麼教裏的教徒，只因在山東殺了十幾口子，一駭怕才躲到這裏。他們是帶了海捕公文，追了半年，才追到這裏，托孫楊二位做個眼線，並且答應給他們二位每人一百兩銀子。這二位也是見財忘義，可就答應了他們，這個事情足足有兩個多月了，今天忽然那二位又來找楊爺孫爺，可沒讓我聽着怎麼回事，天黑了沒有多會兒，那兩個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又約了二十多口子，就到學房去了。我怕是鬧出什麼事來，我可沒敢跟着，在我西配殿裏炕上一扒，連聲兒我也沒敢出。剛才猛聽大殿裏有響動，我怕是溜門子的小賊，進來把五供兒偷了去，趕緊我就跑到這邊來了，剛一進門，就聞見一股子血腥氣味兒，把海燈提上來一看，

可了不得了，楊爺孫爺也不知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讓人家把腦袋給摘下來了，掛在周老爺的刀上，我連言語也沒言語，我就往外退，到了門口，才往外跑，沒想到就碰見您了，我連周老師殺的人一點錯兒也沒有。這二位是叫周老師給殺了，也一點都不錯了。」葛培仁道：「這麼說起來還真有點像了，不過還有一點事您還沒說呢？」郝金生道：「什麼事？」葛培仁道：「您還沒說那張字條兒是什麼地方得來的？」郝金生道：「剛才我一忙忘了說了，那張字條兒就在周老爺那把刀尖兒上掛着來着。」葛培仁道：「事情已然出來了，您說這可怎麼辦着好？」郝金生道：「我現在一點法子沒有，如果要是報出去，怕是明天大家一看見死尸，這個官司，我可打不了。」葛培仁道：「這件事您可慢一點兒，如果您要是一報，這命案可出在廟裏，您可是脫不了沉重，大家硬要賠罪說是您辦的，那可怎麼好。」郝金生道：「那我可怎麼好？」葛培仁道：「主意倒是有一個，你趕緊跟我走，到了周老師書房，看看那裏有楊爺孫爺死尸沒有，只要找着死尸，咱們往廟裏一送，然後給他來個一火兒焚，人不知，鬼不覺，就說是他們兩個不留神，燒死在廟裏可就完了。您看怎麼樣？」郝金生道：「事到如今，我也只好是這麼辦吧。」說完兩個人跑出去，一口氣就跑了到書房，打火一看，屋裏不用說是死尸，連周垣那個小包袱，都已踪跡不見。葛培仁不由哎呀一聲道：「這可怪了！怎麼他預先就知道，要出事兒麼？怎麼連他自己的東西都沒有了？」郝金生

道：「葛大爺咱們還得趕緊找，要是找不着，咱們可還得想法子，只要讓人家一看見死尸，這事情可就麻煩了。」葛培仁道：「那麼咱們還是先回去，把那兩個人頭，也給拿了出來，多走個三里五里的往大道上一扔，我瞧也就可以沒咱們的事了。」郝金生道：「這個法子也好。」兩個人撒腿又往回跑，到了廟裏，照直就進了大殿，抬頭一看，兩個人差點兒吓死了一對，原來老爺座位旁邊，一邊一個，立着兩個無頭死尸。郝金生一看就要跑，葛培仁一把拉住道：「你先別跑，你細瞧看這個是誰？」郝金生乍着胆子一看道：「這兩個我認識，就是楊爺跟孫爺，一點兒也都不錯。」葛培仁道：「這件事說着可是怪一點兒，其實也沒什麼，一定是那位周老師殺了人之後，一次搬運不便，二次又把死尸給運來了。這倒好辦了，咱們方才是打算把死尸找回來，給他個一火兒焚嗎？如今不用我自己費事，再好沒有，趁着還沒人知道，咱們找火一燒，燒完了完事，別等有人可就麻煩了。」郝金生一聽有理，過去把海燈就拿起來了，把葛培仁往外一拉，退出殿外，拿燈苗兒往窗戶上才要點，就聽房上有人喊：「二位不用多累，請您趕緊退出，我好報應這兩個小子！」葛培仁一聽，正是周坦的聲音，可就是看不見他在什麼地方，一聽話說得厲害，趕緊往後一撤步，才下了兩層台階，就見殿後火光猛然一亮，跟着一陣吡吡叭叭聲響，趕緊拉了郝金生撒腿就跑，跑到廟外足有二十來丈遠近，回頭一看只見金星亂繞火鴿四竄，這把火就算燒起來了，火才一起，葛培仁一

拉郝金生道：「你趕緊進村子報信，就說孫爺跟楊爺二位進殿燒香，不想引着慢子，登時火起，二位逃避不及，全都燒死殿裏，快去，快去！我也趕緊回家，明大有什麼話，咱們彼此兜着一點兒。」郝金生撒腿就跑，才進村子，村子裏人出來救火的已經快到了，拿着杆子的，鈎子的，抬着水管的，水筒的，全都跑着來了。郝金生一見迎頭就喊：「衆位快一點吧，楊爺，孫爺全都還在廟裏呢。」這些人一聽，全都跑了下去，葛培仁趁着這個功夫，可就走回去了。一看李氏，王老太太，王少奶奶，葛天翔，王天朋全在屋裏正說話呢。李氏一見葛培仁道：「你把燕兒送回去了麼？」葛培仁一聽，哎呀一聲，差點兒沒有拌倒在地，汗也下來了，話也說不出來了。李氏一看神色有異，便急問道：「你怎麼了？」葛培仁道：「壞了，壞了！我把這個孩子給丟了。」葛天翔一聽，就急道：「怎麼會丟了？難道您平道兒上遇見什麼事了？」這時候李氏也急了道：「你看你，什麼事都是沉不住氣，家裏本來就夠熱鬧的，你又把人家孩子也給弄丟了，這要人家大人一問，可怎麼跟人家去說？」葛培仁道：「你先別着急，剛才事情一忙，把他忘了，他許他還在那裏等我呢，我去找他去，好在一個村子裏，那裏沒他，我還可以到他家裏去找他去，八成兒他也許是回家了。」說着邁步方要往外走，前脚才一出屋門，外頭有人迎着一橫道：「葛大爺，你可倒好，把我往街上一扔，您也不管了，外頭火也着起來了，我家也回不去了，您倒回到家裏來了，這是那裏的事啊。」葛

培仁往後一退，後面跟進一個小孩兒，不是別人，正是放心不下的鄭家燕，笑容滿面的走了進來。葛培仁趕緊一把拉住道：「好孩子，差一點沒把你給弄丟了！好孩子，沒吓着你呀。」鄭家燕微微一笑道：「我一點都沒吓着，還有人托我給您帶了一封信兒，給您體瞧。」說着從腰裏掏出一封書信，一看皮兒，葛培仁兩隻手不住哆嗦開了，正是：「多少稀奇古怪事，全在方方寸紙中。」以下緊接周顯子丟鏢，蘭用劫鏢拜友。周顯子單身獨探荷葉島，比武連姻，藍大姑削髮出家，周顯子殺妻避禍。葛天翔破拍花，巧得二妙散。王天朋打虎，李鷺兒三救兄。三雄練藝，廣平府三雄偷鏢師，陳家溝一女傷羣寇。豆兒坡，棗花嶺，羣雄比武，火燒齊雲樓。這一些熱鬧節目，全在第二集「瓊瑤連環」分解。

